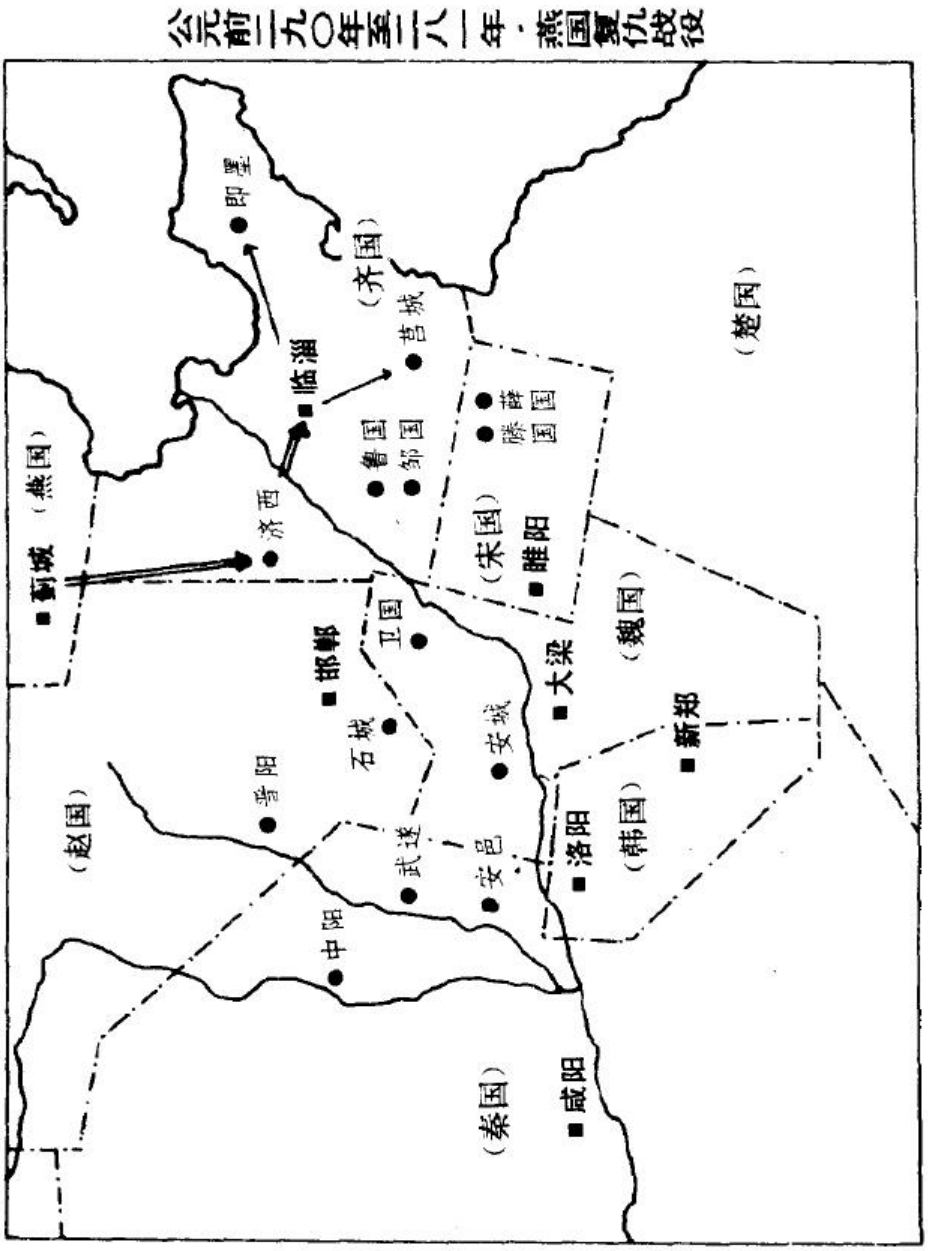
现代语文版
资治通鉴

2 吞并六国

台湾 柏杨（全三十六册）



二十五年（辛未、前第290）

二十五年（辛未，公元前290年）

[1]魏入河东地四百里、韩入武遂地二百里于秦。

[1]魏国把河东地方圆四百里、韩国把武遂地方圆二百里献给秦国。

[2]魏芒卯始以诈见重。

[2]魏国芒卯以诈术开始受到重用。

二十六年（壬申、前第289）

二十六年（壬申，公元前289年）

[1]秦大良造白起、客卿错伐魏，至轵，取城大小六十一。

[1]秦国派大良造白起、客卿司马错进攻魏国，抵达轵地，夺取大小城镇六十一座。

二十七年（癸酉、前第288）

二十七年（癸酉，公元前288年）

[1]冬，十月，秦王称西帝，遣使立齐王为东帝，欲约与共伐赵。苏代自燕来，齐王曰：“秦使魏冉致帝，子以为何如？”对曰：“愿王受之而勿称也。秦称之，天下安之，王乃称之，无后也。秦称之，天下恶之，王因勿称，以收天下，此大资也。且伐赵孰与伐桀宋利？今王不如释帝以收天下之望，发兵以伐桀宋，宋举则楚、赵、梁、卫皆惧矣。是我以名尊秦而令天下憎之，所谓以卑为尊也。”齐王从之，称帝二日而复归之。十二月，吕礼自齐入秦。秦王亦去帝，复称王。

[1]冬季，十月，秦王自称西帝，派使者建议齐王立为东帝，想约定两国共同进攻赵国。苏代从燕国前来，齐王便问他：“秦国派魏冉来劝我帝，你的意见如何？”苏代回答说：“我建议大王先予以接受，但暂时不称帝。秦王称帝后，天下如果不表示反对，大王再称帝，也不算晚。秦王 称帝如果遭到天下指责，大王就不再称帝，趁势收买天下人心，这是个大资本。况且进攻赵国与进攻有夏桀恶名的宋国，哪个有利呢？现在大王不如暂时放弃帝号以使天下归心，然后发兵讨伐‘桀宋’，征服宋国后，楚国、赵国、魏国、卫国都会恐崐惧臣服。这样，我们名义上尊重秦国而让天下去憎恨它，正是齐国反卑为尊的计策。”齐王采纳了他的建议，只称帝两天便放弃了。十二月，吕礼从齐国到秦国，秦王也去掉帝号，仍旧称王。

[2]秦攻赵，拔杜阳。

[2]秦国攻打赵国，攻克杜阳。

二十八年（甲戌、前第287）

二十八年（甲戌，公元前287年）

[1]秦攻赵，拔新垣、曲阳。

[1]秦国攻打赵国，夺取新垣、曲阳。

二十九年 （乙亥、前第286）

二十九年（乙亥，公元前286年）

[1]秦司马错击魏河内。魏献安邑以和，秦出其人归之魏。

[1]秦国派司马错攻击魏国河内，魏国献出安邑求和，秦国将城内人民驱赶回魏国。

[2]秦败韩师于夏山。

[2]秦国在夏山打败韩国军队。

[3]宋有雀山于城之陬。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灭滕，伐薛，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与齐、魏为敌国，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斩社稷而焚灭之，以示威服鬼神。为长夜之饮于室中，室中人呼万岁，则堂上之人应之，堂下之人又应之，门外之人又应之，以至于国中，无敢不呼万岁者。天下之人谓之“桀宋”。齐王起兵伐之，民散，城不守，宋王奔魏，死于温。

[3]宋国发生雀鸟在城边生下鹞鹰的怪事，太史卜了一卦，说：“吉利。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宋康王大喜，起兵灭掉滕国，攻占薛地，向东击败齐国，夺取五座城，向南战胜楚国，占地方圆三百里，向西打垮魏军，宋国一时成为可与齐国、魏国相匹敌的国家，宋康王对成就霸业更加自信。他想早日完成霸业，便射天鞭地，砍倒神坛后烧毁，以表示自己的声威可以镇慑鬼神。他在宫室中整夜饮酒，令室中的人齐声高呼万岁，大堂上的人闻声响应，堂下的人接着响应，门外的人又继续响应，以至于国中没有人敢不呼万岁。天下的人都咒骂他是“桀宋”。齐王趁机起兵征伐宋国，人民四下逃散，弃城不守。宋王只好逃往魏国，死于温地。

三十年（丙子、前第285）

三十年（丙子，公元前285年）

[1]秦王会楚王于宛，会赵王于中阳。

[1]秦王与楚王在宛相会，与赵王在中阳相会。

[2]秦蒙武击齐，拔九城。

[2]秦国派蒙武攻击齐国，夺取九座城。

[3]齐王既灭宋而骄，乃南侵楚，西侵三晋，欲并二周，为天子。狐正议，斫之檀衢。陈举直言，杀之东闾。

[3]齐王灭掉宋国后十分骄傲，便向南侵入楚国，向西攻打赵、魏、韩国，想吞并东西二周，自立为天子。狐义正辞严地劝谏他，被斩首于檀台大路上。陈举直言不讳地劝止，被杀死在东门。

燕昭王日夜抚循其人，益以富实，乃与乐毅谋伐齐。乐毅曰："齐，霸国之馀业也，地大人众，未易独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约赵及楚、魏。"于是使乐毅约赵，别使使者连楚、魏，且令赵啖秦以伐齐之利。诸侯害齐王之骄暴，皆争合谋与燕伐齐。

燕昭王却日夜安抚教导百姓，使燕国更加富足，于是他与乐毅商议进攻齐国。乐毅说："齐国称霸以来，至今有余力，地广人多，我们独力攻打不易。大王一定要讨伐它，不如联合赵国及楚、魏三国。"燕王便派乐毅约定赵国，另派使者联系楚国、魏国，再让赵国用讨伐齐国的好处引诱秦国。各国苦于齐王的骄横暴虐，都争相赞成参加燕国的攻齐战争。

三十一年（丁丑、前第284）

三十一年（丁丑，公元前284年）

[1]燕王悉起兵，以乐毅为上将军。秦尉斯离帅师与三晋之师会之。赵王以相国印授乐毅，乐毅并将秦、魏、韩、赵之兵以伐齐。齐王悉国中之众以崐拒之，战于济西，齐师大败。乐毅还秦、韩之师，分魏师以略宋地，部赵师以收河间。身率燕师，长驱逐北。剧辛曰："齐大而燕小，赖诸侯之助以破其军，宜及时攻取其边城以自益，此长久之利也。今过而不攻，以深入为名，无损于齐，无益于燕而结深怨，后必悔之。"乐毅曰："齐王伐功矜能，谋不逮下，废黜贤良，信任谄谀，政令戾虐，百姓怨怼。今军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祸乱内作，则齐可图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过恤下而抚其民，则难虑也。"遂进军深入。齐人果大乱失度，王出走。乐毅入临淄，取宝物、祭器，输之于燕。燕王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为昌国君，遂使留徇齐城之未下者。

[1]燕王调动全部兵力，以乐毅为上将军。秦国尉斯离率军队与韩、赵、魏联军也前来会合。赵王把相国大印授给乐毅，乐毅统一指挥秦、魏、韩、赵大军发动进攻。齐王集中国内全部人力进行抵御，双方在济水西岸大战。齐国军队大败。乐毅便退回秦国、韩国军队，令魏国军队分兵进攻宋国旧地，布署赵国军队去收复河间。自己率领燕军，由北长驱直入齐国。剧辛劝说道："齐国大，燕国小，依靠各国的帮助我们才打败齐军，应该及时地攻取边境城市充实燕国领土，这才是长久的利益。现在大军过城不攻，一味深入，既无损于齐国又无益于燕国，只能结下深怨，日后必定要后悔。"乐毅说："齐王好大喜功，刚愎自用，不与下属商议，又罢黜贤良人士，专门信任谀谄小人，政令贪虐暴戾，百姓十分怨愤。现在齐国军队已溃不成军，如果我们乘胜追击，齐国百姓必然反叛，内部发生动乱，齐国就可以收拾了。如果不抓住时机，等到齐王痛改前非，体贴臣下而抚恤百姓，我们就难办了。"于是下令进军深入齐国。齐国果然大乱，失去常度，齐王出逃。乐毅率军进入齐都临淄，搜刮宝物和祭祀重器，运回燕国。燕王亲自到济水上游去慰劳军队，颁行奖赏，犒劳将士；燕王封乐为昌国君，让他留在齐国进攻其余未克的城市。

齐王出亡之卫，卫君辟宫舍之，称臣而共具。齐王不逊，卫人侵之。齐王去奔邹、鲁，有骄色；邹、鲁弗内，遂走莒。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因为齐相。淖齿欲与燕分齐地，乃执王而数之曰："千乘、博昌之间，方数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之间，地坼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当阙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则闻其声，王知之乎？"曰："知之。"淖齿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及泉者，地以告也；有人当阙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告矣，而王不知诫焉，何得无诛！"遂弑王于鼓里。

齐王出逃到卫国，卫国国君让出宫殿给他居住，向他称臣并供给日常用度。齐王却傲慢不逊，卫国人气愤地攻击他，齐王又出奔到邹、鲁国，仍旧面有骄色；邹、鲁两地闭门不纳，齐王又出奔莒地。楚国派淖齿率军前来救援齐王，被任命为齐相。淖齿却想与燕国瓜分齐国，于是抓住齐王数说他的罪过："千乘、博昌之间的方圆几百里地，下血雨浸湿衣服，你齐王知道吗？"齐王回答："知道。""嬴、博之间，大地崩塌，泉水上涌，你齐王知道吗？"回答："知道。""有人堵着宫门哭泣，却不见人影，离开时又音响可闻，齐王你知道吗？"回答："知道。"淖齿说："天降血雨，是上天警告你；地崩泉涌，是大地警告你；人堵着宫门哭，是人心在警告你。天、地、人都警告，而你却不知改悔，你还想不死吗！"于是在鼓里这个地方将齐王处死。

荀子论之曰：国者，天下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也，索为匹夫，不可得也。齐、宋献是也。

荀况论之曰：国家，集中了天下的利益和权势。有道行的人主持，可以得到大的安乐，大的荣耀，成为幸福的源泉。无道行的人主持，却带来大的危险，大的拖累，有君王的地位还不如没有；等到形势极度恶化，他即使想当一个普通老百姓，也做不到了。齐王、宋康王便是如此。

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

所以治理国家的君主如果提倡礼义，就可以称王，树立信誉就可以称霸，玩弄权术则必然灭亡。

挈国以呼礼义，而无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然扶持心国，且若是其固也。之所与为之者之人，则举

义士也。之所以为布陈于国家刑法者，则举义法也。主之所极然，帅群臣而首响之者，则举崐义志也。如是，则下仰上以义矣，是基定也。基定而国定，国定而天下定。故曰：以国济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是所谓义立而王也。

领导国家提倡礼义，就无人可以加害于他。即使做一件坏事、杀一个无辜的人便可以得到天下，仁爱的人也不会去干。君主守定意志，维护国家，坚如磐石，以此礼待他人，就可以产生众多的仁人志士。以此条陈布置国家刑事法律，就可以制定出良好的法律。君主极力如此主张，再率领群臣以身作则，就可以树立起礼义的风尚。这样，属下能够以礼义纲常尊崇上司，统治基础就稳定了，基础稳定国家便安定，国家安定则天下平定。因此说：用国家的权力推行礼义，一天就可以做到众人皆知，商汤王、周武王便是如此，即所谓的以提倡礼义而称王。

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具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

即使道德还未达到完美，礼义也没有做到完善，然而已经可以掌握治理天下的大致条理。做到赏罚分明，取得天下的信任，使臣属清楚地看到它的重要性。政令一经颁布，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不欺骗百姓；条约已经缔结，不管有利还是无利，都不欺骗合作的邻国。这样，才能军队强劲，城池坚固，使敌对国家畏惧。国家的方针一贯而明确，友邦就予以信任。即使是偏僻的小国，也可以威震天下。春秋时期的齐、晋、宋、秦、楚五霸主便是如此，即所谓的以树立信誉而称霸。

挈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薛公是也。故用强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绵常以结引驰外为务。故强，南足

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无他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

带领国家追逐功利，不申张正义，不遵守信用，唯利是图；对内不惜为 了一点小利去欺骗人民，对外为了追求大的利益不怕欺骗友邦。对内不好好治理自己已有的东西，却常常觊觎别人的成果。这样，臣下百姓就无不以奸诈之心对待上司。上欺下，下瞒上，于是上下关系分崩离析。这样，便使敌对国家轻视，友好国家不信任，权术泛滥而国家日益削弱，走向极端，终于灭亡，齐王、孟尝君便是如此。齐王要强大齐国，不去提倡礼义，不去修明政治，不去统一天下的思想，只是成年累月地骑马在外面征战。所以齐国强大的时候，向南能够打败楚国，向西能够逼迫秦国，向北可以战胜燕国，在中原能够征服宋国。然而燕国、赵国一旦群起而攻齐，便如摧枯拉朽。齐王身死国亡，成为天下共同声讨的对象，后世提起暴君总要举他为例。这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崇尚礼义而沉溺权术。

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

以上三种，贤明的君王必须慎重地加以抉择，仁人志士必须认真地予以辨明。善于抉择的人可以控制别人，不善于抉择的人则被别人控制。

[2]乐毅闻昼邑人王贤，令军中环昼邑三十里无入。使人请，谢不往。燕人曰："不来，吾且屠昼邑！"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国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与其不义而生，不若死！"遂经其颈于树枝，自奋绝而死。燕师乘胜长驱，齐城皆望风奔溃。乐毅修整燕军。禁止侵掠，求齐之逸民，显而礼之。宽其赋敛，除其暴令，修其旧政，齐民喜悦。乃遣左军渡胶东、东莱；前军循泰山以东至海，略琅邪；右军循河、济，屯阿、鄄以连魏师；后军旁北海以抚千乘：中军据临淄而镇齐都。祀桓公、管仲于郊，表贤者之闾，封王之墓。齐人食邑于燕者二十馀君，有爵位于蓟者百有馀人。六月之间，下齐七十馀城，皆为郡县。

[2]乐毅听说昼邑人王贤良，下令围绕昼邑三十里周围不得进入军队，又派人请王，王辞谢不去。燕国人威胁说："你要是不来，我们就

在昼邑屠城！”王叹息说：“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国破君亡，我不能使崐之保存，而自身又被燕人逼迫，我与其苟且偷生，不如一死！”于是把脖子系在树枝上，纵身一跃，自尽而死。燕国军队乘胜长驱直入，齐国大小城市望风崩溃。乐毅整肃燕军纪律，禁止侵掠，寻访齐国的隐士高人，致以荣誉礼待。还放宽人民赋税，革除苛刻的法令，恢复齐国旧的良好传统，齐国人民都十分喜悦。乐毅于是调左军在胶东东莱渡过胶水；前军沿泰山脚下向东到达渤海，进攻琅邪；右军循着黄河、济水而下，屯扎在东阿、鄄城，与魏国军队相连；后军沿北海镇抚千乘，中军占据临淄，镇守齐国国都。他还亲至城郊祭祀齐桓公、管仲，表彰齐国的贤良人才，赐封修治王的陵墓。经过收敛人心，齐国人接受燕国所封君号、领取俸禄的有二十余人；接受燕国爵位的有一百多人。六个月之内，燕军攻下齐国七十余座城，都设立郡县治理。

[3]秦王、魏王、韩王会于京师。

[3]秦王、魏王、韩王在周朝京师相会。

三十二年（戊寅、前第283）

三十二年（戊寅，公元前283年）

[1]秦、赵会于穰。秦拔魏安城，兵至大梁而还。

[1]秦国、赵国在穰地举行会议。秦国攻克魏国安城，一直打到魏国首都大梁才退回。

[2]齐淖齿之乱，王子法章变姓名为莒太史敫家佣。太史敫女奇法章状貌，以为非常人，怜而常窃衣食之，因与私通。王孙贾从王，失王之处，其母曰："汝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门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处，汝尚何归焉！"王孙贾乃入市呼曰："淖齿乱齐国，杀王。欲与我诛之者袒右！"市人从者四百人，与攻淖齿，杀之。于是齐亡臣相与求王子，欲立之。法章惧其诛己，久之乃敢自言，遂立以为齐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国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2]齐国发生淖齿杀王之乱时，齐王的儿子田法章改名易姓躲到莒地太史敫家做雇工。太史敫的女儿惊奇田法章的像貌伟岸，认为不是普通人的气质，便可怜他，常常私下送给他衣服和食物，久而久之，两人已暗中结为夫妻。王孙贾是齐王的随臣，乱中找不到主子的下落，他的母亲说："你早出晚归，我倚着大门盼望；你夜出不回，我靠着街门等待。你如今服侍君王，君王离开了，你却不知道他的下落，你还回来做什么！"王孙贾便来到集市振臂高呼："淖齿搞乱齐国，杀害王。愿意和我一起去干掉他的就把右臂伸出来！"集市上的人有四百多人随他前去攻击淖齿，把他杀掉了。于是齐国的大臣们四下搜寻齐王的儿子，想立他为王。田法章害怕人们加害自己，过了很久才敢自己说明身份，于是大家拥立他为齐王，坚守莒城以抵抗燕军。在全国宣布："齐王已经在莒地即位了！"

[3]赵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请易以十五城。赵王欲勿与，畏秦强；欲与之，恐见欺。以问蔺相如，对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许，曲在我矣。我与之璧而秦不与我城，则曲在秦。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臣愿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请完璧而归之！"赵王遣之。相如至秦，秦王无意偿赵城。相如乃以诈绐秦王，复取璧，遣从者怀

之，间行归赵，而以身待命于秦。秦王以为贤而弗诛，礼而归之。赵王以相如为上大夫。

[3]赵王得到楚国宝玉和氏璧，秦昭王想要，愿意用十五座城来交换。赵王想不给他，又畏惧秦国的强大；给他，又怕被秦王欺骗。便征求蔺相如的意见。蔺相如回答说："秦国用城来换宝玉而大王不允许，是我们理屈。而我们给他宝玉，他不给我们城，是秦国理屈。衡量两种办法，我看宁可让秦国在道义上有负于我们。我愿护持宝玉前去，假如秦国不交出城来，我一定能完璧归赵。"赵王便派他前往。蔺相如到了秦国，看出秦王并无真意用城来换赵国的宝玉，就哄骗秦王，取回和氏璧，派随从藏在怀中，从小道潜回赵国，而他自己留下来听任秦王的处置。无奈之际，秦王只好称赞蔺相如的贤能，不但不杀他，反而以礼相待，送他回国。蔺相如回到赵国，赵王封他为上大夫。

[4]卫嗣君薨，子怀君立。嗣君好察微隐，县令有发褥而席弊者，嗣君闻之，乃赐之席。令大惊，以君为神。又使人过关市，赂之以金，既而召关市，问有客过与汝金，汝回遣之；关市大恐。又爱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爱重以壅己也，乃贵薄疑以敌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参也。"

[4]卫国卫嗣君去世，其子即位为卫怀君。卫嗣君在位时喜好侦察别人的崐隐私。有个县令曾掀开褥子，露出下面的破席子。卫嗣君听说了，便赏赐给他一领新席。县令大惊，以为国君料事如神。卫嗣君还曾派人经过关卡，用金钱贿赂掌关的官员。事后把掌关官员召来，指令说有客人过关时给了你金了，你快退回去。掌关官员十分惊恐。卫嗣君还宠爱泄姬，器重臣子如耳，但又怕这两人因受到宠爱器重而敢于欺瞒自己，于是提升另一个臣子薄疑来与如耳匹敌，尊崇魏妃来与泄姬分庭抗礼，说："以此可互相参列比较。"

荀子论之曰：成侯、嗣君，聚敛计数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产，取民者也，未及为政也。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也。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

荀况论曰：卫成侯和卫嗣君，都是斤斤计较的小器量国君，没有做到招揽民心。郑国大臣子产，能招揽民心，但没有做到为政精明。齐国大臣管仲，能为政精明，但没有做到倡导礼义。由此而见，倡导

礼义的人才能称王，治政精明的人可以使国家富强，招揽民心的人可以使国家安定，而搜刮者只能灭亡。

三十三年（己卯、前第282）

三十三年（己卯，公元前282年）

[1]秦伐赵，拔两城。

[1]秦国攻打赵国，夺取两座城。

三十四年（庚辰、前第281）

三十四年（庚辰，公元前281年）

[1]秦伐赵，拔石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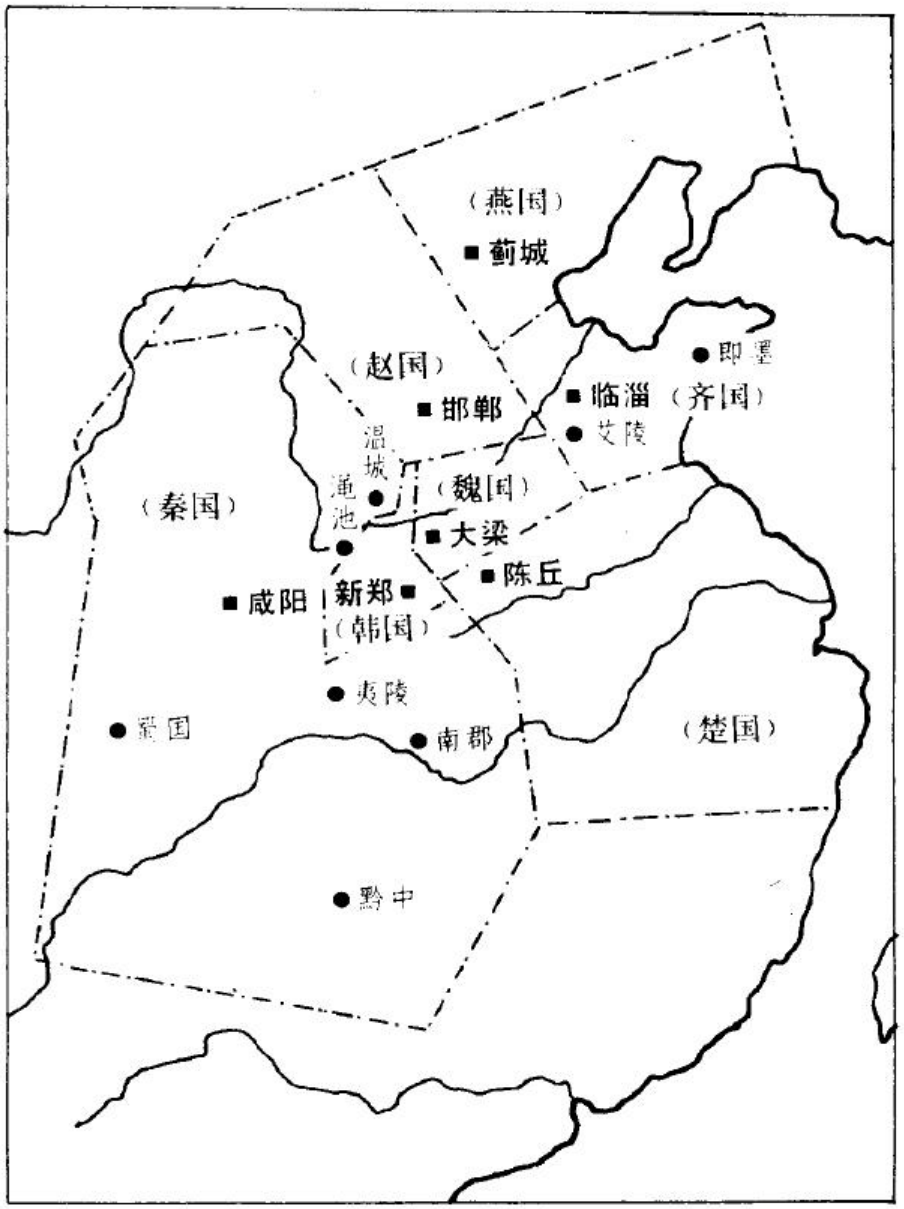
[1]秦国又攻打赵国，夺取石城。

[2]秦穰侯复为丞相。

[2]秦穰侯魏冉再任丞相。

[3]楚欲与齐、韩共伐秦，因欲图周。王使东周武公谓楚令尹昭子曰："周不可图也。"昭子曰："乃图周，则无之；虽然，何不可图？"武公曰："西周之 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名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国，得其众不足以劲兵。虽然，攻之者名为弑君。然而犹有欲攻之者，见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犹攻之；若使泽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也必万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国，诎楚之名，足以尊王。今子欲诛残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传器，器南，则兵至矣！"于是楚计辍不行。

[3]楚国想联合齐国、韩国共同进攻秦国，顺便灭掉周王朝。周王派东周的武公对楚国任令尹职的昭子说："周朝可不能算计。"昭子说："要说算计周朝，那是没有的事。尽管如此，我想问你，周朝为什么不能灭掉？"武公回答："西周现在的地盘，取长补短，也不过方圆一百里。抢占这块地方并不足以使哪个国家富强，得到那里的百姓也不足以壮大军队。但西周却有天下共同拥戴的宗主名义，谁攻打它，谁就是犯上作乱。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想去攻占它，是何原因呢？就是因为古代传下来的祭祀重器在那里。老虎的肉腥臊而又有尖牙利爪，仍有人猎取它；山林中的麋鹿没有爪牙之利，假如再给它披上一张诱人的虎皮，人们猎取它的欲望一定会增加万倍。楚国的情形正是这样，分割楚国的领土，足以使自己富庶；讨伐楚国的名义，又足以有尊崇周王室的声名。楚国要是残害了天下共同拥戴的周王朝，占有了夏、商、周三代相传的礼器，你刚把礼器运回南方，各国证讨的大兵也就到了！"令尹昭子觉得言之有理，于是放弃了楚国原来的打算。



公元前二八〇年至二七一年·田单复国

三十五年（辛巳、前第280）

三十五年（辛巳，公元前280年）

[１]秦白起败赵军，斩首二万，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兵，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楚献汉北及上庸地。

[１]秦国大将白起打败赵国军队，杀死二万人，夺取代地光狼城。秦国又派司马错调动陇西军队，从蜀地进攻楚国黔中郡，予以攻占。楚国被迫献出汉水以

北及上庸地方。

三十六年（壬午、前第279）

三十六年（壬午，公元前279年）

[1]秦白起伐楚，取鄢、邓、西陵。

[1]秦国大将白起攻打楚国，占领鄢、邓、西陵等地。

[2]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愿为好会于河外渑池。赵王欲毋行，廉颇、蔺相崐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以绝秦望。"王许之。

[2]秦王派使者通知赵王，愿意在黄河外的渑池和好相会。赵王不想赴会，廉颇、蔺相如建议说："大王若是不去，就显得赵国懦弱而又胆怯。"赵王于是决定前往，由蔺相如随行。廉颇送到边境，与赵王告别时说："大王此行，估计加上路程时间，到会议仪式全部结束，不超过三十天就会回来，如果超过三十天您还没有回来，请允许我们立太子为赵王，以断绝秦国的要挟念头。"赵王同意。

会于渑池。王与赵王饮，酒酣，秦王请赵王鼓瑟，赵王鼓之。蔺相如复请秦王击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内，臣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王不怿，为一击缶。罢酒，秦终不能有加于赵；赵人亦盛为之备，秦不敢动。赵王归国，以蔺相如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

渑池相会，秦王与赵王饮酒。酒兴之间，秦王请赵王表演鼓瑟，赵王便演奏了。蔺相如也请秦王表演敲击瓦盆的音乐，秦王却不肯。蔺相如厉色说道："在五步之内，我就可以血溅大王！"秦王左右卫士想上前杀死蔺相如，蔺相如怒目喝斥，左右人都畏缩不敢行动。秦王只好非常不情愿地敲了一下瓦盆。直到酒宴结束，秦国始终不能对赵国加以非分之求。再加上赵国人也早有军队戒备，秦国到底没敢轻举妄动。赵王回国，加封蔺相如为上卿之职，地位在大将廉颇之上。

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功。蔺相如素贱人，徒以口舌而位居 我上，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之，不肯与会；每朝，常称病，不欲争列。出而望见，辄引车避匿。其舍人皆以为耻。相如曰："子视廉将军孰与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

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先国家之急而后私雠也！”廉颇闻之，肉袒负荆至门谢罪，遂为刎颈之交。

廉颇不满地说：“我作为赵国大将，有攻城野战之功，蔺相如原不过是下层小民，只以能说善辩而位居我之上，我实在感到羞耻，忍不下这口气！”便宣称：“我遇到蔺相如，一定要羞辱他一番！”蔺相如听说后，不愿意和他遇见。每逢上朝，常常称病，不和廉颇去争排列顺序。出门在外，远远望见廉颇的车驾，便令自己的车回避。蔺相如的门客下属都感到十分羞耻。蔺相如对他们说：“你们看廉将军的威严比得上秦王吗？”回答都说：“比不上。”蔺相如说：“面对秦王那么大的威势，我都敢在他的朝廷上叱责他，羞辱他的群臣，我虽然无能，难道单单怕廉将军吗！我是考虑到：强暴的秦国之所以还不敢大举进犯赵国，就是因为我和廉将军在。我们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我所以避让，是先考虑到国家的利益而后才去想个人的私怨啊！”廉颇听说了这番话十分惭愧，便赤裸着上身到蔺相如府上来负荆请罪，两人从此结为生死之交。

[3]初，燕人攻安平，临淄市掾田单在安平，使其宗人皆以铁笼傅车。及城溃，人争门而出，皆以折车败，为燕所擒；独田单宗人以铁笼得免，遂奔即墨。是时齐地皆属燕，独莒、即墨未下，乐毅乃并右军、前第军以围莒，左军、后军围即墨。即墨大夫出战而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战，田单宗人以铁笼得全，是多智习兵。”因共立以为将以拒燕。乐毅围二邑，期年不克，乃令解围，各去城九里而为垒，令曰：“城中民出者勿获，困者赈之，使即旧业，以镇新民。”三年而犹未下。或谗之于燕昭王曰：“乐毅智谋过人，伐齐，呼吸之间克七十馀城，今不下者两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齐人，南面而王耳。今齐人已服，所以未发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齐多美女，又将忘其妻子。愿王图之！”昭王于是置酒大会，引言者而让之曰：“先王举国以礼贤者，非贪土地以遗子孙也。遭所传德薄，不能堪命，国人不顺。齐为无道，乘孤国之乱以害先王。寡人统位，痛之入骨，故广延群臣，外招宾客，以求报雠；其有成功者，尚欲与之同共燕国。今乐君亲为寡人破齐，夷其宗庙，报塞先仇，齐国

固乐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乐君若能有齐，与燕并为列国，结欢同好，以抗诸侯之难，燕国之福，寡人之愿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斩之。赐乐毅妻以后服，赐其子以公子之服；辂车乘马，后属百崐两，遣国相奉而致之乐毅，立乐毅为齐王。乐毅惶恐不受，拜书，以死自誓。由是齐人服其义，诸侯畏其信，莫敢复有谋者。

[3]当初，燕国军队攻打齐国安平时，临淄市的一个小官田单正在城中，他预先让家族人都用铁皮包上车轴头。待到城破，人们争相涌出城门，都因为车轴互相碰断，车辆损坏难行，被燕军俘虏，只有田单一族因铁皮包裹车轴得以幸免，逃到了即墨。当时齐国大部分地区都被燕军占领，仅有莒城、即墨未沦陷。乐毅于是集中右军、前第军包围莒城，集中左军、后军包围即墨。即墨大夫出战身亡。即墨人士说：“安平之战，田单一族人因铁皮包轴得以保全，可见田单足智多谋，熟悉兵事。”于是共同拥立他为守将抵御燕军。乐毅围攻两城，一年未能攻克，便下令解除围攻，退至城外九里处修筑营垒，下令说：“城中的百姓出来不要抓捕他们，有困饿的还要赈济，让他们各操旧业，以安抚新占地区的人民。”过了三年，城还未攻下。有人在燕昭王面前挑拨说：“乐毅智谋过人，进攻齐国，一口气攻 克七十余城。现在只剩两座城，不是他的兵力不能攻下，之所以三年不攻，就是他想倚仗兵威来收服齐国人心，自己好南面称王而已。如今齐国人心已服，他之所以还不行动，就是因为妻子、儿子在燕国。况且齐国多有美女，他早晚将忘记妻子。希望大王早些防备！”燕昭王听罢下令设置盛大酒宴，拉出说此话的人斥责道：“先王倡导全国礼待贤明人才，并不是为了多得土地留给子孙。他不幸遇到继承人缺少德行，不能完成大业，使国内人民怨愤不从，无道的齐国趁着我们国家动乱得以残害先王。我即位以后，对此痛心疾首，才广泛延请群臣，对外招揽宾客，以求报仇。谁能使我成功，我愿意和他分享燕国大权。现在乐毅先生为我大破齐国，平毁齐国宗庙，报却了旧仇，齐国本来就应归乐先生所有，不是燕国该得到的。乐先生如果能拥有齐国，与燕国成为平等国家，结为友好的邻邦，抵御各国的来犯，这正是燕国的福气、我的心愿啊！你怎么敢说这种话呢！”于是将挑 拨者处死。又赏赐乐毅妻子以王后服饰，赏赐他的儿子以王子服饰，配备君王车驾乘马，及上 百辆属车，派宰相侍奉送到乐毅那里，立乐毅为齐王。乐毅十分惶恐，不敢接受，一再拜谢，写下辞书，并宣誓以死效忠燕王。从此

齐国人敬服燕国乐毅的德义，各国也畏惧他的信誉，没有再敢来算计的。

顷之，昭王薨，惠王立。惠王自为太子时，尝不快于乐毅。田单闻之，乃纵反间于燕，宣言曰："齐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乐毅与燕新王有隙，畏诛而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 以待其事。齐人所惧，唯恐他将之来，即墨残矣。"燕王固已疑乐毅，得齐反间，乃使骑劫代将而召乐毅。乐毅知王不善代之，遂奔赵。燕将士由是愤惋不和。

不久，燕昭王去世，燕惠王即位。惠王从当太子时，就与乐毅有矛盾。田单听说了，便派人去燕国用反间计，散布说："齐王已经死了，齐国仅有两座城未被攻克。乐毅与燕国新王有矛盾，害怕加祸不敢回国，他现在以攻打齐国为名，实际想率领军队在齐国称王。齐国人没有归附，所以他暂缓进攻 即墨，等待时机举行大事。齐国人所怕的，是燕王派别的大将来，那样即墨就城破受害了。"燕惠王本来就疑心乐毅，中了齐国的反间计，便派骑劫代替乐毅为大将，召他回国。乐毅知道燕王换将居心不良，于是投奔了赵国。从此，燕军将士都愤愤不平，内部不和。

田单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飞鸟皆翔舞而下城中。燕人怪之，田单因宣言曰："当有神师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为师乎？"因反走。田单起引还，坐东乡，师事之。卒曰："臣欺君。"田单曰："子勿言也！"因师之。每出约束，必称神师。乃宣言曰："吾唯惧燕军之劓所得齐卒，置之前行，即墨败矣！"燕人闻之，如其言。城中见降者尽劓，皆怒，坚守，唯恐见得。单又纵反间，言"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为寒心！"燕军尽掘冢墓，烧死人。齐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共欲出战，怒自十倍。田单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锸，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飨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约降于燕；燕军皆呼万岁。田单又收民金得千镒，令即墨富豪遗燕将，曰："即将，愿无虏掠吾族家！"燕将大喜，许之。燕军益懈。田单乃收城中，得牛千馀，为绛缯衣，画以五采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其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燕军大惊，视牛皆龙文，所触尽死伤。而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

燕军大骇，败走。齐人杀骑劫，追亡逐崐北，所过城邑皆叛燕，复为齐。田单兵日益多，乘胜，燕日败亡，走至河上，而齐七十馀城皆复焉。乃迎襄王于莒；入临淄，封田单为安平君。

这时，田单下令让城中人吃饭时，先在庭院里祭祀祖先，四处飞鸟争吃祭饭都盘旋落到城中，燕军很是惊讶，田单又让人散布说："会有天神派军师下界来帮助我们。"有个士兵说："我可以做神师吗？"说罢起身便走。田单急忙离座追回他，让他面东高坐，奉为神师。士兵说："我犯上欺主了。"田单忙悄声嘱咐："你不要说出去。"便以他为师，每当发布号令，都必称奉神师之命。田单又令人散布说："我就怕燕军把齐国俘虏割去鼻子，作为前导，那样即墨城就完了！"燕国人听说，果然这样做了。城中守兵看到投降燕军的人都被割去鼻子，万分痛恨，决心坚守不降，唯恐被俘。田单再使出反间计，说："我怕燕军掘毁我们的城外坟墓，那样齐国人就寒心了。"燕军又中计，把城外坟墓尽行挖毁，焚烧死尸。齐国人从城上远远望见，都痛哭流涕，争相请求出战，怒气倍增。田单知道这时军士已经可以死战，于是带头拿起版、锹和士卒一起筑城，把自己的妻妾编进军队，还分发全部食品犒劳将士。他下令让披甲士兵都潜伏在城下，只以老弱人员、女子登城守卫，又派人去燕军中约定投降，燕军都欢呼万岁。田单在城中百姓中募集到一千镒金银，让即墨城的富豪送给燕军大将，说："我们马上就投降。请不要抢劫掠夺我们的家族！"燕国将军大喜，立刻应允。燕军戒备更加松懈。田单在城中搜罗到一千余头牛，给牛披上大红绸衣，绘上五彩天龙花纹，在牛角上绑束尖刀，而在牛尾绑上灌好油脂的苇草，然后点燃，趁着夜色，从预先凿好的几十个城墙洞中，赶牛冲出，后而紧随着五千名壮士。牛尾部被火燎烧，都惊怒地奔向燕军大营。燕军大惊失色，看到牛身上都是天龙花纹，碰到的不是死就是伤。加上城中敲锣打鼓齐声呐喊，老弱居民也敲击铜器助威，响声惊天动地。燕国军队万分恐惧，纷纷败逃。齐军趁乱杀死燕军大将骑劫，追杀逃亡的燕军，所经过的城邑都叛离燕国，再度归顺齐国。田单的军队越来越多，乘胜而入，燕军日日望风而逃，逃到黄河边，齐国失去的七十几座城都复归。田单于是前往莒城迎齐襄王回国都临淄，襄王册封田单为安平君。

齐王以太史敫之女为后，生太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种也，污吾世！”终身不见君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见故失人子之礼。

齐襄王立太史敫的女儿为王后，生下太子田建。太史敫却说：“我的女儿不经过媒人，自定婚嫁，不是我家的人，她败坏了我的家风！”终身不见王后，但王后并不因他不见而失去做儿女应有的礼数。

赵王封乐毅于观津，尊宠之，以警动于燕、齐。燕惠王乃使人让乐毅，且谢之曰：“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隙，遂捐燕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乐毅报书曰：“昔伍子胥说听于阖闾而吴远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吴王不寤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诽谤，堕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义之所不敢出也。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唯君王之留意焉！”于是燕王复以乐毅子为昌国君，而乐毅往来复通燕，卒于赵，号曰望诸君。

赵王分封乐毅于观津，对他十分尊宠。以此来警戒燕国和齐国。燕惠王便派人去批评乐毅，并道歉说：“乐将军你过于听信传言，因为与我有矛盾，就抛弃燕国跑到赵国。你这样做为自己打算是可以的，然而，又怎能报答先王对你的一片恩情呢？”乐毅回信答复道：“从前伍子胥的建议被吴王阖闾采纳，吴国的势力一直扩展到郢地；而继任吴王夫差不听他的话，把伍子胥的尸体装入皮囊抛进江中。夫差不明白伍子胥对先王的建议是吴国得以成就功业的根本，所以沉下伍子胥的尸体一点儿也不后悔。伍子胥不能早日看出不同的君王有不同的器量，所以尸体虽入江而魂灵仍怨愤不化。免去自身的灾祸，立就功业，以表明先王的心迹，是我的上策。自己遭到别人的诽谤，从而使先王的英名蒙上耻辱，是我最害怕的。但因为蒙受了不白之冤，就以新的宠幸为利益，谋算燕国，也是我在道义上绝不会做的。我听说古代的君子，与人断交绝不口出恶言；忠臣被迫离开祖国，也不去辩解洗雪自己的名声。我虽然不成器，也曾多次从古代君子身上得到教益。谨请大王明鉴。”于是燕王仍封乐毅的儿子乐为昌国君，而乐毅也为修好睦邻而往来燕国，最后死于赵国，谥号望诸君。

*田单相齐，过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出水不能行。田单解其裘而衣之。襄王恶之，曰："田单之施于人，将以取我国乎！不早图，恐后之变也。"左右顾无人，岩下有贯珠者，襄王呼而问之曰："汝闻吾言乎？"对曰："闻之。"王曰："汝以为何如？"对曰："王不如因以为己善。王嘉单之善，下令曰'寡人忧民之饥也，单收而食之。寡人忧民之寒也，单解裘而衣之。寡人忧劳百姓，而单亦忧，称寡人之意。'单有是善而王嘉之，单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赐单牛酒。后数日，贯珠者复见王曰："王朝日宜召田单而揖之于庭，口劳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饥寒者，收谷之。"乃使人听于闾里，闻大夫之相与语者曰："田单之爱人，嗟，乃王之教也！"

田单出任齐国国相，有次路过淄水，见到一个老人渡淄水时冻得直哆嗦，走出水面时已不能前行。田单便解下自己的皮袍给他披上。齐襄王听说 后十分厌恶，说："田单对别人施恩，是打算夺我的国位，我不早下手，恐怕以后会有变故！"说完一看左右无人，只在殿阶下有个穿珠子的人，襄王便召他过来问道："你听见我的话了吗？"回答："听见了。"襄王问："你觉得怎么样？"回答说："大王不如把此事变成自己的善行。大王可以嘉奖田单的善心，下令说：'我忧虑人民的饥饿，田单就收养他们，供给饮食；我忧虑人民的寒冷，田单就脱下皮袍给他们披上；我忧虑人民的操劳，田单也因此忧虑。他正符合我的心意。'田单有善行而大王嘉奖他，那么田单的善行也就是大王的善行了。"襄王说："好。"于是赏赐田单酒宴。过了几天，穿珠子的人又来见齐襄王说："大王应该在群臣朝见时召见田单，在殿庭上致谢，亲自慰劳他。然后布告国内寻找百姓中饥饿者，予以收养。"襄王这样做后，派人到街头里巷去探听，听到大夫等官员互相说："哦！田单疼爱百姓，是大王的教诲呀！"

田单任貂勃于王。王有所幸臣九人，欲伤安平君，相与语于王曰："燕之伐齐之时，楚王使将军将万人而佐齐。今国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谢于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属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觞之，数月不反。九人之属相与语曰："夫一人之身而牵留万乘者，岂不以据势也哉！且安平君之与王也，君臣无异而上下无别。且其志欲为不善，内抚百姓，外怀戎翟，礼天下之贤士，其志欲有为，愿王察之！"异日，王曰："召相单而来！"田单免

冠、徒跣、肉袒而进，退而请死罪，五日而王曰："子无罪于寡人。子为子之臣礼，吾为吾之王礼而已矣。"貂勃从楚来，王赐之酒。酒酣，王曰："召相单而来！"貂勃避席稽首曰："王上者孰与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与齐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则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独曰'单'，安得此亡国之言乎！且自天地之辟，民人之始，为人臣之功者，谁有厚于安平君者哉？王不能守王之社稷，燕人兴师而袭齐，王走而之城阳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人，禽其司马而反千里之齐，安平君之功也。当是之时，舍城阳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计之于道，归之于义，以为不可，故栈道木阁而迎王与后于城阳山中，王乃得反，子临百姓。今国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单'，婴儿之计不为此也。王亟杀此九子者以谢安平君；不然，国其危矣！"乃杀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万户。

田单向齐王推荐貂勃。齐王的九个宠幸臣子都想中伤田单。争相对齐王说："燕国攻打齐国时，楚王曾派将军率一万军队来帮助齐国。现在齐国已经安定，社会也日趋稳固，何不派使者前去楚国道谢？"齐王问："左右的人谁合适？"九个人都说："貂勃可以。"貂勃出使楚国，楚王予以热情款待，几个月不放他回去。九个人又一齐对齐王说："以貂勃一个人的地位能受到万乘车马的楚国重视，难道不是倚仗了田单的权势吗！田单与大王之间，不分君臣上下，况且他心怀不良之志，对内安抚百姓，对外关怀狄族，礼待天下的贤良人才，他的志向是想大有作为，希望大王明察！"过了几天，齐王喝道："召国相田单来！"田单非常惊恐，摘下帽子，光着脚，赤裸上身前来，退下时请齐王治他的死罪。过了五天，齐王却说："你没有得罪我。只不过要你行你臣子的礼节，我守我君王的礼节而已。"貂勃从楚国回来，齐王赐宴招待。饮到兴头上，齐王又喝道："召国相田单来！"貂勃离开座位下拜说："大王上比周文王如何？"齐王回答："我不如。"貂勃说："是的，我本知道大王不如崐。那么下比齐桓公如何？"齐王回答："我也不如。"貂勃又说："是的，我也知道大王不如。然而周文王得到吕尚，尊为太公；齐桓公得到管仲，敬为仲父。现在大王您得到安平君田单，却直呼'田单'，怎么能说这种亡国的话呢？何况自开天辟地，有人民起，做臣子的功劳，谁能比安平君更高？当年大王不能承守祖

业，在燕国起兵袭击齐国时，大王逃到城阳的山里，安平君以人心危恐的即墨方圆三五里城郭，疲惫不堪的七千名士兵，力擒敌军大将，收复齐国千里领土，这些都是安平君的功劳呀！如果当时他置城阳的大王不顾，自立为王，天下没有谁能阻止。然而他从道德礼义考虑，认为坚决不能那样做，所以修筑栈道木阁前去城阳山中迎接大王和王后，大王您才能得以回归，治理百姓子民。现在国家已经稳定，人民已经安宁，大王却‘田单、田单’地叫，小孩子也知道不该这样做。大王您赶快杀掉那九个家伙向安平君谢罪；不然，国家就危险了！”齐王听从指责，杀掉了那九个幸臣并流放其家族，加封给安平君掖邑地方的一万户俸禄收入。

田单将攻狄，往见鲁仲连。鲁仲连曰：“将军攻狄，不能下也。”田单曰：“臣以即墨破亡馀卒破万乘之燕，复齐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车弗谢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齐小儿谣曰：“大冠若箕，修剑拄颐，攻狄不能下，垒枯骨成丘。”田单乃惧，问鲁仲连曰：“先生谓单不能下狄，请闻其说。”鲁仲连曰：“将军之在即墨，坐则织蒉，立则仗锸，为士卒倡曰：‘无可往矣！宗庙亡矣！今日尚矣！归于何党矣！’当此之时，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闻君言莫不挥泣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当今将军东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娱，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也。”田单曰：“单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厉气循城，立于矢石之所，援鼓之；狄人乃下。

田单准备攻打狄族，前去见鲁仲连，鲁仲连说：“将军您去攻狄，恐怕攻不下来。”田单说：“当年我以即墨的残兵败将击破拥有万乘战车的燕军，光复齐国沦亡土地；现在会攻不下狄族，有什么道理？”上车扬长而去。于是田单率军进攻狄族，三个月也未能攻克。齐国小孩子在歌谣中讥讽唱道：“大冠像簸箕，长剑撑面皮，攻狄不能下，枯骨垒成丘。”田单开始惊惧起来，又去问鲁仲连：“先生早日说我攻不下狄族，请让我知道原因。”鲁仲连说：“将军在即墨的时候，坐着，手编草鞋；站着，手拿铁锹；带领士兵们唱歌道：‘无可往矣！宗庙亡矣！今日有没有救，看我们有没有胆！’当时，将军有战死的决心，士兵无偷生的念头，听见您的号召无不挥泪奋臂，决一死战，所以才能打败燕军。现在将军您东面有掖邑丰厚的俸禄，西边有淄上封地的游

乐，腰系黄金带，驰骋于淄水、渑水之间，有的只是生活的乐趣，而无战死之心，所 以无法取胜啊！”田单说：“我田单有这样的决心，是先生您为我下的。”第二天，他振奋精神，亲临城下，站在箭雨弹雹之中，手持鼓捶，击鼓进军，于是攻克了狄族大营。

初，齐王既灭宋，欲去孟尝君。孟尝君奔魏，魏昭王以为相，与诸侯共伐破齐。王死，襄王复国，而孟尝君中立为诸侯，无所属。襄王新立，畏孟尝君，与之连和。孟尝君卒，诸子争立，而齐、魏共灭薛，孟尝君绝嗣。

起初，齐王灭掉宋国以后，想驱逐在薛地的孟尝君，孟尝君便投奔魏国，魏昭王任用他为国相，与各国联合攻破齐国，齐王死后，齐襄王光复国土，而孟尝君独立于各国之间，无所依属。齐襄王因为新即位，害怕孟尝君，便与他和好。孟尝君死后，几个儿子争夺权力，齐国、魏国趁机共同灭掉薛地，于是孟尝君断了后代。

三十七年（癸未、前第278）

三十七年（癸未，公元前278年）

[1]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烧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徙都于陈。秦以郢为南郡，封白起为武安君。

[2]秦国派大良造白起进攻楚国，攻占郢城，火烧夷陵。楚襄王的军队四散，于是不再迎战，把国都向东北迁到陈地。秦国以郢城为南郡，封白起为武安君。

三十八年（甲申、前第277）

三十八年（甲申，公元前277年）

[1]秦武安君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1]秦国武安君平定巫、黔中，秦国在此设置黔中郡。

[2]魏昭王薨，子安王立。

[2]魏国魏昭王去世，其子即位为魏安王。

三十九年（乙酉、前第276）

三十九年（乙酉，公元前276年）

[1]秦武安君伐魏，拔两城。

[1]秦国武安君进攻魏国，攻占两城。

[2]楚王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江南十五邑。

[2]楚王召集东部军队，得到十余万人，又向西攻取长江以南十五邑。

[3]魏安王封其弟无忌为信陵君。

[3]魏安王封他的弟弟魏无忌为信陵君。

四十年（丙戌、前第275）

四十年（丙戌，公元前275年）

[1]秦相国穰侯伐魏。韩暴鸢救魏，穰侯大破之，斩首四万。暴鸢走开封。魏纳八城以和。穰侯得伐魏，走芒卯，入北宅。魏人割温以和。

[1]秦国相国穰侯魏冉进攻魏国。韩国派暴鸢率军救魏，魏冉大破韩军，杀死四万人。暴鸢逃往开封。魏国只好献出八座城求和。魏冉却继续攻打魏国，赶走魏将芒卯，进军北宅。魏国又割让温邑再行求和。

四十一年（丁亥、前第274）

四十一年（丁亥，公元前274年）

[1]魏复与齐合从。秦穰侯伐魏，拔四城，斩首四万。

[1]魏国重新与齐国联合抗秦。秦国派魏冉进攻魏国，攻陷四城，杀四万人。

[2]鲁公薨，子顷公雠立。

[2]鲁国鲁公去世，其子姬仇即位为鲁倾公。

四十二年（戊子、前第273）

四十二年（戊子，公元前273年）

[1]赵人、魏人伐韩华阳。韩人告急于秦，秦王弗救。韩相国谓陈筮曰："事急矣，愿公虽病，为一宿之行！"陈筮如秦，见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来。"陈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何也？"陈筮曰："彼韩急则将变而他从；以未急，故复来耳。"穰侯曰："请发兵矣。"乃与武安君及客卿胡阳救韩，八日而至，败魏军于华阳之下，走芒卯，虏三将，斩首十三万。武安君又与赵将贾偃战，沈其卒二万人于河。魏段干子请割南阳予秦以和。苏代谓魏王曰："欲玺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玺，欲玺者制地，魏地尽矣！夫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王曰："是则然也。虽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对曰："夫博之所以贵枭者，便则食，不便则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枭也？"魏王不听，卒以南阳为和，实修武。

[1]赵国、魏国联合进攻韩国华阳。韩国向秦国告急，秦王不救。韩国相国对陈筮说："事情危急了！希望你能抱病连夜走一遭！"陈筮到了秦国，拜见魏冉。魏冉冷笑道："事情危急了吧？所以让你来。"陈筮却说："不着急。"魏冉生气地问："为什么？"陈筮回答："韩国要是真的逼急了，就会转而投靠别的国家。现在还不算急，所以再来秦国求救。"魏冉忙说："我答应出兵了。"于是与武安君白起及客卿胡阳率军救韩，八天后到达，在华阳城下击败魏军，又赶跑芒卯，俘虏三员敌将，杀死十三万人。白起又与赵军大将贾偃交战，设计在黄河中淹死赵兵二万人。魏国的段干子建议割让南阳给秦国以求和。苏代对魏王说："段干子想掌握秦国的相印，秦国想占据魏国的领土。现在大王您让想夺地的秦国控制相印，让想要相印的段干子来控制魏国土地，互相勾结，魏国的土地就会丧失干净！献地去向秦国讨好，好比抱着干柴去救火，干柴烧不完，火是不会灭的。"魏王说："话虽是如此，但是，事情已经开始进行，无法改变了。"苏代又劝说："下棋时之所以重视'枭子'，是因为这个棋子方便时可以吃子，不便时可以停止。现在大王使用智谋为什么还不如下棋用'枭子'那样灵活呢？"魏王到底没有听从苏代的劝告，割让了南阳求和。南阳，实际上就是修武。

[2]韩王薨，子桓惠王立。

[2]韩国韩王去世，其子即位为韩桓惠王。

[3]韩、魏既服于秦，秦王将使武安君与韩、魏伐楚，未行，而楚使者黄歇至，闻之，畏秦乘胜一举而灭楚也，乃上书曰：“臣闻物至则反，冬、夏是也；致至 则危，累棋是也。今大国之地，偏天下有其二垂，此从生民以来，万乘之地未尝有也。先王三世不忘接地于齐，以绝从亲之要。今王使盛桥守事于韩，盛桥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谓能矣！王又举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门，举河内，拔燕、酸枣、虚、桃，入邢，魏之兵云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众，二年而后复之，又并蒲、衍、首、垣以临仁、平丘，黄、济阳婴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齐、秦之要，绝楚、赵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单矣！王若能保功守威，绌攻取之心而肥仁义之地，使无后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负人徒之众，仗兵革之强，乘毁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后患也。《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昔吴之信越也，从而伐齐，既胜齐人于艾陵，还为越王禽于三江之浦。智氏之信韩、魏也，从而伐赵，攻晋阳城，胜有日矣，韩、魏叛 之，杀智伯瑶于凿台之下。今王妒楚之不毁而忘毁楚之强韩、魏也，臣为王虑而不取也。夫楚国，援也；邻国，敌也。今王信韩、魏之善王，此正吴之信越也，臣恐韩、魏卑辞除患而实欲欺大国也。何则？王无重世之德于韩、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将十世矣，故韩、魏之不亡，秦社稷之忧也。今王资之与攻楚，不亦过乎！且攻楚将恶出兵？王将借路于仇雠之韩、魏乎，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反也。王若不借路于仇雠之韩、魏，必攻随水右壤，此皆广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是王有毁楚之名而无得地之实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国必悉起兵而应王，秦、楚之兵构而不离，魏氏将出而攻留、方与、、湖陵、砀、萧、相，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攻楚，泗上必举，此皆平原四达膏腴之地，如此，则天下之国莫强于齐、魏矣。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而为一以临韩，韩必敛手而朝，王施以东山之险，带以曲河之利，韩必为关内之侯。若是而王以十万戍郑，梁氏寒心，许、鄢陵婴城而上蔡、召陵不往来也，如此，魏亦

关内侯矣。大王壹善楚而关内两万乘之主 注地于齐，齐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经两海，要约天下，是燕、赵无齐、楚，齐、楚无燕、赵也。然后危动燕、赵，直摇齐、楚，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矣。”王从之，止武安君而谢韩、魏，使黄歇归，约亲于楚。

[3]韩国、魏国已向秦国屈服，秦王便派武安君白起 联合韩、魏两军进攻楚国。尚未出发，楚国已派使臣黄歇前来。黄歇听说此事，怕秦国乘胜一举消灭楚国，于是急忙上书秦王说：“我听说物极必反，冬天、夏天的交替即是如此；走极端则危险，垒棋子即是如此。现在强大的秦国的地域，遍及天下，控制西、北两端，这是自古以来，拥有万乘车马的大国从未达到的。楚国三世先王都不忘与齐国接壤，以切断联合抗秦阵线的韩、魏中段。如今大王派盛桥在韩国掌权，盛桥迫使韩国割地给秦国，大王您不动甲兵，不施威势，就得到百里土地，大王可谓能干之极！大王又出兵攻魏，封堵魏国门户，攻下河内，夺取燕、酸枣、虚、桃等地，进入邢丘，魏兵云集而不敢前救，大王可谓战功累累！大王休息军队，两年后再举用兵，又吞并蒲、衍、首、垣等地，兵临仁、平丘，使黄、济阳据城自守，魏王只好屈服。大王又占据濮磨之北，使土地互相联结于齐国和秦国的腰部，切断楚国、赵国的联系中枢，各国三番五次地联合、聚会，终于不敢来救，大王可谓威名赫赫无双！现在，大王如果能保守功业威势，收敛继续进攻的雄心，而在领地上广施仁义，消除后患，那么，大王的功业绝不止是三代圣王之后的第四个，五位霸主之后的第六个！但是大王如果倚仗军队众多，凭借武器精良，乘平毁魏国的兵威，想以武力使天下各国君王都向您俯首称臣，我担心您会引来后患。《诗经》说：‘常见善始，少见善终。’《易经》说：‘小狐渡水，尾部浸湿。’这都是指开始容易，结束困难。当年吴国听信越国，出兵攻齐，已经在艾陵战胜齐国，回来却被越王在三江之滨擒杀。智伯瑶信任韩、魏两家，联合进攻赵家，围攻晋阳时，胜利已指日可待，韩家、魏家却突然反叛，智伯瑶终于在凿台之下被杀。如今大王忌恨楚国尚未灭亡，而忘记了楚国灭亡只会使韩国、魏国强大，臣下我认为您的这种做法不可取而为您忧虑。楚国，是您的援手；其他邻国，是您的敌人。现在大王相信韩国、魏国亲善秦国，这正像当年吴国信任越国。我以为，恐怕韩国、魏崐国表面上谦语卑辞是为了免除灾祸，而实际上却是想欺骗秦国。为什么呢？因为秦王对于韩、魏两国并无再世的恩德，却有累世

的积怨呀！韩国、魏国人中，父子兄弟接连死于秦国刀兵之下的，已近十代了。所以韩国、魏国只要不灭亡，终究是秦国的忧患。大王却要资助他们一起进攻楚国，这不是个大错误吗？况且，进攻楚国从何处出兵？大王是否准备向世仇魏、韩两国去借道？那样做，自秦兵出发之日大王就会担忧他们回不来。大王如果不向世仇韩、魏去借道，势必只有攻随水的西边，那里都是广川、大河、山林、深谷，不毛之地，大王徒有征服楚国的名义而没有得到土地的实际利益，而且大王进攻楚国时，四国必然全部起兵响应大王，当秦国、楚国军队打得难解难分时，魏国就会趁机出兵进攻留、方与、、湖陵、砀、萧、相等地，宋国旧地将尽入其手。齐国人也会向南攻楚，必然夺取泗上，这些都是四通八达的平原，肥沃膏腴之地。那样的话，天下的国家中将是齐国、魏国最强大了。我为大王考虑，不如与楚国亲善为好。秦国、楚国合二为一进攻韩国，韩国必然束手无策，屈服称臣，大王控制华山以东的险要，占有九曲黄河的利益，韩王必定成为您的关内之侯。这时大王再派十万大兵驻守韩都新郑，足使魏王胆战心惊，许、鄢陵两城被困后，上蔡、召陵也将与魏都大梁无法来往。那时，魏国就成了关内侯。大王一施行与楚国亲善的政策而使关内两个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向齐国索要土地，齐国西部领土便垂手可得。大王的领土横贯西海、东海，扼制天下，于是燕国、赵国不能与齐国、楚国联合，齐国、楚国也不能与燕国、赵国相援助。然后大王再威逼燕国、赵国，直捣齐国、楚国，这四个国家不等到被痛击就会降服了。”秦王听从了黄歇的意见，令白起停止行动，辞谢了韩国、魏国军队，派黄歇归国，与楚国缔结亲善睦邻邦交条约。

资治通鉴第五卷（回目录）

周纪五 赧王下四十三年（己丑、前第272）

周纪五 周赧王四十三年（己丑，公元前272年）

[1]楚以左徒黄歇侍太子完为质于秦。

[1]楚国派左徒黄歇侍奉在秦国做人质的太子芈完。

[2]秦置南阳郡。

[2]秦国设置南阳郡。

[3]秦、魏、楚共伐燕。

[3]秦国、魏国、楚国共同进攻燕国。

[4]燕惠王薨，子武成王立。

[4]燕国燕惠王去世，其子即位为燕武成王。

四十四年（庚寅、前第271）

四十四年（庚寅，公元前27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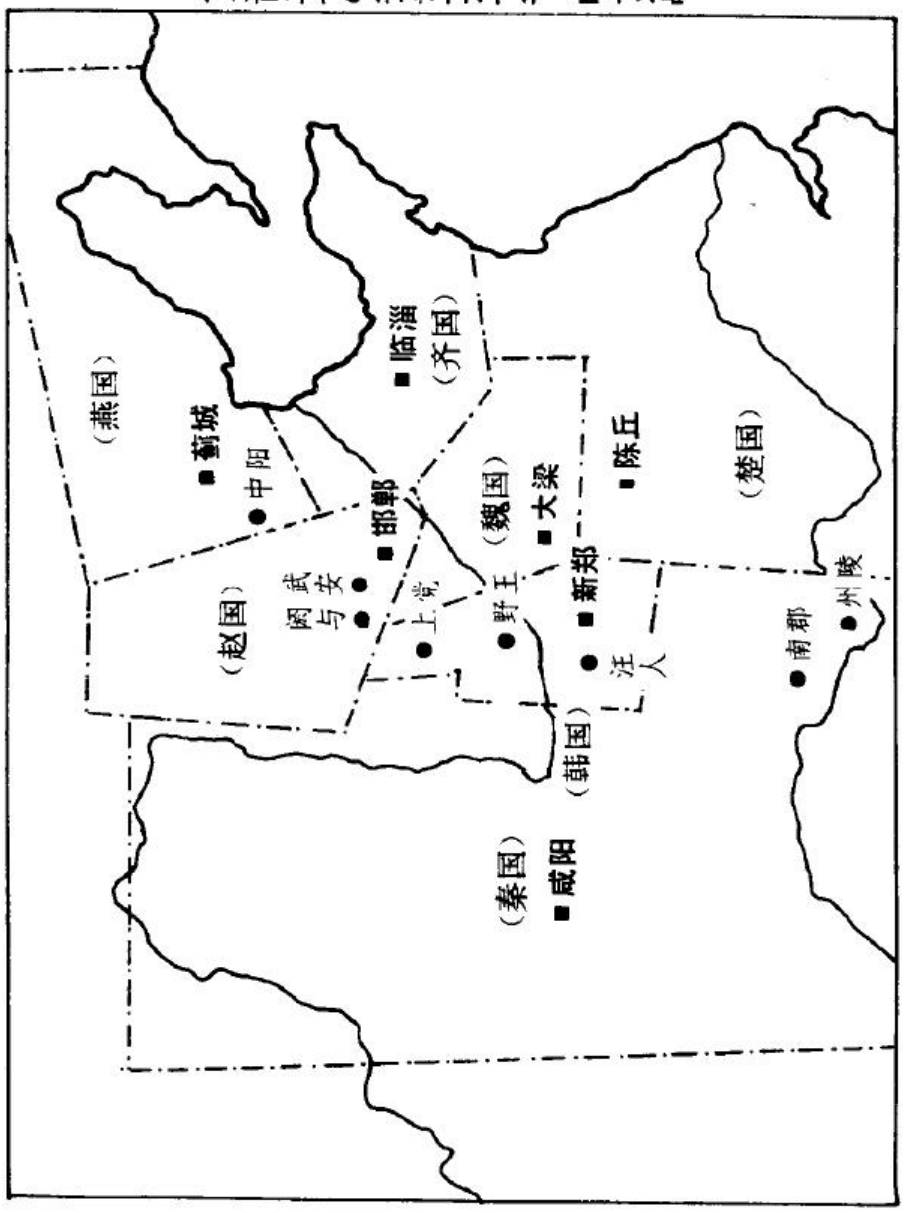
[1]赵蔺相如伐齐，至平邑。

[1]赵国派蔺相如进攻齐国，兵抵平邑。

[2]赵田部吏赵奢收租税，平原君家不肯出；赵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将杀之。赵奢曰："君于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于天下邪！"平原君以为贤，言之于王。王使治国赋，国赋太平，民富而府库实。

[2]赵国一个收田租的小官赵奢到平原君赵胜家去收租税，他的家人不肯交。赵奢以法处置，杀死平原君家中管事人九名。平原君十分恼怒，想杀死赵奢，赵奢便说："您在赵国是贵公子，如果纵容家人而不奉公守法，法纪就会削弱，法纪削弱国家也就衰弱，国家衰弱则各国来犯，赵国便不存在了。您还到哪里找现在的富贵呢！以您的尊贵地位，带头奉公守法则上下一心，上下一心则国家强大，国家强大则赵家江山稳固，而您作为王族贵戚，难道会被各国轻视吗？"平原君认为赵奢很贤明，便介绍给赵王。赵王派他管理国家赋税，于是国家赋税征收顺利，人民富庶而国库充实。

公元前二七〇年至二六一年·阏与之战



四十五年（辛卯、前第270）

四十五年（辛卯，公元前270年）

[1]秦伐赵，围阏与。赵王召廉颇、乐乘而问之曰：“可救否？”皆曰：“道远险狭，难救。”问赵奢，赵奢对曰：“道远险狭，譬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王乃令赵奢将兵救之。去邯郸三十里而止，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

[1]秦国进攻赵国，围困阏与城。赵王召见廉颇、乐乘问道："可以援救吗？"两人都说："道路遥远，更兼险峻，难救。"再问赵奢，赵奢回答说："道路遥远险峻，就好比两只老鼠在洞穴中咬斗，将是勇敢者取胜。"赵王于是令赵奢率领军队前去援救。赵奢刚离开邯郸三十里就停止不前，下令军中说："如有人谈及军事，一律处死！"

秦师军武安西，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振。赵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赵奢立斩之。坚壁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秦间入赵军，赵奢善食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赵奢既已遣间，卷甲而趋，一日一夜而至，去阏与五十里而军，军垒成。秦师闻之，悉甲而往。赵军士许历请以军事谏，赵奢进之。许历曰："秦人不意赵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陈以待之；不然，必败。"赵奢曰："请受教！"许历请刑，赵奢曰："胥，后令邯郸。"许历复请谏，曰："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赵奢许诺，即发万人趋之。秦师后至，争山不得上；赵奢纵兵击秦师，秦师大败，解阏与而还。赵王封奢为马服君，与廉、蔺同位；以许历为国尉。

秦国军队驻扎在武安城西，列阵大喊大擂，武安城内的屋瓦都为之震动。赵军中一个军吏忍不住提议急救武安，被赵奢立即斩首。赵奢军坚守二十八天不动，反倒增修营垒。秦国一个间谍潜入赵军，赵奢佯装不知，用好吃好喝招待他。间谍回去报告秦军大将，秦军大将十分高兴地说："援军离开国都三十里就按兵不动，还增修营垒，阏与一定不是赵国的了！"赵奢放走间谍以后，下令部队卷起盔甲悄声前进，一天一夜便到了离阏与五十里的地方，扎下营来，修起营垒。秦国军队听说后，披甲前往迎敌。赵奢军中有个军士许历要求提出军事建议，赵奢便召他进来。许历说："秦军没想到赵军会到这里，他们来势盛气凌人。赵将军你一定要集中兵力排出战阵对付，不然必败。"赵奢说："我接受你的指教。"许历以自己违反了军纪，请处死刑，赵奢忙说："且慢，现在是邯郸那次军令以后的事了。"许历便再次提出建议说："先占领北山的人必胜，后到的必败。"赵奢点头称是，立即派出一万人前去北山，秦军后到，争夺北山无法攻上。于是，赵奢指挥全军猛击秦国军队，秦军大败，撤去对阏与的包围，退兵而还。赵王因此封赵奢为马服君，与廉颇、蔺相如同等地位；又任命许历为国尉。

[2]穰侯言客卿灶于秦王，使伐齐，取刚、寿以广其陶邑。

[2]魏冉向秦王介绍名叫灶的客卿，派他率军进攻齐国，夺取刚、寿两地，用来扩大自己的陶邑封地。

初，魏人范睢从中大夫须贾使于齐，齐襄王闻其辩口，私赐之金及牛、酒。须贾以为睢以国阴事告齐也，归而告其相魏齐。魏齐怒，笞击范睢，折胁，折齿。睢佯死，卷以篑，置厕中，使客醉者更溺之，以惩后，令无妄言者。范睢谓守者曰："能出我，我心有厚谢。"守都请弃篑中死人。魏齐醉，曰："可矣。"范睢得出。魏齐悔，复召求之。魏人郑安平遂操范睢亡匿，更姓名曰张禄。

[2]起初，魏国人范雎随从中大夫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听说他能言善辩，私下赠给他金子及酒食。须贾以为范雎把魏国的秘密告诉了齐国，回国后便向魏国宰相魏齐告发。魏齐十分震怒，下令鞭打范雎，折断了肋骨，打脱了牙齿。范雎只好装死，被卷进竹席，抛到厕所，魏齐还派醉酒的宾客向他身上溺尿，以惩戒后人，不得妄言。范雎悄悄对看守说："你放出我，我必有重谢。"看守于是去请示把席中死人扔掉，魏齐正喝醉了酒，便说："可以。"范雎这才得以脱身。事后魏齐后悔，又派人去搜索范雎。魏国人郑安平把范雎藏匿起来，改换姓名叫张禄。

秦谒者王稽使于魏，范雎夜见王稽。稽潜载与俱归，荐之于王，王见之于离宫。范雎佯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来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谬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王微闻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对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羁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愿陈者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愿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问而不敢对者也。臣知今日言之于前，明日伏诛于后，然臣不敢避也。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苟可以少有补于秦而死，此臣之所大愿也。独恐臣死之后，天下杜口裹足，莫肯乡秦耳。"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今者寡人得见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庙也。事无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悉以教寡人，无疑寡人也！"范雎拜，王亦拜。范雎曰："以秦国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诸侯，譬若走韩卢而博蹇兔也，而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秦谋不忠，而大王之计亦有所失也。"王跽曰："寡人愿闻失计！"然左右多窃听者，范雎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王之俯仰。因进曰："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刚、寿，非计也。齐王南攻楚，破军杀将，再辟地千里，而齐尺寸之地无得焉者，岂不欲得地哉？形势不能有也。诸侯见齐之罢敝，起兵而伐齐，大破之，齐几于亡，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今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用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附则韩、魏因可虏也。"王曰："善。"乃以范雎为客卿，与谋兵事。

秦国任谒者之职的王稽出使魏国，范雎深夜前去求见。王稽把他暗中装上使车，一起带回国，推荐给秦王。秦王决定在离宫召见范雎。范雎假装不识道路走入宫中巷道。秦王乘轿舆前来，宦官怒声驱赶范雎说："大王来了！"范雎故意胡说道："秦国哪里有大王，秦国只有王太后和穰侯而已！"秦王略微听见了几句，便屏退左右随从，下跪请求说："先生有什么指教我的？"范雎只说："是的是的。"如此三次。秦王又说："先生到底不愿对我赐教吗？"范雎才说："我哪里敢呢！我是一个流亡在外的人，和大王没有什么交往，而想向您陈述的又都是纠正您失误的大事，关系到您骨肉亲人，我即使愿意一效愚忠却还不知大王的真心，所以大王三次下问我都不敢回答。我知道今天在您面前说出，明天就有处死的危险，但我还是不敢回避。死，是人人都无法免除的，如果我的死能对秦国有所裨

益，就是我最大的愿望了。我只怕我被处死之后，天下的贤士都闭口不言，裹足不前，不再投奔秦国了。”秦王又下跪说：“先生您这是什么话啊！今天我能见到先生，是上天认为我混浊，为了保存秦国的祖业宗庙而把您赐给我的。无论事情大小，上及王太后，下至大臣，希望您都一一对我指教，不要再怀疑我的真心了！”范雎于是下拜，秦王也急忙回拜。范雎这才说道：“以秦国的强大，士卒的勇猛，对付各国，就好比用韩卢那样的猛犬去追击跛脚兔子 。而秦国却坐守关外十五年，不敢派兵出击崤山以东，这是穰侯魏冉为秦国的谋划不忠心，但是大王您的方针 也有所失误。”秦王跪着说：“我想知道错在何处！”但是左右随从有不少人在侧耳偷听，范雎不敢提及内政，便先说到外事，以看秦王兴趣的高低。他于是说：“穰侯越过韩国、魏国去进攻齐国的刚、寿两地，不是好计划。当年齐王向南进攻楚国，破军杀将，开辟千里土地，而最后齐国连一尺一寸领土也未能得到，难道是他不想要地吗？实在是因为地理形势无法占有。而各国看到齐国征战疲劳，便起兵攻打齐国，大破齐军，使齐国几乎灭亡。这个结局就是因为齐国攻打楚国而使好处落到韩、魏两国手中。现在大王不如采取远交而近攻的方针，得一寸地就是您大王的一寸，得一尺地就是您大王的一尺。魏国、韩国，位于中原，是天下的中枢。大王如果想称霸，必须接近中原之地控制天下枢纽，以威逼楚国、赵国，楚国强就收附赵国，赵国强则收附楚国，楚国、赵国一旦归附您，齐国就惊慌失措了。齐国再归附，韩国、魏国便是秦国掌中之物了。”秦

王说：“好。”于是以范雎为客卿，与他商议军事。

四十六年（壬辰、前第269）

四十六年（壬辰，公元前269年）

[1]秦中更胡伤攻赵阏与，不拔。

[1]秦国任中更之职的胡伤率军进攻赵国阏与，未能攻克。

四十七年（癸巳、前第268）

四十七年（癸巳，公元前268年）

[1]秦王用范雎之谋，使五大夫绾伐魏，拔怀。

[1]秦王听从范雎的计策，派五大夫绾攻打魏国，攻克怀地。

四十八年（甲午、前第267）

四十八年（甲午，公元前267年）

[1]秦悼太子质于魏而卒。

[1]秦国太子悼到魏国做人质，死在那里。

四十九年（乙未、前第266）

四十九年（乙未，公元前266年）

[1]秦拔魏邢丘。范睢日益亲，用事，因承间说王曰：“臣居山东时，闻齐之有孟尝君，不闻有王；闻秦有太后、穰侯，不闻有王。夫擅国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谓王。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为此四贵者下，乃所谓无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决制于诸侯，剖符于天下，征敌伐国，莫敢不听；战胜攻取则利归于陶，战败则结怨于百姓而祸归于社稷。臣又闻之，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齿管齐，射王股，擢王筋，悬之于庙梁，宿昔而死。李兑管赵，囚主父于沙丘，百日而饿死。今臣观四贵之用事，此亦淖齿、李兑之类也。夫三代之所以亡国者，君专授政于臣，纵酒弋猎；其所授者妒贤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为主计，而主不觉悟，故失其国。今自有秩以上至诸大吏，下及王左右，无非相国之人者，见王独立于朝，臣窃为王恐，万世之后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王以为然，于是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以范睢为丞相，封为应侯。

[1]秦国攻克魏国邢丘。秦王日益亲信范睢，使他掌权，范睢便趁机建议秦王道：“我在崤山之东居住时，只听说齐国有孟尝君，不知道有齐王；只听说秦国有王太后、穰侯魏冉，不知道有秦王。所谓独掌国权称作王，决定国家利害称作王，控制生杀大权称作王。现在王太后擅自专行，不顾大王；穰侯出使外国也不报告大王；华阳君、泾阳君处事决断，无所忌讳；高陵君自由进退，也不请示大王。有这四种权贵而国家想不危亡，是不可能的。在这四种 权贵的威势之下，可以说秦国并没有王。穰侯魏冉派使者控制大王的外交重权，决断与各国事务，出使遍天下，征讨敌国，无人敢不听从。如果战胜了，他就把所获利益全部收归自己的封地陶邑；如果战败了，他就把百姓的怨愤推到国家身上。我还听说过，果实太多会压折树的枝干，枝干折断会损伤树根，封地过于强大会威胁到国家，大臣过于尊显会使君主卑微。当年淖齿管理齐国，用箭射齐王的大腿，抽去齐王的筋，把他吊在房梁上，过了一夜才折磨死。李兑统治赵国，把赵主父关在沙丘宫

里，一百天后活活饿死。如今我看秦国四种权贵的所作所为，也正像淖齿、李兑一类。夏、商、周三代最后亡国的原因，都是因为君王把专权转授给臣下，自己纵酒行猎；被授权者嫉贤妒能，欺下瞒上，以售其奸。他们不为主子考虑，而君主也不觉察醒悟，所以失去了国家。现在秦国自有秩小官直至各个大官，再到大王您的左右随从，无一不是丞相魏冉的人。我看到大王您孤孤零零地在朝廷上，真为您万分担忧。恐怕您去世后，拥有

秦国的将不是大王您的子孙了！”秦王听后深以为然，于是毅然废黜太后的专权，把穰侯魏冉、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驱逐到关外去；任用范雎为丞相，封为应侯。

魏王使须贾聘于秦，应侯敝衣间步而往见之。须贾惊曰：“范叔固无恙乎！”留坐饮食，取一绨袍赠之。遂为须贾御而至相府，曰：“我为君先入通于相君。”须贾怪其久不出，问于门下，门下曰：“无范叔；乡者吾相张君也。”须贾知见欺，乃膝行入谢罪。应侯坐，责让之，且曰：“尔所以得不死者，以绨袍恋恋尚有故人之意耳！”乃大供具，请诸侯宾客；坐须贾于堂下，置、豆于前而马食之，使归告魏王曰：“速斩魏齐头来！不然，且屠大梁！”须贾还，以告魏齐。魏齐奔赵，匿于平原君家。

魏王派须贾出使秦国，应侯范雎身穿破衣、徒步前去见他。须贾惊奇地问他：“范叔你还是很好啊！”留下他用饭，又拿出一件丝棉袍送给他。范雎便为须贾驾车前去丞相府，说：“我先为你去向丞相通报。”很久未出，须贾感到奇怪，便问丞相府守门人，守门人回答说：“没有什么范叔，刚才进去的是我们丞相张先生。”须贾大惊失色，知道自己落入圈套，只好用膝盖匍匐跪行进去谢罪。应侯坐在上面，怒斥他说：“你之所以还能不死，是我念你赠送丝袍还有一丝照顾故人的旧情！”于是大设酒宴，招待各国宾客，令须贾坐在堂下，放一盘黑豆、碎草之类的喂马饲料让他吃，然后命令他回国告诉魏王：“快快砍下魏齐的头送来，不然，我就杀尽魏都大梁城的人！”须贾回国，把这番话告诉魏齐，魏齐只好逃奔赵国，藏匿在平原君赵胜家里。

[2]赵惠文王薨，子孝成王丹立；以平原君为相。

[2]赵国赵惠文王去世，其子赵丹即位为赵孝成王；任用赵胜为国相。

五十年（丙申、前第265）

五十年（丙申，公元前265年）

[1]秦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

[1]秦国宣太后去世。九月，魏冉离开咸阳回到陶邑。

臣光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灾害；荐白起为将，南取鄢、郢，东属地于齐，使天下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强大者，穰侯之功也。虽其专恣骄贪足以贾祸，亦未至尽如范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为秦忠谋，直欲得穰侯之处，故扼其吭而夺之耳。遂使秦王绝母子之义，失舅甥之恩。要之，雎真倾危之士哉！

[1]臣司马光曰：穰侯魏冉拥立秦昭王，为他除去隐患威胁；举荐白起为大将，向南攻取鄢、郢两城，向东开拓地界到齐国，使各国向秦国俯首称臣。秦国能够更加强大，都是穰侯的功劳。虽然他恣意专权、骄傲贪婪已足以惹祸上身，但也没有到范雎说的那种地步。而范雎这个人，也并不能忠心为秦国谋划，就是想得到穰侯的位置，所以才扼住他的喉咙，予以抢夺。于是，使秦王断绝了母子间的情义，失去了舅甥间的恩爱。总之，范雎真是个颠覆他人的能手！

[2]秦王以子安国君为太子。

[2]秦王立儿子安国君为太子。

[3]秦伐赵，取三城。赵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于齐。齐人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太后不可。齐师不出，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曰："复言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左师触龙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胥之入。左师公徐趋而坐，自谢曰："老臣病足，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体之有所苦也，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怜爱之，愿得补黑衣之缺以卫王宫，昧死以闻！"太后曰："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爱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太后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左师公曰："父母爱其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

而泣，念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则祝之曰：‘必勿使反！’岂非为之计长久，为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王之子孙为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侯则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哉？”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师乃出，秦师退。

[3]秦国进攻赵国，夺取三座城市。因为赵王新即位，赵太后便执掌政事，派人向齐国求救。齐国答复：“必须以赵公子长安君做人质。”赵太后不答应，于是齐国的救兵便不出发。赵国大臣一再劝说赵太后，太后却公然对左右随从说：“谁再提让长安君去做人质的事，我老婆子就要往他脸上吐口水！”左师触龙求见赵太后，太后气冲冲地等待他进来。触龙却慢吞吞走过来坐下，道歉说：“老臣我腿脚不好，很久没有来看望太后了，常常以此自我宽恕。又担心太后的身体有什么不适，所以还是希望能见到太后。”赵太后说：“老婆子我只能靠人推车来往了。”触龙又问：“饭量也减少了吧？”太后说：“只喝粥而已。”这时，太后脸上的不悦之色已稍稍宽解。触龙又说：“我的儿子舒祺，年岁最小，又不成器，而我因为年老，私下最怜爱他，想让他补个黑衣卫士的缺去护卫王宫，在此向您冒昧请求！”太后说：“可以。他年龄多大了？”回答说：“十五岁了。虽然还年轻，可我想趁我这把老骨头还没入土为他做个安排。”太后说：“大丈夫也知道疼爱小儿子吗？”回答说：“比妇人还厉害呢！”太后笑着说：“还是妇人更厉害！”触龙却说：“我觉得，老太太您爱女儿燕后胜过爱儿子长安君。”太后说：“你错了！我对燕后远不如对长安君。”触龙又说：“父母疼爱孩子，就要为他们考虑深远。老太太您送燕后出嫁时，抓住她的脚后跟直掉眼泪，想到她要到遥远的燕国去，心情十分哀伤。待到燕后离去，您不是不想她，可一逢祭祀就祝愿说：‘千万别让人把她退回来。’这难道不是为她长久打算，希望她的子孙能在燕国相继为王吗？”太后点头说：“是的。”触龙又说：“从现在起三代以前，赵王的子孙被封侯的，现在还有没有继承人在位的？”太后回答：“没有了。”触龙说：“这就是说，近的，灾祸殃及其身；远的，殃及其子孙。难道说君王封侯的儿子都不成才？只是因为他们地位尊贵而无军

功，俸禄丰厚而无劳苦，却享有国家的许多宝器。如今老太太您提高小儿子长安君的地位，封给他良田美宅，赐给他许多宝器，却不让他趁现在为国家立功。一旦您不在世上，长安君靠什么在赵国自立呢？”太后恍然大悟说：“好吧，随你去安排他吧！”于是下令为长安君备齐一百乘车，去齐国做人质。齐国随即发兵，秦国军队便退回。

[4]齐安平君田单将赵师以伐燕，取中阳；又伐韩，取注人。

[4]齐国安平君田单指挥赵国军队进攻燕国，夺取中阳；又攻打韩国，夺取注城。

[5]齐襄王薨，子建立。建年少，国事皆决于君王后。

[5]齐国齐襄王去世，其子田建即位。田建年幼，国事都由王太后决断。

五十一年（丁酉、前第264）

五十一年（丁酉，公元前264年）

[1]秦武安君伐韩，拔九城，斩首五万。

[1]秦国武安君白起进攻韩国，攻克九座城，杀死五万人。

[2]田单为赵相。

[2]田单任赵国国相。

五十二年（戊戌，公元前263年）

[1]秦武安君伐韩，取南阳；攻太行道，绝之。

[1]秦国武安君白起进攻韩国，夺取南阳；又攻打太行山道，予以切断。

[2]楚顷襄王疾病。黄歇言于应侯曰："今楚王疾恐不起，秦不如归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不归，则咸阳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是失与国而绝万乘之和，非计也。"应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之傅先往问疾，反而后图之。"黄歇与太子谋曰："秦之留太子，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而阳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阳文君子必立为后，太子不得奉宗庙矣。不如亡秦，与使者俱出。臣请止，以死当之！"太子因变服为楚使者御而出关；而黄歇守舍，常为太子谢病。度太子已远，乃自言于王曰："楚太子已归，出远矣。歇愿赐死！"王怒，欲听之。应侯曰："歇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无罪而归之，以亲楚。"王从之。黄歇至楚三月，秋，顷襄王薨，考烈王即位；以黄歇为相，封以淮北地，号曰春申君。

[2]楚顷襄王病重。黄歇对应侯范雎说："现在楚王的病恐怕难以痊愈，秦国不如让楚太子回国。太子能够即位，一定会更加侍奉秦国，感戴相国您的无穷恩德，这样做既与邻国结好，又为秦国储存下一个有万乘兵车的帮手。如果不让太子回去，他只是咸阳城里一个普通老百姓而已。楚国再立一个君王，肯定不会侍奉秦国，那么秦国就失去友邦又断送了与一个有万乘兵车大国间的和平。不是上策。"应侯范雎把此话告诉秦王，秦王说："让太子的老师先去看看楚王病 的情况，回来再做商议。"黄歇与楚太子盘算道："秦国留下太子，想以此来换取利益。现在太子的力量又做不到什么有利秦国的事。阳文君的两个儿子都在楚国，楚王一旦去世，太子不在国中，阳文君的儿子肯定会被立为继承人，那么太子就不能接替祖业了。太子不如与使者一起逃离秦国，我留在这里，以死来对付秦王。"太子于是换上衣服扮作楚国使者的车夫混出关外；黄歇守在馆舍中，常常称太子生病谢绝来访。他估计太子已经走得很远，便自己去告诉秦王说："楚国太子已经

归国，走得很远了。我黄歇情愿领受死罪。”秦王勃然大怒，想照此处理。应侯范雎劝道：“黄歇作为臣下，献身以救他的主子，如果楚太子即位，一定会重用黄歇。我们不如赦免黄歇无罪放他回去，以与楚国结好。”秦王听从了劝告，放走黄歇。黄歇回到楚国三个月后的秋天，楚顷襄王去世，太子即位为楚考烈王；任命黄歇为国相，封给他淮河以北的领地，号称春申君。

五十三年（己亥、前第262）

五十三年（己亥，公元前26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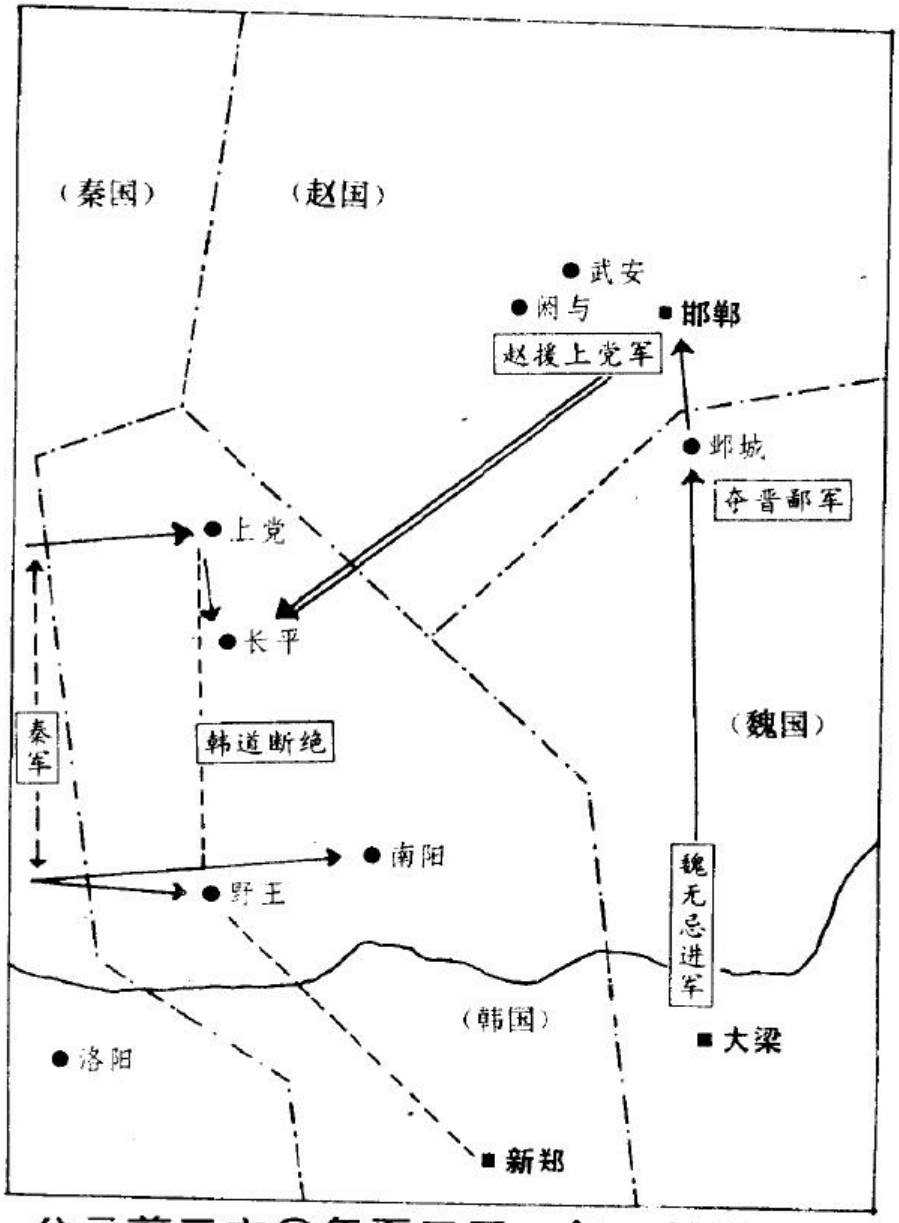
[1]楚人纳州于秦以平。

[1]楚国把州陵献给秦国，以求和平。

[2]武安君伐韩，拔野王。上党路绝，上党守冯亭与其民谋曰："郑道已绝，秦兵日进，韩不能应，不如以上党归赵。赵受我，秦必攻之；赵被秦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矣。"乃遣使者告于赵曰："韩不能守上党，入之秦，其吏民皆安于赵，不乐为秦。有城市邑十七，愿再拜献之大王！"赵王以告平阳君豹，对曰："圣人甚祸无故之利。"王曰："人乐吾德，何谓无故？"对曰："秦蚕食韩地，中绝，不令相通，固自以为坐而受上党也。韩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祸于赵也。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虽强大不能得之于弱小，弱小固能得之于强大乎！岂得谓之非无故哉？不如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请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以万户都三封其太守为华阳君，以千户都三封其县令为侯，吏民皆益爵三级。冯亭垂涕不见使者，曰："吾不忍卖主地而食之也！"

[2]秦国武安君白起进攻韩国，攻克野王。上党与外界通道被切断。上党郡守冯亭与民间人士商议说："去都城新郑的道路已经断绝，秦国军队每日推进，韩国又无法接应救援，不如以上党去归顺赵国。赵国如果接受我们，秦国必定进攻他们；赵国面对秦兵，一定会与韩国亲善，韩、赵联为一体，就可以抵挡秦国了。"于是派使者去告诉赵国说："我们韩国无法守住上党，想把它献给秦国，但郡中官员百姓都心向赵国，不愿做秦国的属下。我们现有大邑共十七个，愿意恭敬地献给赵王！"赵王把此事告诉平阳君赵豹，赵豹说："圣人认为接受无缘无故的利益不是好兆头。"赵王说："别人仰慕我的恩德，怎么能说是无缘无故呢？"回答说："秦国蚕食吞并韩国土地，从中切断，不使他们相通，本来以为可坐待上党归降。韩国人之所以不把它献给秦国，就是想嫁祸于赵国。秦国付出千辛万苦而赵国坐收其利，即使我们强大也不能这样从弱小手中夺取利益，何况我们本来就弱小无法与强大秦国相争。这难道还不是无缘无故吗？我们不应该接受上党。"赵

王又把此事告诉平原君赵胜，赵胜却劝赵王接受。赵王于是派赵胜前去接收，封原上党太守为华阳君，赐给他三个拥有万户百姓的城市做封地；又封县令为侯，赐给三个拥有千户百姓的城镇做封地。官员和地方人士都晋爵三级。冯亭不愿见赵国使者，垂着泪说：“我实在不忍心出卖君主的土地还去享用它！”



公元前二六〇年至二五一年·长平会战

五十五年（辛丑、前第260）

五十五年（辛丑，公元前260年）

[1]秦左庶长王攻上党，拔之。上党民走赵。赵廉颇军于长平，以按据上党民。王因伐赵。赵军数战不胜，止一裨将、四尉。赵王与楼昌、虞卿谋，楼昌请发重使为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军矣，虽往请媾，秦将不听。不如发使以重宝附楚、魏，楚、魏受之，则秦疑天下之合从，媾乃可成

也。”王不听，使郑朱媾于秦，秦受之。王谓虞卿曰：“秦内郑朱矣。”对曰：“王必不得媾而军破矣。何则？天下之贺战胜者皆在秦矣。夫郑朱，贵人也，秦王、应侯必显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见王之媾于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则媾不可得成矣。”既而秦果显郑朱而不与赵媾。

[1]秦国派左庶长王进攻上党，予以攻克。上党百姓逃往赵国。赵国派廉颇率军驻守长平，接应上党逃来的百姓。王于是挥兵攻打赵国。赵军迎战，几战都不胜，一员副 将和四名都尉阵亡。赵王与楼昌、虞卿商议，楼昌建议派地位高的使节与秦国媾和。虞卿反对说：“和与不和，控制权在秦国；秦国现在已下决心要大破赵军。我们即使去求和，秦国也不会同意。我们不如派出使者用贵重珍宝拉拢楚国、魏国。楚国、魏国一接受，秦国就会疑心各国重新结成了抗秦阵线，那时媾和才可成功。”赵王不听虞卿的意见，仍派郑朱赴秦国求和。秦国接待了郑朱。赵王便对虞卿说：“秦国接纳郑朱了。”虞卿说：“大王肯定见不到和谈成功而赵军就被击破了。为什么呢？各国都派使者赴秦国祝贺胜利，郑朱是赵国地位很高的人，秦王、应侯肯定会把郑朱来求和的事向各国宣扬，各国看到赵王派人去求和，便不会再出兵援救赵国；秦国知道赵国孤立无援，就愈发不肯讲和了。”不久，秦国果然大肆宣扬郑朱来使，而不与赵国进行和谈。

秦数败赵兵，廉颇坚壁不出。赵王以颇失亡多而更怯不战，怒，数让之。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曰：“秦之所畏，独畏马服君之子赵括为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王遂以赵括代颇将。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胶柱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王不听。初，赵括自少时学兵法，以天下莫能当；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然不谓善。括母问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则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乃括将行，其母上书，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对曰：“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与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乡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 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如其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决矣！”母因曰：“即如有不称，妾请无随坐！”赵王许之。

赵兵屡次被秦军打败，廉颇便下令坚守营垒，拒不出战。赵王以为廉颇损兵折将后更加胆怯，不敢迎敌，气愤得多次斥责他。应侯范雎又派人用千金去赵国施行反间计，散布说：“秦国所怕的，只是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做大将。廉颇好对付，而且他也快投降了！”赵王中计，便用赵括代替廉颇为大将。蔺相如劝阻说：“大王因为赵括有些名气就重用他，这是粘住调弦的琴柱再弹琴呀！赵括只知道死读他父亲的兵书，不知道随机应变。”赵王仍是不听。起初，赵括从小学习兵法时，就自以为天下无人可比。他曾与父亲赵奢讨论兵法，赵奢也难不倒他，但终究不说他有才干。赵括的母亲询问原因，赵奢说：“带兵打仗，就是出生入死，而赵括谈起来却很随便。赵国不用他为大将也还罢了，如果一定要用他，灭亡赵军的必定是赵括。”待到赵括将要出发，他的母亲急忙上书，指出赵括不能重用。

赵王问："为什么？"回答说："当年我侍奉赵括的父亲，他做大将时，亲自去捧着饭碗招待的有几十位，他的朋友有 几百人。大王及宗室王族给他的赏赐，他全部分发给将士。他自接受命令之日起，就不再理睬家事。而赵括刚刚做了大将，就向东高坐，接受拜见，大小军官没人敢抬头正脸看他。大王赏给他的金银绸缎，全部拿回家藏起来，每天忙于察看有什么良田美宅可买的就买下。大王您以为他像父亲，其实他们父子用心完全不同。请大王千万不要派他去。"赵王却说："老太太你不用管，我已经决定了。"赵括母亲便说："万一赵括出了什么差错，我请求不要连累我治罪。"赵王同意了赵母的请求。

秦王闻括已为赵将，乃阴使武安君为上将军而王为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括至军，悉更约束，易置军吏，出兵击秦师。武安君佯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 。赵括乘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之后，又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武安君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秦王闻赵食道绝，自如河内发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兵及粮食。齐人、楚人救赵。赵人乏食，请粟于齐，王弗许。周子曰："夫赵之于齐、楚，捍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矣。救赵之务，宜若奉漏瓮沃焦釜然。且救赵，高义也；却秦师，显名也；义救亡国，威却强秦。不务为此而爱粟，为国计者过矣！"齐王弗听。九月，赵军食绝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急来攻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赵括自出锐卒搏战，秦人射杀之。赵师大败，卒四十万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秦王听说赵 括已经上任为大将，便暗中派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改王为副将，下令军中："谁敢泄露白起为上将军的消息，格杀勿论！"赵括到了赵军中，全部推翻原来的规定，调换军官，下令出兵攻击秦军。白起佯装战败退走，预先布置下两支奇兵准备截击。赵括乘胜追击，直达秦军营垒，秦军坚守，无法攻克。这时，秦军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奇兵已切断了赵军的后路，另一支五千人的骑兵堵截住赵军返回营垒的通道，赵军被一分为二，粮道也断绝。武安君白起便下令精锐轻军前去袭击，赵军迎战失利，只好坚筑营垒等待救 兵。秦王听说赵军运粮通道已经切断，亲自到河内征发十五岁以上的百姓全部调往长平，阻断赵国救兵及运粮。齐国、楚国援救赵国。赵军缺乏粮食，向齐国请求接济，齐王不给。周子说："赵国对于齐国、楚国来说，是一道屏障，就像牙齿外面的嘴唇，唇亡则齿寒。今天赵国灭亡了，明天灾祸就会降临齐国、楚国。援救赵国这件事，应该像捧着漏瓦罐去浇烧焦了的铁锅那样，刻不容缓。何况援救赵国是高尚的道义；抵抗秦军，是显示威名的好事。必须主持正义援救亡国，显示兵威击退强秦。不致力于此事反而爱惜粮食，这样为国家决策是个大错！"齐王仍是不听。九月，赵军已断粮四十六天，士兵们都在内部暗中残杀，互相吞吃。赵括穷急，便下令进攻秦军营垒，想派出四支队伍，轮番进攻，到第五次，仍无法突围。赵括亲自率

领精兵上前肉搏，被秦兵射死。赵军于是全线崩溃，四十万士兵全部投降。白起说：“当初秦军已攻克上党，上党百姓却不愿归秦而去投奔赵国。赵国士兵反复无常，不全部杀掉，恐怕会有后乱。”于是使用奸计把赵国降兵全部活埋，只放出二百四十个年岁小的回到赵国，前后共杀死四十五万人，赵国大为震惊。

五十六年（壬寅、前第259）

五十六年（壬寅，公元前259年）

[1]十月，武安君分军为三：王攻赵武安、皮牢，拔之。司马梗北定太原，尽有上党地。韩、魏使苏代厚币说应侯曰："武安君即围邯郸乎？"曰："然。"苏代曰："赵亡则秦王王矣；武安君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欲无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尝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无几何人矣。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应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听之，割韩垣雍、赵六城以和，正月，皆罢兵。武安君由是与应侯有隙。

[1]十月，武安君白起把军队分为三支；王率军进攻赵国武安、皮牢，予以攻克。司马梗向北平定太原，全部占据上党地区。韩国、魏国派苏代用丰厚金银去劝说应侯范雎："白起是否立即就要围攻邯郸？"范雎说："是的。"苏代劝道："赵国一亡，秦王便可以称王天下了；那时武安君白起将列入三公高位，您能甘心在他之下吗？即使不愿意屈居其下，也不得不如此了。秦国曾攻击韩国，围攻邢丘，困死上党，上党的百姓反而都去投奔赵国，天下人不愿做秦国的臣民，由来已久。现在把赵国灭亡了，北部地区的人逃到燕国，东部地区的人奔往齐国，南部地区的人流入韩国、魏国，你们能控制的老百姓就没有几个人了。你们不如乘势割去赵国的一些领土，就此罢手，不要让白起独享大功。"范雎动心，便向秦王建议："秦兵已经疲惫不堪，请允许韩国、赵 国割地求和，让将士们暂时休息一下。"秦王听从了他的劝告，同意割韩国的垣雍、赵国的六座城后讲和。正月，双方都停战罢兵。白起从此与范雎产生矛盾。

赵王将使赵郝约事于秦，割六县。虞卿谓赵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归乎？王以其力尚能进，爱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遗馀力矣，必以倦而归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归，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来年秦攻王，王无救矣。"赵王计未定，楼缓至赵，赵王与之 计之。楼缓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秦、赵构难而天下皆说，何也？曰：'吾且因强而乘弱矣。'今赵不如亟割地为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将因秦之

怒，乘赵之敝，瓜分之，赵且亡，何秦之图乎！”虞卿闻之，复见曰：“危哉楼子之计，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独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与者，非固勿与而已也；秦索六城于王，而王以六城赂齐。齐，秦之深雠也，其听王不待辞之毕也。则是王失之于齐而取偿于秦，而示天下有能为也。王以此发声，兵未窥于境，臣见秦之重赂至赵而反媾于王也。从秦为媾，韩、魏闻之，必尽重王，是王一举而结三国之亲而与秦易道也。”赵王曰：“善。”使虞卿东见齐王，与之谋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赵矣。楼缓闻之，亡去。赵王封虞卿以一城。

赵王准备派赵郝赴秦国订立和约，允以割让六个县。虞卿对赵王说：“秦国进攻赵国，是因为疲倦了自行撤退呢？还是余力尚能进攻，由于钟爱大王而不再进兵了呢？”赵王说：“秦国想灭掉赵国已是不遗余力，现在当然是因为疲倦了才退去。”虞卿说：“秦国用全部力量来进攻它不能得手的赵国，疲倦了才退去；那么大王您又把它力所不能夺取的地盘献上，实际上帮助秦国来进攻自己。明年秦国再来攻打赵国，大王您就没救了。”赵王尚未拿定主意，楼缓来到了赵国，赵王便与他商议。楼缓说：“虞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国、赵国互相征战，各国都很高兴，为什么呢？他们会说：‘我们可借着强国去获益于弱国。’现在赵国不如马上割地给秦国，一方面安慰了秦国，一方面使各国疑心秦、赵之间已达成默契，不敢再算计赵国。不然的话，各国将借着秦国的怒气，趁着赵国的疲惫不堪，群起而瓜分。赵国就要灭亡，还谈得上什么对付秦国！”虞卿听说这番话，又来见赵王说：“楼缓的计策太危险了！这样做更会使天下猜疑赵国，又哪里能安慰秦国的贪心呢！他为什么只字不提这样做是向天下暴露了赵国的怯懦？再说，我建议不割地给秦国，并非主张绝对不能割地；秦国向您索要六座城，大王却可以拿这六个城去贿赂齐国。齐国是秦国的世代仇家，齐王一定不会等到赵国使臣告辞就答应出兵，于是大王您虽然割地给了齐国，却可以从进攻秦国得到补偿，而且向天下显示赵国尚有所作为。大王如果以此先发制人，那么大兵还未开到边境，就会看到秦国派出使臣带着丰厚礼物，反而来向您讲和。那时再答应秦国的讲和要求，韩国、魏国知道了，一定会对赵国刮目相看，于是大王您一举而与三国结下友好，和秦国交涉也就主动了。”赵王说：“对。”便派虞卿赴东方去见齐王，与他商议联合对付秦国。虞卿尚未回国，秦国果然

已经派使者来到赵国了。楼缓见此情形，只好逃离赵国。赵王封给虞卿一座城市。

秦之始伐赵也，魏王问于大夫，皆以为秦伐赵，于魏便。孔斌曰："何谓也？"曰："胜赵，则吾因而服焉；不胜赵，则可承敝而击之。"子顺曰："不然，秦自孝公以来，战未尝屈，今又属其良将，何敝之承！"大夫曰："纵其胜赵，于我何损？邻之羞，国之福也。"子顺曰："秦，贪暴之国也，胜赵，必复他求，吾恐于时魏受其师也。先人有言：燕雀处屋，子母相哺，焉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炎上，栋宇将焚，燕雀颜不变，不知祸之将及己也。今子不悟赵破患将及己，可以人而同于燕雀乎！"子顺者，孔子六世孙也。初，魏王闻子顺贤，遣使者奉黄金束帛，聘以为相。子顺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为治世也，虽蔬食饮水，吾犹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禄，吾犹一夫耳，魏王奚少于一夫！"使者固请，子顺乃之魏；魏王郊迎以为相。子顺改嬖宠之官以事贤才，夺无任之禄以赐有功。诸丧职者咸不悦，乃造谤言。文咨以告子顺。子顺曰："民之不可与虑始久矣！古之善为政者，其初不能无谤。子产相郑，三年而后谤止；吾先君之相鲁，三月而后谤止。今吾为政日新，虽不能及贤，庸知谤乎！"文咨曰："未识先君之谤何也？"子顺曰："先君相鲁，人诵之曰：'裘而芾，投之无戾。芾而裘，投之无邮。'及三月，政化既成，民又诵曰：'裘衣章甫，实获我所。章甫裘衣，惠我无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不异乎圣贤矣。"子顺相魏凡九月，陈大计辄不用，乃喟然曰："言不见用，是吾言之不当也。言不当于主，居人之官，食人之禄，是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仕。人谓子顺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行将何之？山东之国将并于秦；秦为不义，义所不入。"遂寝于家。新垣固请子顺曰："贤者所在，必兴化致治。今子相魏，未闻异政而即自退，意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子顺曰："以无异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无良医。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义事之，固不获安；救亡不暇，何化之兴！昔伊挚在夏，吕望在商，而二国不治，岂伊、吕之不欲哉？势不可也。当今山东之国敝而不振，三晋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齐、楚已屈服矣。以此观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尽为秦乎！"

秦国攻打赵国之初，魏王征求群臣对此事的对策，大家都认为秦国进攻赵国，是对魏国有利的事。孔斌却质问："为什么这样说？"回答是："秦国战胜赵国，我们也顺势向它屈服；如果秦国打不赢赵国，我们就趁它疲惫不堪予以攻击。"孔斌反驳说："不对。秦国自从秦孝公以来，没打过败仗，现在又重用良将白起，哪里有疲惫可让我们趁？"有个大夫说："即使秦国战胜赵国，那对我们魏国有什么坏处呢？邻国的羞辱难堪，正是我国的幸运福气啊！"孔斌又反驳道："秦国，是个贪婪暴虐的国家，一旦战胜了赵国，必定要把矛头转向其他国家。我担心那时魏国就将面临秦军的攻击了。古人说过：燕雀筑窝在屋檐下，母鸟哺育小鸟，叽叽喳喳地都很快乐，自己以为很安适。灶上烟筒忽然窜起火苗，高大的房屋即将被焚，而燕雀面不改色，不知道灾祸就要殃及。现在你不明白，赵国一旦灭亡，灾难就会降临魏国的形势，难道人和燕雀一样吗？"孔斌，是孔子的第六世后人。当初，魏王听说孔斌贤明，便派使者携带黄金绸缎，聘请他为相。孔斌说："如果大王能够采纳我的方针，可以为大王安邦治世，即使让我吃蔬菜，喝凉水，我也愿意。如果只是让我穿上一身贵服，供以丰厚俸禄，那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魏王哪里会缺少一个老百姓呢！"使者再三延请，孔斌才前往魏国，魏王亲自出城迎接，拜他为相。孔斌便撤换了一批靠关系受宠的官员，代之以贤良人才；剥夺去不干事者的俸禄，转赐给有功之臣。那些失去职位的人都不高兴，于是制造出谣言。文咨把这些话告诉了孔斌。孔斌说："从来不能与老百姓共商创业大事！古代善于治理政事的人，起初时都免不了被诽谤。子产在郑国做相，三年以后流言蜚语才停止。我的祖先孔子在鲁国做相，也是三个月以后诽谤才终止的。现在我每日改革政事，虽然赶不上前代圣贤，难道还考虑诽谤之言！"文咨问："不知道当年对尊祖上有什么诽谤？"孔斌说："先祖在鲁国任相，有人唱道：'穿鹿皮袍的权贵，抓起他来没有罪；权贵穿着鹿皮袍，抓起他来都叫好。'等到三个月以后，风气教化逐渐调养成型，百姓们又唱道：'穿皮衣，戴殷帽，我们的心事他想到；戴殷帽，穿皮衣，一心为民不为己。'"文咨高兴地赞叹说："我今天才知道先生您与古圣贤相比也不差。"孔斌在魏国任相共九个月，每次提出重大的建议都不被魏王采用，于是喟然长叹："建议不被采纳，是我的建议有不合适的地方，建议不合君主的心意，我再做他的官，享用他的俸禄，是不做事白吃饭，我的罪过也太大了！"说

完便称病辞去职务。有人对孔斌说："魏王不用你，你为什么不到别处去呢？"孔斌回答："到哪里去呢？崤山以东的各国都将被秦国吞并；秦国的行为不仁不义，我决不去那里。"于是在家休养。新垣固问孔斌："圣贤所到之处，必定是振兴教化、修明政治。而你在魏国做相，没听说干出什么特殊的政绩就自行引退了，猜想你是不是不得志？否则为什么那么快就辞职呢？"孔斌说："正因为没有特殊的政绩，所以自己引退了。而且在不治之症面前，显不出好医生的本领。现在秦国有吞并天下之心，用仁义之道去事奉它，自然是得不到什么安全；所以，当今拯救危亡都来不及，还侈谈什么振兴教化！当年伊尹曾做过夏朝的官，吕望曾做过商朝的官，但这两个王朝最终无法救药，难道是伊尹、吕望不愿意吗？实在是因为大势已不可挽回。现在崤山以东各国都疲惫不堪、萎靡不振，韩、赵、魏三国争相割地以求偷安，二周折腰归顺秦国，燕国、齐国、楚国也屈服了。由此预见，不出二十年，天下都将归秦国所有了！"

[2]秦王欲为应侯必报其仇，闻魏齐在平原君所，乃为好言诱平原君至秦而执之。遣使谓赵王曰："不得齐首，吾不出王弟于关！"魏齐穷，抵虞卿，虞卿弃相印，与魏齐偕亡。至魏，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意难见之，魏齐怒，自杀。赵王卒取其首以与秦，秦乃归平原君。九月，五大夫王陵复将兵伐赵。武安君病，不任行。

[2]秦王想为应侯范睢报仇雪恨，听说魏齐逃到了赵国平原君赵胜家，便用花言巧语诱骗赵胜到秦国，把他扣留起来，并且派出使臣对赵王说："不得到魏齐的人头，我决不放你的弟弟赵胜出关。"魏齐无可奈何，走投无路，只好去找虞卿，虞卿舍弃了相印，与魏齐一起逃走。到了魏国，他们想借助信陵君魏无忌，逃到楚国去。信陵君十分为难，没有立即与他们见面。魏齐非常悲愤，便自杀了。赵王于是取到魏齐的人头去献给秦国，秦王才下令放回平原君。九月，秦国又派五大夫王陵再次率军征伐赵国。武安君白起因患病，不能前去。

五十七年（癸卯、前第258）

五十七年（癸卯，公元前258年）

[1]正月，王陵攻邯郸，少利，益发卒佐陵；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之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秦虽胜于长平，士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王自命不行，乃使应侯请之。武安君终辞疾，不肯行；乃以王代王陵。

[1]正月，王陵进攻邯郸，几次失利，秦王便征发更多的兵丁去支援王陵；王陵损失了五校，仍不能胜。这时武安君白起病愈，秦王想派他去替代王陵。白起却说："邯郸实在是不容易攻下的，而且诸侯救兵一天便可到达。那些国家对秦国的怨恨已经积蓄很久了。秦国虽然在长平一战大获全胜，但自己士兵也死亡过半，国内空虚，再长途跋涉去远攻别人的国都，这时如果赵国在内抵抗，各国在外围进攻，秦军必然大败。"秦王见亲自下命令不行，又让应侯范睢去劝说白起。白起始终以病坚决推辞，不肯前去，于是秦王只得派王去代替王陵。

赵王使平原君求救于楚，平原君约其门下食客文武备具者二十人与之俱，得十九人，馀无可取者。毛遂自荐于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得处囊中，乃脱颖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平原君乃与之俱，十九人相与目笑之。平原君至楚，与楚王言合从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毛遂按剑历阶而上，谓平原君曰："从之利害，两言而决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决，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乃与而君言，汝何为者也？"毛遂按剑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岂其士卒众多哉？诚能据其势而奋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

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之恶焉。合从者为楚，非为赵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诚若先生之言，谨奉社稷以从。”毛遂曰：“从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谓楚王之左右曰：“取鸡、狗、马之血来！”毛遂奉铜盘而跪进之楚王曰：“王当歃血以定从；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从于殿上。毛遂左手持盘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相与歃此血于堂下！公等录录，所谓‘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从而归，至于赵，曰：“胜不敢相天下士矣！”遂以毛遂为上客。

赵王派平原君赵胜到楚国去求救，赵胜准备挑选门下食客中文武双全的二十个人一起前往，但只挑出十九个，剩下的都不足取。这时有个叫毛遂的人向赵胜自我推荐。赵胜说：“贤良人才为人处世，好比锥子在口袋中，锥尖立即能露出来。如今先生来到我赵胜门下已经三年，我左右的人没有谁称赞过你，我也未听说过你的作为，说明先生没有什么长处，先生不能干，先生留下吧！”毛遂说道：“我不过今天才请你把我放到口袋里而已！如果早把我放进去，我早就脱颖而出了，岂止是露出个锥尖呢！”平原君赵胜于是让毛遂一同赴楚，另外十九个人都相视嘲笑他。赵胜到了楚国，向楚王阐述联合抗秦的必要性，从太阳升起时开始谈，一直谈到中午，楚王仍是犹豫不决。毛遂于是手按宝剑顺着台阶走上去，对平原君说：“联合抗秦的重要性，‘利’、‘害’两个字可以说清楚，作出决定！现在从日出时谈起，到中午还不能决断，是什么原因？”楚王怒斥毛遂道：“还不赶快滚下去，我和你的主人说话，你算是什么东西？”毛遂按着剑又上前几步说：“大王你之所以斥责我，是仗着楚国人多势众。现在咱们相距在十步以内，你不可能依仗楚国人多势众了！你的性命在我的手中。在我的主人面前，你为什么喝斥我？我毛遂听说商朝开国的汤王以七十里地方为开端，终于称王天下；周朝创业的周文王仅凭着一百里土地，使诸侯臣服。他们难道是仗着兵多将广、人多势众吗？只不过是顺应历史大势、振奋扬威而已。现在楚国有五千里广地，持戟战士一百万，这是称王称霸的资本呀！以楚国的强大，各国都难以抵挡。白起，不过是个小人物，带着几万兵，兴师动众与楚国作战，一战就夺去鄢、郢两城，再战便火烧夷陵，三战已将楚国宗庙平毁，侮辱楚王祖先。这是百世难解的仇怨，连赵国都替你羞愧，而大王却不以为难堪。现在提倡联合抗秦，实在是为了楚国，不是为赵国啊！我的主人

在面前，你还喝斥我什么？”楚王只好说：“是的是的，正像先生指教的那样，我愿意以全国的力量与你们合作。”毛遂便说：“联合之事确定了吗？”楚王说：“确定了。”毛遂便对楚王左右随从说：“取鸡、狗、马的血来！”毛遂举起铜盘跪着上前对楚王说：“请大王歃血宣誓订立同盟，其次是我的主人，再次是我毛遂。”于是在大殿上订立了抗秦同盟。这时毛遂又左手持铜盘右手对随行的十九人招呼说：“你们也在堂下一起歃血宣誓吧！你们跟来跟去，还是靠着别人才办成了事情。”平原君赵胜与楚国订立盟约后回到赵国，叹息说：“从今后我不敢再说能识别天下人才了！”于是奉毛遂为上等宾客。

于是楚王使春申君将兵救赵，魏王亦使将军晋鄙将兵十万救赵。秦王使谓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恐，遣人止晋鄙，留兵壁邺，名为救赵，实挟两端。又使将军新垣衍间入邯郸，因平原君说赵王，欲共尊秦为帝，以却其兵。齐人鲁仲连在邯郸，闻之，往见新垣衍曰：“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彼即肆然而为帝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不愿为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耳，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悦曰：“先生恶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鲁仲连曰：“固也，吾将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献之于纣，纣以为恶，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辩之疾，故脯鄂侯；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牖里之库百日，欲令之死。今秦，万乘之国也，梁，亦万乘之国也；俱据万乘之国，各有称王之名，奈何睹其一战而胜，欲从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无已而帝，则将行其天子之礼以号令于天下，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彼将夺其所不肖而与其所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新垣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吾请出，不敢复言帝秦矣！”

订立同盟后，楚王便派春申君黄歇率军救赵，魏王也令大将晋鄙统兵十万来救赵。秦王派人对魏王说：“我攻打赵国，早晚就会攻下，各国中谁敢来救赵国，我灭了赵国以后，必定调动大军先进攻它！”魏王惧怕，派人去让晋鄙停止前进，屯兵邺城坚守，名义上说是来救赵，实际上脚踩两边。魏王又派将军新垣衍潜入邯郸，通过平原君去劝说赵王，打算共同尊秦王为帝，以使他罢兵。齐国人士鲁仲连正在

邯郸，听说此事，便来见新垣衍说：“那个秦国，是鄙弃礼义伦常而崇尚杀人立功的国家。如果它能公然称帝于天下各国，我鲁仲连只有去跳东海而死，绝不做秦国的臣民！况且，魏国还没有看到秦王称帝以后给它带来的危害，我将让秦王把魏王煮成肉酱。”新垣衍怏怏不快地问鲁仲连：“你哪儿能让秦王把魏王煮成肉酱呢？”鲁仲连说：“确实如此，听我慢慢说来。当年九侯、鄂侯、文王，是商纣王朝廷里的三公。九侯有个女儿，容貌姣好，将她献给纣王，纣王厌恶她，就把九侯剁成肉酱。鄂侯极力为九侯辩护，疾声呼冤，所以被纣王做成肉干；周文王听说了，只是喟然长叹，也被关押在牖里的仓库达一百天，想让他死。现在的秦国，是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魏国，也是同样的大国；都据有雄厚的国家实力，各自有称王的名位，为什么看到秦国打胜了一次战役，就想听从它的指挥，尊秦王为帝，从而使自己落到被人宰割做成肉酱的地步呢！如果秦王未被制止而称帝，就将施行天子的礼仪，号令于天下各国，并且将更换各国君主的大臣。他将剥夺他所看不起的人职位，转授给他所器重的人；他将剥夺他所憎恨的人职位，转授给他所宠爱的人；他又将使秦国的女子和惯说坏话的妾姬，指令婚配给各国君主。设想这些人在大梁宫殿中，魏王还能泰然处之吗？而将军你又有什么办法能保住在君主面前的旧日恩宠呢？”新垣衍听完心惊，离座再次拜谢说：“我今天才知道先生是天下高士啊！我这就告辞回国，不敢再提尊秦为帝的话了。”

[2]燕武成王薨，子孝王立。

[2]燕国燕武成王去世，其子即位为燕孝王。

[3]初，魏公子无忌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公子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谢客就车，至公子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及秦围赵，赵平原君之夫人，公子无忌之姊也，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于魏，让公子曰：“胜所以自附于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郸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纵公子轻胜弃之，独不怜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数请魏王敕晋鄙令救赵，及宾客辩士游

说万端，王终不听。公子乃属宾客约车骑百馀乘，欲赴斗以死于赵；过夷门，见侯生。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公子去，行数里，心不快，复还见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还也！今公子无他端而欲赴秦军，譬如以肉投饿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问计。侯嬴屏人曰：“吾闻晋鄙兵符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窃之。尝闻公子为如姬报其父仇，如姬欲为公子死无所辞。公子诚一开口，则得虎符，夺晋鄙之兵，北救赵，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公子行，侯生曰：“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晋鄙合符而不授兵，复请之，则事危矣。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与俱。晋鄙若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于是公子请朱亥与俱。至邺，晋鄙合符，疑之，举手视公子曰：“吾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今单车来代之，何如哉？”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公子遂勒兵下令军中曰：“父子俱在军中者，父归！兄弟俱在军中者，兄归！独子无兄弟者，归养！”得选兵八万人，将之而进。

[3]当初，魏国公子魏无忌为人仁义而礼贤下士，收养食客三千人。魏国有个隐士名叫侯嬴，已经七十岁，家中贫穷，在魏都大梁任夷门守门官吏。一次，公子魏无忌设置盛大酒宴，招待宾客，来客已经坐定，魏无忌却吩咐备齐车马，空着左边位置，亲自去接侯嬴。侯嬴穿戴旧衣破帽，跳上车子，昂然上坐，也不谦让。魏无忌亲自驾车，更加恭敬。半途，侯嬴又对魏无忌说：“我有个朋友在集市上当屠户，请让车子绕到他那里去一下。”魏无忌指挥车子进了集市，侯嬴下车见到朋友朱亥，故意久久地站在那里与他谈话；同时微微 斜视魏无忌，只见他态度仍然十分谦和，于是告辞朋友登车，到了魏无忌府第。魏无忌引侯嬴坐在上座，向各位宾客介绍称赞他，宾客们都很惊讶。这时秦兵围困赵国首都邯郸，赵国平原君赵胜的夫人，是魏无忌的姐姐。赵胜派到魏国求救的使者车马接连不断，指责魏无忌说：“赵胜我之所以与您联成姻亲，就是仰慕您的高尚道义，能够急人之危。现在邯郸早晚要落入秦国手中而魏国援兵裹足不前，即使您看不起我赵胜鄙弃我，难道也不可怜您的姐姐吗？”魏无忌十分焦急，多次请魏王命令大将晋鄙进兵救赵，又派门下能说善辩的宾客百般游说，然而魏王始终不为所动。魏无忌只好聚集门下宾客百余乘车马，准备赴赵国以死相拼。他路过夷门，去见侯嬴。侯嬴只淡淡地说：“公子您好自为之吧，我老了不能前去！”魏无忌离开后，走了数里，心中闷闷不

快，又转回去见侯嬴。侯嬴笑着说："我早就知道公子会回来！如今您没有别的办法而亲身去迎战秦军，好比用肉去投打饿虎，能有什么结果！"魏无忌于是下车再拜请教计策。侯嬴屏退左右随从悄声说道："我听说晋鄙的调兵兵符在魏王卧室里，他最宠爱的如姬，有办法偷出来。曾听说公子您为如姬报过杀父之仇，如姬表示愿意为您办事，万死不辞。公子只要一开口，就可以得到调兵的虎符，夺去晋鄙的兵权，北上救赵，西抗强秦，建立五霸的功业了。"魏无忌照他的办法去做，果然拿到了兵符。临行前，侯嬴又说："大将出征在外，君王的命令可以不接受。假如晋鄙以此合验兵符后仍不交出兵权，再向魏王请示，那事情就危险了。我的朋友朱亥，是个勇猛力士，可以与您一齐去。晋鄙如果听从，最好不过。如果不听从，可以让朱亥打死他！"于是魏无忌又邀请朱亥前去。到了邺城，晋鄙合验兵符后，仍很怀疑，摆手看着魏无忌说："我率领十万大军在边境驻扎，而你只孤身单车前来替代我，是怎么回事呢？"朱亥立即从袖中掣出四十斤重的铁锥，打死晋鄙，魏无忌便部署军队，下令说："父子两人都在军队中的，父亲可以回去！兄弟两人都在军队中的，哥哥可以回去！独子一个没有兄弟的，可以回去奉养父母！"于是选定八万士兵，挥军前进。

王久围邯郸不拔，诸侯来救，战数不利。武安君闻之曰："王不听吾计，今何如矣？"王闻之，怒，强起武安君。武安君称病笃，不肯起。

王围困邯郸已久，不能攻克，与各国救兵几次作战，也均失利。武安君白起听说后说："大王不听我的建议，现在怎么办？"秦王听到此话，恼羞成怒，强令武安君前去统兵，白起又称病重，不肯起身。

五十八年（甲辰、前第257）

五十八年（甲辰，公元前257年）

[1]十月，免武安君为士伍，迁之阴密。十二月，益发卒军汾城旁。武安君病，未行，诸侯攻王，数却，使者日至，王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阳中。武安君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王与应侯群臣谋曰："白起之迁，意尚怏怏有馀言。"王乃使使者赐之剑，武安君遂自杀。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

[1]十月，秦王免除白起官爵，贬为士兵，把他迁到阴密。十二月，秦王调动更多士兵驻扎在汾城旁。被贬为士兵的白起因病，未能出征。各国援军向王进攻，王几次败退，告急使者往返于秦国，秦王羞恼，于是派人驱赶白起，不让他再滞留在咸阳城中。白起起身出了咸阳西门十里，到达杜邮。秦王又与应侯范睢等群臣议论说："白起迁走时，怏怏不服，还有别的怨言。"秦王便派使者前去赐给他宝剑示意自裁，白起于是自杀。秦国人可怜他，城乡都祭祀他的灵位。

魏公子无忌大破秦师于邯郸下，王解邯郸围走。郑安平为赵所困，将二万人降赵，应侯由是得罪。

魏无忌率领援军在邯郸城下大破秦军，王撤除邯郸围军退走。另一秦将郑安平被赵军包围，率领二万人投降赵国，重用郑安平的范睢因此也被秦王治罪。

公子无忌既存赵，遂不敢归魏，与宾客留居赵，使将将其军还魏。赵王与平原君计，以五城封公子。赵王扫除自迎，执主人之礼，引公子就西阶。公子侧行辞让，从东阶上，自言罪过，以负于魏，无功于赵。赵王与公子饮至暮，口不忍献五城，以公子退让也。赵王以为公子汤沐邑。魏亦复以信陵奉公子。公子闻赵有处士毛公隐于博徒，薛公隐于卖浆家，欲见之；两人不肯见，公子乃间步从之游。平原君闻而非之。公子曰："吾闻平原君之贤，故背魏而救 赵。今平原君所与游，徒豪举耳，不求士也。以无忌从此两人游，尚恐其不我欲也，平原君乃以为羞乎！"为装欲去。平原君免冠谢，乃止。

魏无忌救下赵国以后，也不敢再回魏国，与门下宾客留在赵国居住，派将军指挥军队回国。赵王与平原君赵胜商议，用五个城来赐封

魏无忌。赵王布置打扫，亲自前去迎接魏无忌，以主人的礼节对待，引他由西面台阶登上大殿。魏无忌侧着身子辞让，从降一等级的东面台阶走上，自己口中说着罪过罪过，已经辜负了魏国，又对赵国没有什么功劳。赵王与魏无忌一直饮酒到天黑，因为魏无忌过于谦让，赵王始终不好意思说出送给他五个城的事。最后，赵王把城送给魏无忌，做为汤沐邑。后来，魏国也仍把魏无忌的原封地信陵送还给他。魏无忌听说赵国有个高士毛公隐居在赌徒之中，还有个薛公隐居在卖酒人家，想与他们见面，两人不肯见，魏无忌便徒步前去拜访，同他们出游。平原君赵胜听说后，不以为然。魏无忌便说："我听说平原君是个贤德之人，才背弃魏国前去援救赵国。现在看他与一些人结交出游，只不过是阔绰的举动，不是为访求人才。我魏无忌跟着毛、薛二位出游，心里还直怕他们不愿意接纳我，平原君竟然认为这是羞耻！"于是整备行装，想离开赵国。赵胜急忙前去摘下帽子谢罪，魏无忌才留下。

平原君欲封鲁连，使者三返，终不肯受。又以千金为鲁连寿，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士，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是商贾之事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

平原君又想封赏鲁仲连，使者三次前往，他都不肯接受。赵胜又送去千金为鲁仲连祝寿，鲁仲连笑着说："天下名士最看重的是，为别人排除困难、解决纠纷而无所要求。如果有所谋取，那就是商人的行为了！"于是告别平原君赵胜而离去，终身不再来见他。

[2]秦太子之妃曰华阳夫人，无子；夏姬生子异人。异人质于赵；秦数伐赵，赵人不礼之。异人以庶 孽孙质于诸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

[2]秦国太子的夫人名叫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另一个夏姬生有儿子嬴异人。异人在赵国作人质，秦国几次攻打赵国，赵国人因此对他很不友善。异人又因为是秦王的庶孙，在国外作人质，车马及日常供给都不充盈，生活窘困，郁郁不得志。

阳翟大贾吕不韦适邯郸，见之，曰："此奇货可居！"乃往见异人，说曰："吾能大子之门！"异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门！"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异人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不韦曰："秦王老矣。太子爱华阳夫人，夫人无子。子之兄弟二十

馀人，子有秦国之业，士仓又 辅之。子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太子即位，子不得争为嗣矣。”异人曰：“然则柰何？”不韦曰：“能立适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立子为嗣。”异人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不韦乃以五百金与异人，令结宾客。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见华阳夫人之姊，而以奇物献于夫人，因誉子异人之贤，宾客遍天下，常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异人也以夫人为天！”夫人大喜。不韦因使其姊说夫人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则爱弛。今夫人爱而无子，不以繁华时蚤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以为适，即色衰爱弛，虽欲开一言，尚可得乎！今子异人贤，而自知中子不得为适，夫人诚以此时拔之，是子异人无国而有国，夫人无子而有子也，则终身有宠于秦矣。”夫人以为然，承间言于太子曰：“子异人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因泣曰：“妾不幸无子，愿得子异人立以为子以托妾身！”太子许之，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嗣，因厚馈遗异人，而请吕不韦傅之。异人名誉盛于诸侯。

阳翟有个大商人吕不韦去邯郸，见到嬴异人，说：“这是可以屯积起来卖好价钱的奇货呀！”于是前去拜见异人，说：“我可以提高你的门第！”异人笑着说：“你先提高自己的门第吧！”吕不韦说：“你不知道，我的门第要靠你的门第来提高。”异人心中知道他有所指，便邀他一起坐 下深谈。吕不韦说：“秦王老了。太子宠爱华阳夫人，而华阳夫人却没有儿子。你兄弟二十余人中，子是长子，有继承秦国的条件，又有士仓辅佐他。你排行居中，不太受重视，长久在外做人质。如果太子即位做秦王，你很难争得继承人的地位。”异人说：“那怎么办呢？”吕不韦说：“能够确立嫡子继承人的，只有华阳夫人。我吕不韦虽然不算富，也愿意拿出千金为你到西边去游说，让她立你为继承人。”异人说：“如果能实现你说的计划，我愿意分割秦国与你共享。”吕不韦于是拿出五百金给异人，让他广交天下宾客，又有五百金置买奇宝珍玩，自己携带前去秦国。他见到华阳夫人的姐姐，通过她把珍宝献给华阳夫人，趁机称赞异人贤明，宾客遍天下，常常日夜哭着思念太子和华阳夫人，说：“异人把夫人当做自己的上天！”华阳夫人听了大喜，吕不韦又通过她姐姐劝说华阳夫人：“靠容貌侍奉别人，年老色衰则恩爱松弛。现在夫人虽受到宠爱却没有儿子，不趁着年华正盛自己早些在各个儿子中选一个贤良孝顺的，推举他为嫡子，等到

年老恩爱淡漠时，即便想说一句话，也做不到了。现在异人贤明，又知道自己排行居中，做不了嫡子，夫人如果这时候提拔他，异人就从无国变成了有国，夫人也从无子变成了有子，便会终身在秦国得到宠幸。”华阳夫人认为说的很对，抓住机会便对太子说：“儿子异人绝顶贤明，来来往往的人都称誉他。”又哭道：“我不幸没有生儿子，想把异人立为自己的儿子，使后半辈子有个依靠！”太子答应了她，与华阳夫人刻下玉符，约定异人为继承人，于是送给异人丰厚财物，并请吕不韦辅佐他。异人的名望声誉从此在各国盛传。

吕不韦娶邯郸诸姬绝美者与居，知其有娠，异人从不韦饮，见而请之。不韦佯怒，既而献之，孕期年而生子政，异人遂以为夫人。邯郸之围，赵人欲杀之，异人与不韦行金六百斤予守者，脱亡赴秦军，遂得归。异人楚服而见华阳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当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

吕不韦娶了一位邯郸美女中最美的，与他同居，知道她已怀孕。一次，异人与吕不韦饮酒，见到这位女子，便想要来。吕不韦假装动怒，不久又将她献给异人。这位女子怀孕一年后生下儿子，名叫嬴政，异人便把她立为正室夫人。邯郸被秦兵围困时，赵国人想杀死异人，异人与吕不韦用六百金送给看守，脱身逃到秦军中，于是得以回国。异人身穿楚国服装前去见华阳夫人，夫人说：“我是楚人啊！我把你当作亲生儿子。”于是把他的名字改为楚。

五十九年（乙巳、前第256）

五十九年（己巳，公元前256年）

[1]秦将军伐韩，取阳城、负黍，斩首四万。伐赵，取二十馀县，斩首虏九万。赧王恐，背秦，与诸侯约从，将天下锐师出伊阙攻秦，令无得通阳城。秦王使将军攻西周，赧王入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归赧王于周。是岁，赧王崩。

[1]秦国派名叫的将军进攻韩国，夺取阳城、负黍，杀死四万人。再进攻赵国，夺取二十几个县，杀死、俘虏九万人。周赧王十分恐惧，便背弃秦国，与各国联合抗秦，派各国精锐部队出伊阙进攻秦国，使秦国不能通行到阳城。秦王派将军进攻西周，周赧王来到秦国，叩头领罪，献出全部三十六个城市，三万人口。秦王接受了他的进献，放周赧王回到东周。当年，周赧王驾崩。

秦纪一 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前第255）

秦纪一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公元前255年）

[1]河东守王稽坐与诸侯通，弃市。应侯日以不怿。王临朝而叹，应侯请其故。王曰："今武安君死，而郑安平、王稽等皆畔，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吾是以忧！"应侯惧，不知所出。

[1]河东郡郡守王稽因犯通敌罪被判斩弃于市。应侯范雎为此闷闷不乐。昭襄王嬴稷在坐朝治事时发声长叹，范雎询问其缘故。昭襄王说："现在武安君白起已死，郑安平、王稽等又都背叛了，国家内无良将，外却有许多敌国，我因此而忧虑！"范雎颇为恐惧，想不出用什么办法。

燕客蔡泽闻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于应侯曰："蔡泽，天下雄辩之士；彼见王，必困君而夺君之位。"应侯怒，使人召之。蔡泽见应侯，礼又倨。应侯不快，因让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请闻其说。"蔡泽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四时之序，成功者去。君独不见夫秦之商君、楚之吴起、越之大夫种，何足愿与？"应侯谬曰："何为不可！此三子者，义之至也，忠之尽也。君子有杀身以成名，死无所恨。"蔡泽曰："夫人立功，岂不期于成全邪！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辱而身全者，下也。夫商君、吴起、大夫种，其为人臣尽忠致功，则可愿矣。闳夭、周公，岂不亦忠且圣乎！三子之可愿，孰与闳夭、周公哉？"应侯曰："善。"蔡泽曰："然则君之主厚旧故，不倍功臣，孰与孝公、楚王、越王？"曰："未知何如。"蔡泽曰："君之功能孰与三子？"曰："不若。"蔡泽曰："然则君身不退，患恐甚于三子矣。语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进退赢缩，与时变化，圣人之道也。今君之怨已雠而德已报，意欲至矣而无变计，窃为君危之！"应侯遂延以为上客，因荐于王。王召与语，大悦，拜为客卿。应侯因谢病免。王新悦蔡泽计画，遂以为相国。泽为相数月，免。

燕国的客卿蔡泽听说了这件事，便向西进入秦国，先让人向范雎扬言说："蔡泽是天下能言善辩之士，他一见到秦王，就必会使您为难，进而夺取您的位置。"范雎很生气，遣人召蔡泽来见。蔡泽进见时

态度傲慢不敬，使范睢大为不快，因此斥责他说："你扬言要取代我做秦国的相国，那就让我听听你的根据。"蔡泽说："吁，您见事何其迟啊！四个季节按春生、夏长、秋实、冬藏的次序，各完成它的功能而转换下去。您难道没有看到秦国的商鞅、楚国的吴起、越国的文种的下场吗？这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范睢故意辩驳说："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三个人的表现是节义的准则，忠诚的典范呀！君子可以杀身成名，并且死而无憾。"蔡泽说："人们要建功立业，怎么会不期望着功成名就、全身而退呢！身命与功名都能保全的，是上等的愿望；功名可以为后人景仰效法而身命却已失去的，就次一等了；声名蒙受耻辱而自身得以苟全的，便是最下一等的了。商鞅、吴起、文种，他们作为臣子竭尽全力忠于君主取得了功名，这是可以为人仰慕的。但是闳夭、周公不也是既忠心耿耿又道德高尚、智慧过人吗！从君臣关系上说，那三人虽然令人仰慕，可又哪里比得上闳夭、周公啊？"范睢说："是啊。"蔡泽说："如此说来，您的国君在笃念旧情、不背弃有功之臣这点上能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哪一个相比呢？"范睢说："我不知道能不能比。"蔡泽说："那么您与商鞅等三人相比，谁的功绩更大呢？"范睢说："我不如他们。"蔡泽说："这样的话，如果您还不引退，将遇到的灾祸恐怕要比那三位更严重了。俗话说：'太阳升到中天就要偏斜而西，月亮圆满了即会渐见亏缺。'进退伸缩，随时势的变化进行调整以求适应，是圣人的法则。现在您仇也报了，恩也报了，心愿完全得到满足却还不作变化的打算，我私下里为您担忧！"范睢于是将蔡泽奉为上宾，并把他推荐给昭襄王。秦王召见蔡泽，与他交谈，十分喜爱他，便授与他客卿的职位。范睢随即以生病为借口辞去了相国之职。昭襄王一开始就赞赏蔡泽的计策，便任命他为相国。但蔡泽任相国几个月后，即被免职。

[2]楚春申君以荀卿为兰陵令。荀卿者，赵人，名况，尝与临武君论兵于赵孝成王之前。王曰："请问兵要。"临武君对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荀卿曰："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崐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临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

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势利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露袒者也，君臣上下之间滑然有离德者也。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橈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且仁人用十里之国则将有百里之听，用百里之国则将有千里之听，用千里之国则将有四海之听，必将聪明警戒，和傅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则成卒，散则成列，延则若莫邪之长刃，婴之者断；兑则若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圜居而方止，则若盘石然，触之者角摧而退耳。且夫暴国之君，将谁与至哉？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彼反顾其上则若灼黥，若仇雠；人之情，虽桀、跖，岂有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者哉！是犹使人之子孙自贼其父母也。彼必将来告，夫又何可诈也！故仁人用，国日明，诸侯先顺者安，后顺者危，敌之者削，反之者亡。《诗》曰：‘武王载发，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此之谓也。”

[2]楚国春申君黄歇任用荀卿为兰陵县令。荀卿是赵国人，名况，曾经与临武君在赵国国君孝成王赵丹面前辩论用兵之道。孝成王说：“请问什么是用兵的要旨？”临武君回答道：“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察敌人的变化动向，比敌人后发兵而先到达，这即是用兵的关键方略。”荀况说：“不是这样。我所听说的古人用兵的道理是，用兵攻战的根本，在于统一百姓。弓与箭不协调，就是善射的后羿也不能射中目标；六匹马不协力一致，即便善御的造父也无法将马车赶往远方；士人与百姓不和亲附国君，即是商汤、周武王也不能有必胜的把握。因此，善于使百姓归附的人，才是善于用兵的人。所以用兵的要领在于使百姓依附。”临武君说：“并非如此。用兵所重视的是形势要有利，行动要讲究诡诈多变。善用兵的人，行事疾速、隐蔽，没有人料得到他会从哪里出动。孙武、吴起采用这种战术，天下无敌，不见得一定要依靠百姓的归附啊！”荀况说：“不对。我所说的，是仁人的用兵之道和要统治天下的帝王的志向。您所看重的是权术、谋略、形势、利害。则仁人用的兵，是不能欺诈的。能够施用欺骗之术对付的，是那些骄傲轻慢的军队、疲惫衰弱的军队，以及君与臣、上级与下属之间不和相互离心离德的军队。因此用夏桀的诈术对付夏桀，还

有使巧成功或使拙失败的可能。而用夏桀的骗计去对付尧，就如同拿鸡蛋掷石头，把手指伸进滚水中搅动，如同投身到水火之中，不是被烧焦，便是被淹死。故而仁人的军队，上下一条心，三军同出力；臣子对国君，下属对上级，犹如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哥哥，犹如用手臂保护头颅、眼睛、胸膛和腹部。这样的军队，用欺诈之术去袭击它，与先惊动了它而后才去攻击它，是一回事。况且，仁人若统治着十里的国家，他的耳目将布及百里，若统治着百里的国家，他的耳目便将布及千里，若统治着千里的国家，他的耳目就会遍及天下，这样，他必将耳聪目明、机警而有戒备，和众如一。因此仁人的军队，集结起来即为一支支百人的部队，分散开时即成战阵行列；延长伸展好似莫邪宝剑的长刃，碰上的即被斩断；短兵精锐仿佛莫邪宝剑的利锋，遇到的即被瓦解；安营扎寨稳如磐石，顶撞它的，角即遭摧折而退却。再说那暴虐国家的君主，他所依靠的是什么呢？只能是他的百姓。而他的百姓爱我就如同爱他的父母，喜欢我就如同喜欢芬芳的椒兰；反之，想起他的君主好似畏惧遭受烧灼黥刑，好似面对不共戴天的仇敌一般。人之常情，即便是夏桀、盗跖，也不会为他所厌恶的人去残害他所喜爱的人！这就犹如让人的子孙去杀害自己的父母，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此，百姓一定会前来告发君主，那又有什么诈术可施呢！所以，由仁人治理国家，国家将日益强盛，各诸侯国先来归顺的则得到安定，后来依附的即遭遇危难；相对抗的将被削弱，进行反叛的即遭灭亡。《诗经》所谓‘商汤竖起大旗，诚敬地握着斧钺，势如熊熊烈火，谁敢把我阻拦？’正是说的这种情况。”

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兵，设何道，何行而可？”荀卿曰：“凡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治者强，乱者弱，是强弱之本也。上足则下可用也；上不足则下不可崐用也。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是强弱之常也。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焉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覆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其气力数年而衰，而复利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狭隘，其使

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鳅之以刑罚，使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使以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之道。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当汤、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数国者，皆干赏蹈利之兵也，佣徒鬻卖之道也；未有贵上安制綦节之理也。诸侯有能微妙之以节，则作而兼殆之耳。故招延募选，隆势诈，上功利，是渐之也。礼义教化，是齐之也。故以诈遇诈，犹有巧拙焉；以诈遇齐，譬之犹以锥刀堕泰山也。故汤、武之诛桀、纣也，拱挹指麾，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诛桀、纣若诛独夫。故《泰誓》曰：‘独夫纣，’此之谓也。故兵大齐则制天下，小齐则治邻敌。若夫招延募选，隆势诈，上功利之兵，则胜不胜无常，代翕代张，代存代亡，相为雌雄耳。夫是谓之盗兵，君子不由也。”

孝成王、临武君说：“对啊。那么请问君王用兵，应该建立什么教令、如何行动才好呢？”荀况答道：“总的说来，君王贤明的，国家就太平；君王无能的，国家就混乱；推崇礼教、尊重仁义的，国家就治理得好，荒废礼教、鄙视仁义的，国家就动荡不安。秩序井然的国家便强大，纲纪紊乱的国家便衰弱，这即是强与弱的根本所在。君王的言行足以为人敬慕，百姓才可接受驱使，君王的言行不能为人景仰，百姓也就不会服从召唤。百姓可供驱使的，国家就强大，百姓不服调遣的，国家就衰弱，这即是强与弱的常理所在。齐国人重视兵家的技巧技击，施展技击之术，斩获一颗人头的，由官方赐八两金换回，不是有功同受赏。这样的军队遇到弱小的敌人，还可凑合着应付；一旦面对强大的敌军，就会涣然离散，如同天上的飞鸟，漫天穿行无拘无束，往返无常。这是亡国之军，没有比这种军队更衰弱的了，它与招募一群受雇佣的市井小人去作战相差无几。魏国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拔武勇的士兵。择取时，让兵士披挂上全副铠甲，拉开十二石重的强弓，身背五十支利箭，手持戈，头戴盔，腰佩剑，携带三天的食粮，每日急行军一百里。达到这个标准的便为武勇之卒，即可被免除徭役，并分得较好的田地和住宅。但是这些士兵的气力几年后便开始衰退，而分配给他们的利益却无法再行剥夺，即使改换办法也不容易做得周全。故而，魏国的疆土虽大，税收却必定不多。这样的军队便是危害国家的军队了。秦国，百姓生计困窘，国家的刑罚却非常严酷，

君王借此威势胁迫百姓出战，让他们隐蔽于险恶的地势，战胜了就给以奖赏，使他们对此习以为常，而战败了便处以刑罚，使他们为此受到箝制，这样一来，百姓要想从上面获得什么好处，除了与敌拼杀外，没有别的出路。功劳和赏赐成正比例增长，只要斩获五个甲士的头，即可役使乡里的五家，这就是秦国比其他国家强大稳固的原因。所以，秦国得以四代相沿不衰，并非侥幸，而是有其必然性的。故此齐国善技击术的军队无法抵抗魏国择勇武士兵的军队，魏国择勇武士兵的军队无法抵抗秦国精锐、进取的军队；而秦国精锐的士兵却不能抵挡齐桓公、晋文公约束有方的军队，齐桓公、晋文公约束有方的士兵又不能抵挡商汤、周武王的仁义的军队，一旦遇上了，势必如用薄脆的东西去打石头，触之即碎。况且那几个国家培养的都是争求赏赐、追逐利益的将领和士兵，他们就如同雇工靠出卖自己的力气挣钱那样，毫无敬爱国君，愿为国君拼死效力，安于制度约束，严守忠孝仁义的气节、情操。诸侯中如果有哪一个能够精尽仁义之道，便可起而兼并那几个国家，使它们陷入危急的境地。故在那几个国家中，招募或选拔士兵，推重威势和变诈，崇尚论功行赏，渐渐染成了习俗。但只有尊奉礼义教化，才能使全国上下一心，精诚团结。所以用诈术对付欺诈成俗的国家，还有巧拙之别；而若用诈术对付万众一心的国家，就犹如拿小刀去毁坏泰山了。所以商汤、周武王诛灭夏桀、商纣王时，从容指挥军队，强暴的国家却都无不臣服，甘受驱使，诛杀夏桀、商纣王，即如诛杀众叛亲离之人一般。《尚书?泰誓》崐中所说的‘独夫纣’，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军队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当可掌握天下；军队尚能团结合作，当可惩治临近的敌国。至于那些征召、募选士兵，推重威势诈变，崇尚论功行赏的军队，则或胜或败，变化无常；有时收缩，有时扩张，有时生存，有时灭亡，强弱不定。这样的军队可称作盗贼之兵，而君子是不会这样用兵的。”

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为将。”荀卿曰：“知莫大于弃疑，行莫大于无过，事莫大于无悔；事至无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行吾所明，无行吾所疑；夫是之谓六术。无欲将而恶废，无怠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夫是之谓五权。将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

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凡受命于主而行三军，三军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则主不能喜，敌不能怒，夫是之谓至臣。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终如始，始终如一，夫是之谓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敬谋 无旷，敬事无旷，敬吏无旷，敬众无旷，敬敌无旷，夫是之谓五无旷。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旷，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

孝成王、临武君说：“对啊。那么还请问做将领的道理。”荀况说：“谋虑最关键的是抛弃成败不明的谋划，行动最重要的是不产生过失，做事最关键的是不后悔；事情做到没有反悔就可以了，不必一定要追求尽善尽美。所以制定号令法规，要严厉、威重；赏功罚过，要坚决执行、遵守信义；营垒、辎重，要周密、严固；迁移、发动、前第进、后退，要谨慎稳重，快速敏捷；探测敌情、观察敌人的变化，要行动机密，混入敌方将士之中；与敌军遭遇，进行决战，一定要打有把握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这些称为‘六术’。不要为保住自己将领的职位和权力而放弃自己取胜的策略，去迁就迎合君王的主张；不要因急于胜利而忘记还有失败的可能；不要对内威慑，而对外轻敌；不要见到利益而不顾忌它的害处；考虑问题要仔细周详而使用钱财要慷慨宽裕。这些称为‘五权’。此外，将领在三种情况下不接受君主的命令：可以杀死他，但不可令他率军进入绝境；可以杀死他，但不可令他率军攻打无法取胜的敌人；可以杀死他，但不可令他率军去欺凌百姓。这些称为‘三至’。将领接受君主命令后即调动三军，三军各自到位，百官井然有序，各项事务均安排停当、纳入正轨，此时即便君主奖之也不能使之喜悦，敌人激之也不能使之愤怒。这样的将领是最善于治军的将领。行事前必先深思熟虑，步步慎重，而且自始至终谨慎如一，这即叫作‘大吉’。总之，各项事业，如果获得成功，必定是由于严肃对待这项事业；如果造成失败，必定是由于轻视这项事业。因此，严肃胜过懈怠，便能取得胜利，懈怠胜过严肃，便将自取灭亡；谋划胜过欲望，就事事顺利，欲望胜过谋划，就会遭遇不幸。作战如同守备一样，行动如同作战一样，获得成功则看作是侥幸取得。严肃制订谋略，不可废止；严肃处理事务，不可废止；严肃对待下属，不可废止；严肃对待兵众，不可废止；严肃对待敌人，不可废

止，这些称为‘五不废’。谨慎地奉行以上‘六术’、‘五权’、‘三至’，并恪守严肃不废止的原则，这样的将领便是天下无人能及的将领，便是可以上通神明的了。”

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军制。”荀卿曰：“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顺命为上，有功次之。令不进而进，犹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杀老弱，不猎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获。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贼，则是亦贼也。以其顺刃者生，刃者死，奔命者贡。微子开封于宋，曹触龙断于军，商之服民，所以养生之者无异周人，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无幽闲辟陋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王者有诛而无战，城守不攻，兵格不击，敌上下相喜则庆之，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师不越时，故乱者乐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临武君曰：“善。”

临武君说：“有道理。那么请问圣明君王的军制又该怎样。”荀况说：“崐将领建旗击鼓号令三军，至死也不弃鼓奔逃；御手驾战车，至死也不放松缰绳；百官恪守职责，至死也不离开岗位；大夫尽心效力，死于战阵行列。军队听到鼓声即前进，听到钲声即后退，服从命令是最主要的，建功还在其次。命令不准前进而前进，犹如命令禁止后退而还要后退一样，罪过是相等的。不残杀老弱，不践踏庄稼，不追捕不战而退的人，不赦免相拒顽抗的人，不俘获跑来归顺的人。该诛杀时，诛杀的不是百姓，而是祸害百姓的人。但百姓中如果有保护敌人的，那么他也就成为敌人了。所以，不战而退的人生，相拒顽抗的人死，跑来归顺的人则被献给统帅。微子启因多次规劝商纣王，后归顺周王而受封为宋国国君，专门谄谀纣王的曹触龙被处以军中重刑，归附于周天子的商朝人待遇与周朝百姓没有区别，故而近处的人唱着歌欢乐地颂扬周天子，远方的人跌跌撞撞地前来投奔周天子。此外，不论是多么边远荒僻鄙陋的国家，周天子也派人去关照，让百姓安居乐业，以至四海之内如同一家，周王朝恩威所能达到的属国，没有不服从、归顺的。这样的君王即叫作‘人师’，即为人表率的人。《诗经》说：‘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就是指的这个。圣

明君王的军队施行惩处而不挑起战争，固守城池而不发动进攻，与敌对阵作战而不先行出击，敌人上上下下喜悦欢欣就庆贺，并且不洗劫屠戮敌方的城镇，不偷袭无防备的敌人，不使将士们长久地滞留在外，军队出动作战不超越计划的时间，如此，便使混乱国家的百姓都喜欢这种施政方式，而不安心于受自己国君的统治，希望这种君王的军队到来。”临武君说：“你说的不错。”

陈嘉问荀卿曰：“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

陈嘉问荀况说：“您议论用兵之道，总是以仁义为根本，而仁者爱人，义者遵循情理，既然如此又怎么用兵打仗呢？一切用兵之事都是为了争夺、攻伐啊。”荀况说：“并非像你所理解的这样。所谓仁者爱人，正因为爱人，才憎恶害人的人；义者遵循情理，正因为循理，才憎恶反叛、作乱的人。所以，用兵的目的在于禁暴除害，而不是为了争夺、攻伐。”

[3]燕孝王薨，子喜立。

[3]燕国燕孝王去世，子姬喜继位。

[4]周民东亡。秦人取其宝器，迁西周公于狐之聚。

[4]周王朝的百姓向东逃亡。秦国人夺取了周王朝的宝鼎重器，并将西周文公姬咎迁移到狐之聚。

[5]楚王迁鲁于莒而取其地。

[5]楚国考烈王将鲁国国君迁到莒地，夺取了鲁国的封地。

五十三年（丁未、前第254）

五十三年（丁未，公元前254年）

[1]伐魏，取吴城。韩王入朝。魏举国听令。

[1]秦国将领率军讨伐魏国，攻占了吴城。韩国国君前来朝见昭襄王。魏国全国听从秦王的号令。

五十四年（戊申、前第253）

五十四年（戊申，公元前253年）

[1]王郊见上帝于雍。

[1]昭襄王在雍城南郊祭祀上帝。

[2]楚迁于钜阳。

[2]楚国迁都至钜阳。

五十五年（己酉、前第252）

五十五年（己酉，公元前252年）

[1]卫怀君朝于魏，魏人执而杀之；更立其弟，是为元君。元君，魏婿也。

[1]卫国卫怀君到魏国都城大梁朝见魏王，魏国人将他抓住杀了，另立他的弟弟为卫国国君，是为元君。而元君是魏王的女婿。

五十六年（庚戌、前第251）

五十六年（庚戌，公元前251年）

[1]秋，王薨，孝文王立。尊唐八子为唐太后，以子楚为太子。赵人奉子楚妻子归之。韩王衰入吊祠。

[1]秋季，秦昭襄王去世，子嬴柱继位，是为孝文王。孝文王尊奉生母唐八子为唐太后，立子嬴异人为太子。于是，赵国人便将嬴异人的妻子儿女送回秦国。韩国国君则穿着丧服来到秦国，入殡宫吊唁祭奠昭襄王。

[2]燕王喜使栗腹约欢于赵，以五百金为赵王酒。反而言于燕王曰："赵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王召昌国君乐问之，对曰："赵四战之国，其民习兵，不可。"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对曰："不可。"王怒。群臣皆以为可，乃发二千乘，栗腹将而攻，卿秦攻代。将渠曰："与人通关约交，以五百金饮人之王，使者报而攻之，不祥；师必无功。"王不听，自将偏军随之。将渠引王之绶，王以足蹴之。将渠泣曰："臣非自为，为王也！"燕师至宋子，赵廉颇为将，逆击之，败栗腹于，败卿秦、乐乘于代，追北五百余里，遂围燕。燕人请和，赵人曰："必令将渠处和。"燕王使将渠为相而处和，赵师乃解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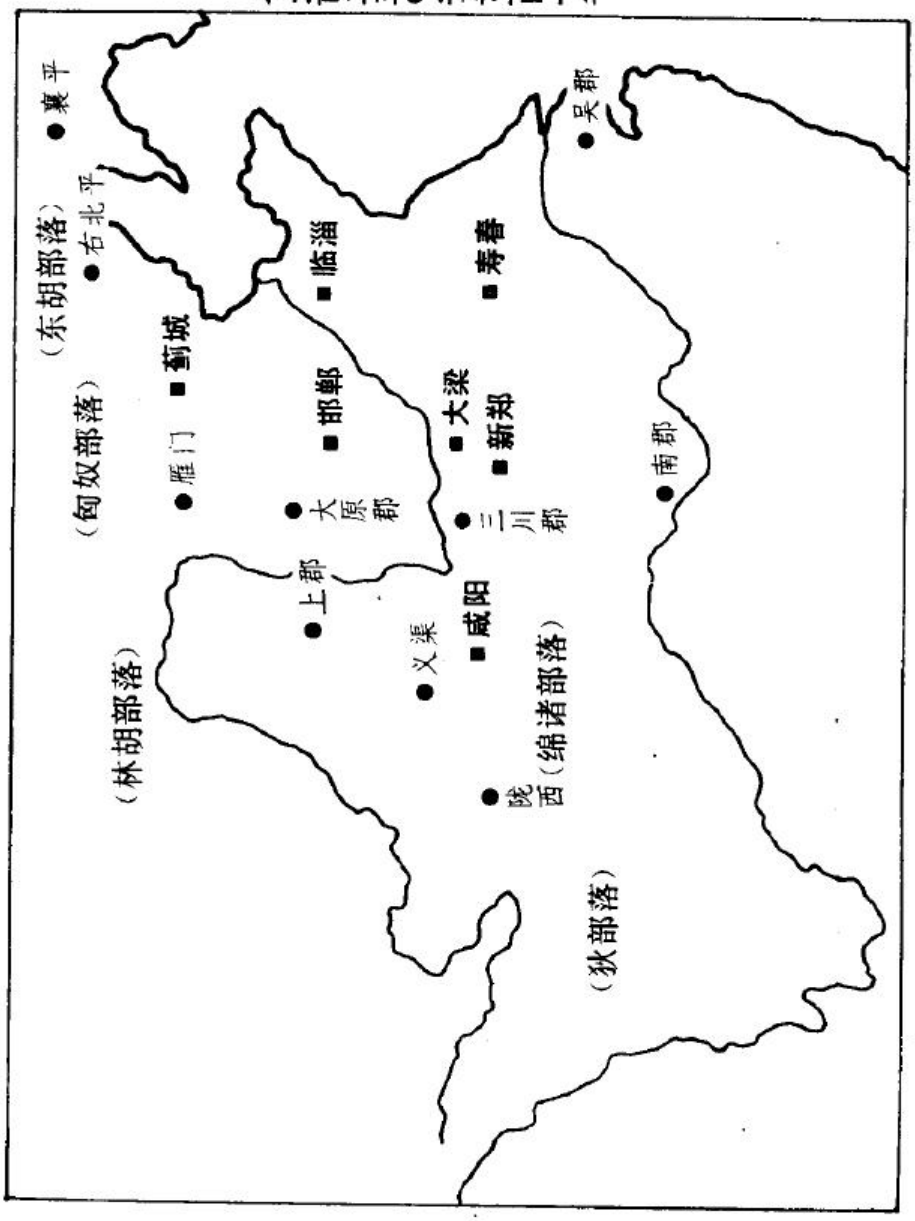
[2]燕国国君姬喜派使臣栗腹与赵王缔结友好盟约，并以五百金设置酒宴款待赵王。栗腹返回燕国后对燕王说："赵国的壮年男子都死在长平之战中了，他们的孤儿还都没有长大成人，可以去进攻赵国。"燕王召见昌国君乐，询问他的意见。乐回答说："赵国的四境都面临着强敌，需要四面抵抗，故国中百姓均已习惯于作战，不能去攻伐。"燕王说："我可以用五个人来攻打赵国的一个人。"乐答道："那也不行。"燕王大怒。群臣都认为可以出兵攻赵，燕王便调动两千辆战车，一路由栗腹率领，进攻城，一路由卿秦率领，进攻代地。大夫将渠说："刚与赵国交换文件订立友好盟约，并用五百金置备酒席请赵王饮酒，而使臣一回来就发兵进攻人家，这是不吉利的，燕军队肯定无法获取战功。"燕王不听将渠的劝阻，而且还亲自率领配合主力作战的部队随大军出发。将渠一把拉住燕王腰间结系印纽的丝带，燕王气得向

他猛踢一脚，将渠哭泣着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大王您啊！”燕国的军队抵达宋子，赵王任命廉颇为将，率军迎击燕军，在击败栗腹的部队，在代战胜卿秦、乐乘的部队，并乘胜追击燕军五百余里，顺势包围了燕国国都蓟城。燕王只得派人向赵国求和。赵国人说：“一定得让将渠前来议和才行。”于是，燕王便任命将渠为相国，前往赵国议和，赵国的军队方才退走。

[3]赵平原君卒。

[3]这一年，赵国的平原君赵胜去世。

公元前二五〇年至二四一年



孝文王 元年（辛亥、前第250）

秦孝文王元年（辛亥，公元前250年）

[1]冬，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子楚立，是为庄襄王；尊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夏姬为夏太后。

[1]冬季，十月，己亥（初四），孝文王正式登王位。但孝文王在位仅三天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嬴异人继位，是为秦庄襄王。庄襄王尊奉嫡母华阳夫人为华阳

太后，尊奉生母夏姬为夏太后。

[2]燕将攻齐聊城，拔之。或谮之燕王，燕将保聊城，不敢归。齐田单攻之，岁馀不下。鲁仲连乃为书，约之矢以射城中，遗燕将，为陈利害曰："为公计者，不归燕则归齐。今独守孤城，齐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将何为乎？"燕将见书，泣三日，犹豫不能自决。欲归燕，已有隙；欲降齐，所杀虏于齐甚众，恐已降而后见辱。喟然叹曰："与人刃我，宁我自刃！"遂自杀。聊城乱，田单克聊城。归，言鲁仲连于齐，欲爵之。仲连逃之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

[2]燕国的一位将领率军攻克了齐国的聊城。但是有人却在燕王面前说这个将领的坏话。这位将领因此而据守聊城，不敢返回燕国。齐国相国田单率军反攻聊城，为时一年多仍然攻克不下。齐人鲁仲连便写了一封信，捆在箭上射入城中给那位燕将，向他陈述利害关系说："替您打算，您不是回燕国就是归附齐国。而现在您独守孤城，齐国的军队一天天增多，燕国的援兵却迟迟不到，您将怎么办呢？"燕将见信后低声哭泣了好几天，但仍然犹豫不决。他想还归燕国，可是已与燕国有了嫌隙；想投降齐国，又因杀戮、俘获的齐国人太多，而害怕降齐后会遭受屈辱。于是长声叹息着说："与其让人来杀我，宁可我自杀！"便自刎身亡。聊城城内大乱，田单趁机攻下了聊城。田单凯旋后向齐王述说鲁仲连的功绩，并要授给他爵位。鲁仲连为此逃到海边，说："我与其因获得富贵而屈从于他人，宁可忍受贫贱而能放荡不羁、随心所欲！"

魏安王问天下之高士于子顺，子顺曰："世无其人也；抑可以为次，其鲁仲连乎！"王曰："鲁仲连强作之者，非体自然也。"子顺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变，习与体成，则自然也。"

魏国国君安王魏圉向孔斌询问谁是天下高士。孔斌说："世上没有这种人。如果说可以有次一等的，那么这个人就是鲁仲连了！"安厘王说："鲁仲连是强求自己这样做的，而不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孔斌说："人都是要强求自己去做一些事情的。假如这样不停地做下去，便会成为君子；始终不变地这样做，习惯与本性渐渐相融合，也就成为自然的了。"

庄襄王 元年（壬子、前第249）

秦庄襄王元年（壬子，公元前249年）

[1]吕不韦为相国。

[1]吕不韦任秦国的相国。

[2]东周君与诸侯谋伐秦；王使相国帅师讨灭之，迁东周君于阳人聚。周既不祀。周比亡，凡有七邑：河南、洛阳、谷城、平阴、偃师、巩、缑氏。

[2]东周国国君与各诸侯国谋划着共同攻击秦国，庄襄王因此派吕不韦统帅军队讨灭了东周，将东周国君迁移到阳人聚。周王朝至此灭亡，再无人主持祭祀了。周朝至灭亡时共有七邑：河南、洛阳、城、平阴、偃师、巩、缑氏。

[3]以河南洛阳十万户封相国不韦为文信侯。

[3]庄襄王封相国吕不韦为文信侯，将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他的封地。

[4]蒙骜伐韩，取成皋、荥阳，初置三川郡。

[4]秦将蒙骜攻打韩国，夺取了成皋、荥阳，始设置三川郡。

[5]楚灭鲁，迁鲁顷公于，为家人。

[5]楚国灭亡了鲁国，把鲁顷公迁移到，贬为平民。

二年（癸丑、前第248）

二年（癸丑，公元前248年）

[1]日有食之。

[1]出现日食。

[2]蒙骜伐赵，取榆次、狼孟等三十七城。

[2]秦将蒙骜攻打赵国，夺取了榆次、狼孟等三十七城。

[3]楚春申君言于楚王曰：“淮北地边于齐，其事急，请以为郡而封于江东。”楚王许之。春申君因城吴故墟以为都邑。宫室极盛。

[3]楚国春申君对楚考烈王说：“淮北地区与齐国接壤，防务吃紧，请在那里设置边郡，并把我封到江东。”楚王答应了他的要求。春申君便在过去吴国的旧都上筑城，作为自己的都邑。他所营造的宫室都极为华丽。

三年（甲寅、前第247）

三年（甲寅，公元前247年）

[1]王攻上党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

[1]秦国大将王率军进攻魏国上党郡各城，全部攻取，始设置太原郡。

[2]蒙骜帅师伐魏，取高都、汲。魏师数败，魏王患之，乃使人请信陵君于赵。信陵君畏得罪，不肯还，诫门下曰："有敢为魏使通者死！"宾客莫敢谏。毛公、薛公见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于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语未卒，信陵君色变，趣驾还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为上将军。信陵君使人求援于诸侯。诸侯闻信陵君复为魏将，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国之师败蒙骜于河外，蒙骜遁走。信陵君追至函谷关，抑之而还。

[2]秦将蒙骜率军进攻魏国，占领了高都和汲。魏军屡战屡败，魏安王为此而忧虑，便派人到赵国请信陵君魏无忌回国。信陵君惧怕归国后被判罪，不肯返回，并告诫他的门客们说："有胆敢给魏国使者通报消息的，处死！"于是，宾客们都不敢规劝他。毛公、薛公为此拜见信陵君说："您所以受到各国的敬重，只是因为强大的魏国还存在。现在魏国的情势危急，而您却毫不顾惜，如此，一旦秦国人攻陷了国都大梁，将先王的宗庙铲为平地，您当以何面目立在天下人的面前啊！"二人的话还未说完，信陵君已脸色大变，即刻驾车赶回魏国。魏王见到信陵君后握着他的手啜泣不止，随即便任命他为上将军。信陵君派人向各诸侯国求援，各国听说信陵君重又担任魏国的大将，都纷纷派兵援救魏国。信陵君率领五国联军在黄河以西击败蒙骜的军队，蒙骜带残部逃崐走。信陵君督师追击到函谷关，将秦军压制在关内后才领兵还魏。

安陵人缩高之子仕于秦，秦使之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谓安陵君曰："君其遣缩高，吾将仕之以五大夫，使为执节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国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请之。"使吏导使者至缩高之所。使者致信陵君之命，缩高曰："君之幸高也，将使高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见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再拜辞！"使者以报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使之安陵君

所曰："安陵之地，亦犹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则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愿君生束缩高而致之！若君弗致，无忌将发十万之师以造安陵之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诏襄王以守此城也，手授太府之宪。宪之上篇曰：'臣弑君，子弑父，有常不赦。国虽大赦，降城亡子不得与焉。'今缩高辞大位以全父子之义，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负襄王之诏而废太府之宪也，虽死，终不敢行！"缩高闻之曰："信陵君为人，悍猛而自用，此辞必反为国祸。吾已全己，无违人臣之义矣，岂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之舍，刎颈而死。信陵君闻之，缟素辟舍，使使者谢安陵君曰："无忌，小人也，困于思虑，失言于君，请再拜辞罪！"

魏国安陵人缩高的儿子在秦国供职，秦人让他负责守卫管城。信陵君率军攻管城不下，便派人去见安陵君说："如果您能遣送缩高到我这里来，我将授给他五大夫的军职，并让他担任执节尉。"安陵君说："安陵是个小国，百姓不一定都服从我的命令。还是请使者您自己前去邀请他吧。"于是就委派一个小官引导魏国的使者前往缩高的住地。使者向缩高传达了信陵君的命令，缩高听后说："信陵君之所以看重我，是为了让我出面去进攻管城。而为父亲的攻城，作儿子的却守城，这是要被天下人耻笑的。况且我的儿子如果见到我就放弃了他的职守，那便是背叛他的国君；作父亲的若是教儿子背叛，也不是信陵君所喜欢的行为。我冒昧地再拜，不能接受信陵君的旨令。"使者回报给信陵君，信陵君勃然大怒，又派使者到安陵君那里说："安陵国也是魏国的领地。现在我攻取不下管城，秦国的军队就会赶到这里来攻打我，这样一来，魏国肯定就危险了。希望您能将缩高活着捆送到我这里！如果您不肯这么做，我就将调动十万大军开赴安陵城下。"安陵君说："我的先代国君成侯奉魏襄王的诏令镇守此城，并亲手把太府中所藏的国法授给了我。国法的上篇说：'臣子杀君王，子女杀父亲，常法规定绝不赦免这类罪行。即使国家实行大赦，举城投降和临阵脱逃的人也都不能被赦免。'现在缩高推辞不受您要授与他的高位，以此成全他们的父子之义，而您却说'一定要将缩高活着捆送到我这里来'，如此便是要让我违背襄王的诏令并废弃太府所藏的国法啊，我纵然去死，也终归不敢执行您的指示！"缩高闻听这件事后说："信陵君这个人，性情凶暴蛮模，且刚愎自用，那些话必将给安陵国招致祸患。我已保全了自己的名声，没有违背作为臣子应尽的道义，既然如此，我

又岂可让安陵君遭到来自魏国内部的危害呀！”于是便到使者居住的客舍，拔剑刎颈，自杀而死。信陵君获悉这一消息后，身着素服避住到厢房，并派使者去对安陵君道歉说：“我真是个小人啊，为要攻取管城的思虑所困扰，对您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请让我再拜，为我的罪过向您道歉吧！”

王使人行万金于魏以间信陵君，求得晋鄙客，令说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复为将，诸侯皆属，天下徒闻信陵君而不闻魏王矣。”王又数使人贺信陵君：“得为魏王未也？”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乃使人代信陵君将兵。信陵君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娱，凡四岁而卒。韩王往吊，其子荣之，以告子顺，子顺曰：“必辞之以礼！‘邻国君吊，君为之主。’今君不命子，则子无所受韩君也。”其子辞之。

庄襄王为了挑拨离间信陵君与魏王的关系，遣人携带万金前往魏国，寻找到被信陵君所杀的晋鄙的门客，让他去劝说魏王道：“信陵君流亡国外十年，现在重新担任了魏国的大将，各诸侯国的将领都隶属于他，致使天下的人只听说有信陵君这个人，而不知道还有魏王您了。”庄襄王又多次派人奉送礼物给信陵君表示庆贺说：“您做了魏国国君没有啊？”魏王天天都听到这类诽谤信陵君的话，不能不信，于是就令人代替信陵君统领军队。信陵君明白自己第二次因别人的诋毁而被废黜了，便以生病为由不再朝见魏王参与议事，日夜饮酒作乐，沉湎于女色中，过了四年就死去了。韩国国君桓惠王亲至魏国吊丧。信陵君的儿子颇以此为荣，便将这件事告诉了孔斌。孔斌却说：“你一定要按照崐礼制推辞掉韩王的悼念活动！礼制规定：‘邻国国君前往某国吊丧，这吊丧活动应由某国的国君来主持。’现在魏王并没有委命你代他主持吊丧仪式，因此你也就没有资格去接待韩王来进行吊丧了。”信陵君的儿子便未接受韩王的吊丧。

[3]五月，丙午，王薨。太子政立，生十三年矣，国事皆决于文信侯，号称仲父。

[3]五月，丙午（二十六日），庄襄王去世，太子嬴政继位。嬴政这时只有十三岁，故一切国家大事都由文信侯吕不韦决定，号称他为“仲父”。

[4]晋阳反。

[4]秦国属地晋阳反叛。

始皇帝 上元年（乙卯、前第246）

秦始皇帝元年（乙卯，公元前246年）

[1]蒙骜击定之。

[1]秦国大将蒙骜率军平定了晋阳的叛乱。

[2]韩欲疲秦人，使无东伐，乃使水工郑国为间于秦，凿泾水自仲山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中作而觉，秦人欲杀之。郑国曰："臣为韩延数年之命，然渠成，亦秦万世之利也。"乃使卒为之。注填阏之水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锺，关中由是益富饶。

[2]韩国想要消耗秦国国力，使它不发兵东征，便派遣水利家郑国赴秦，游说秦国兴修水利，从仲山起，开凿一条引泾水、沿北山东注洛河的灌溉渠。工程进行中，秦王觉察到了韩国的意图，为此要杀郑国。郑国说："我确是为韩国延长了几年的寿命，但是这条灌溉渠如果修成了，秦国也可享万世之利啊。"秦王于是命他继续主持施工，完成了此项工程。这条水渠引淤浊而有肥效的水灌溉盐碱地四万多顷，每亩的收成都高达六斛四斗，秦国的关中一带因此更加富裕起来。

二年（丙辰、前第245）

二年（丙辰，公元前245年）

[1]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

[1]秦国将领公率军进攻魏国的卷地，斩杀三万人。

[2]赵以廉颇为假相国，伐魏，取繁阳。赵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使武襄君乐乘代廉颇。廉颇怒，攻武襄君；武襄君走。廉颇出奔魏；久之，魏不能信用。赵师数困于秦，赵王思复得廉颇，廉颇亦思复用于赵。赵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令毁之。廉颇见使者，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可用。使者还报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赵王以为老，遂不召。楚人阴使迎之。廉颇一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卒死于寿春。

[2]赵国任命廉颇代理相国之职，率军征伐魏国，攻取了繁阳。这时，赵国国君孝成王赵丹去世，他的儿子赵偃继位，是为悼襄王。悼襄王刚执政就令武襄君乐乘取代了廉颇。廉颇因此大怒，攻击乐乘，乐乘跑开了。廉颇便逃奔到魏国的都城大梁。但他在魏很久，仍得不到信任重用。此时，赵国的军队多次遭秦军围困，赵王想重新任用廉颇，廉颇也渴望着再为赵国效力。赵王于是派使者前往大梁，观察廉颇是否还能被任用。廉颇的仇人郭开以重金贿赂那位使者，让他在赵王面前说廉颇的坏话。廉颇会见使者时，有意一餐饭吃下一斗米、十斤肉，然后披挂铠甲，跃上战马，以此显示自己还可以率军去攻城陷阵。使者回到赵国后向赵王报告说："廉将军虽然老了，但饭量还好。只是陪我坐着的时候，不一会就去拉了三次屎。"赵王由此认为廉颇已经老了，便不再召他回国。楚王获悉了这一情况，即偷偷地派人到魏国去迎接廉颇。廉颇一担任楚国的将领后，就没有什么战功了。于是他感慨地说："我真想指挥赵国的士兵啊！"最终死在了楚国的寿春。

三年（丁巳、前第244）

三年（丁巳，公元前244年）

[1]大饥。

[1]秦国发生大饥荒。

[2]蒙骜伐韩，取十二城。

[2]秦将蒙骜率军进攻韩国，夺取了十二座城池。

[3]赵王以李牧为将，伐燕，取武遂、方城。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尝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飨士；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入，烽火谨，辄入收保不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匈奴皆以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让之，李牧如故。王怒，使他人代之。岁馀，屡出战，不利，多失亡，边不得田畜。王复请李牧，李牧杜门称病不出。王强起之，李牧曰："必欲用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许之。李牧至边，如约。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佯北不胜，以数十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之，杀匈奴十馀万骑。灭襤，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十余岁不敢近赵边。

[3]赵国赵悼襄王任命李牧为大将，率军攻击燕 国，占领了武遂、方城。李牧是赵国防守北部边疆的优秀将领，曾经领兵驻扎在代、雁门防备匈奴。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他可以自行任用军吏官员，而城市的税收也都直接送到李牧的帐下，充作养兵的经费。李牧令人每天宰杀好几头牛，供给将士们食用，并指挥部队练习射箭和骑马，小心谨慎地把守烽火台，多多派出侦察人员打探敌情，同时申明约束，号令说："如果匈奴兵侵入边境进行掠夺，我军应立即收拾起人马、牛羊、物资等退入堡垒中固守，有胆敢逞强捕捉俘虏的，一律处斩！"如此，匈奴兵每次入侵，李牧的军队都严谨地点燃烽火报警，然后人马、物资退入堡垒中，只守不战。这样过了好几年，也没有什么伤亡

损失。匈奴人因此全都认为李牧胆小，就连赵国的守边官兵也认为自己的将帅太胆小了。赵王为此而责备李牧，但李牧依旧维持老样子，不作变动。赵王怒不可遏，派其他人取代李牧统兵。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新任将领屡次率军迎击犯境的匈奴，可不但屡次作战失利，损失惨重，而且使边境骚扰不断，百姓无法正常地耕作和放牧。赵王不得已又派人请李牧复出，李牧以生病为由闭门不出，拒绝接见来者。可是赵王坚持着非要让他重新出马不可，李牧无奈，便说："如果一定要用我，必须允许我仍照从前的办法行事，我才敢接受您的命令。"赵王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李牧重返北部边境，继续实行以往的约束。匈奴人几年来侵掠都毫无所获，却终究以为李牧是畏惧他们。守边军士每天得到赏赐却不被派用去抗击匈奴，故都希望与匈奴人打一仗。李牧于是备齐精选的战车一千三百辆，精选的战马一万三千匹，曾获过百金奖赏的勇士五万人，能拉硬弓的善射的士兵十万人，将他们全部组织起来，进行作战训练，并大力组织放牧，使放牧人遍布在边境田野。匈奴人小规模地入侵，李牧指令部队假败下来，且把数十人丢弃给匈奴。匈奴的单于听到这个消息后，即率军大举来犯。李牧多设奇阵，指挥部队从左、右两翼进行包抄，大破敌兵，斩杀匈奴十多万人马，乘胜灭掉了代地以北的胡族襤，攻破东胡，使林胡部族归降。匈奴单于领残兵逃奔而去，此后十多年不敢再接近赵国边境。

先是，天下冠带之国七，而三国边于戎狄：秦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之戎，岐、梁、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赵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馀戎，然莫能相一。其后义渠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之，至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昭王之时，宣太后诱义渠王，杀诸甘泉，遂发兵伐义渠，灭之，始于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东胡，东胡却千馀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郡以拒胡。及战国之末而匈奴始大。

在此之前，天下的文明国家有七个，其中三国的边境与戎狄部族接壤，这即是秦国，自陇以西有诸、绲戎、翟、等部族，岐、梁、泾、漆以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部族；赵国北部有林胡、楼

烦等部族；燕国北部有东胡、山戎等部族。这些部族各自分散居住在山谷溪涧，有自己的君长，虽往往有一百多个部族聚集在一起，却没有一个部族能将各部族统一起来。稍后，义渠部开始修筑城池以求自守，而秦国则慢慢地对它进行蚕食，到了惠王嬴驷时，攻占了它二十五座城池。及至昭襄王时，宣太后将义渠王引诱到甘泉杀了，随后即发兵进攻义渠，灭掉了该部族，始在陇西、北地、上郡等地修筑长城，崐以抵抗西北胡人的侵扰。赵国国君武灵王赵雍率军在北方击破林胡、楼烦等部族，自代经阴山下，到高阙，修筑长城，建立要塞，并设置了云中、雁门、代郡等郡。再以后，燕国的将领秦开因曾在东胡作过人质，深得东胡的信任，返回燕国后率军袭击东胡，大破东胡兵，迫使它向北退却了一千多里。燕国于是也在造阳至襄平一线筑起长城，同时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等郡，以抵御胡人的攻掠。直到战国末期，匈奴部族才开始强大起来。

四年（戊午、前第243）

四年（戊午，公元前243年）

[1]春，蒙骜伐魏，取丶有诡。三月，军罢。

[1]春季，秦将蒙骜进攻魏国，夺取了丶有诡。在三月间，停止了进军。

[2]秦质子归自赵；赵太子出归国。

[2]秦国送到赵国作人质的王子回归秦国，赵国在秦国充当人质的太子赵初也返回了赵国。

[3]七月，蝗，疫。令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

[3]七月，秦国发生蝗灾，瘟疫流行。国家下令：百姓凡缴纳粮食一千石的，即授给一级爵位。

[4]魏安王薨，子景王立。

[4]魏国国君安王去世，子魏增继位，是为景王。

五年（己未、前第242）

五年（己未，公元前242年）

[1]蒙骜伐魏，取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等三十城；初置东郡。

[1]秦将蒙骜讨伐魏国，攻克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等三十城；始设置东郡。

[2]初，剧辛在赵与庞善，已而仕燕。燕王见赵数困于秦，廉颇去而庞为将，欲因其敝而攻之，问于剧辛，对曰："庞易与耳！"燕王使剧辛将而伐赵。赵庞御之，杀剧辛，取燕师二万。

[2]当初，剧辛在赵国时与庞关系极好。不久，他到燕国做了官。燕王见到赵国的军队多次被秦军所困，廉颇离去而由庞担任赵军统帅，便想乘赵衰败之机进攻它。为此，燕王询问剧辛的意见。剧辛回答道："庞这个人是很容易对付的！"燕王便派剧辛率兵攻打赵国。赵军统帅庞指挥军队抵抗燕军，杀了剧辛，并俘获燕兵二万人。

[3]诸侯患秦攻伐无已时。

[3]各诸侯国为秦国不断地进行侵略兼并而担忧不止。

六年（庚申、前第2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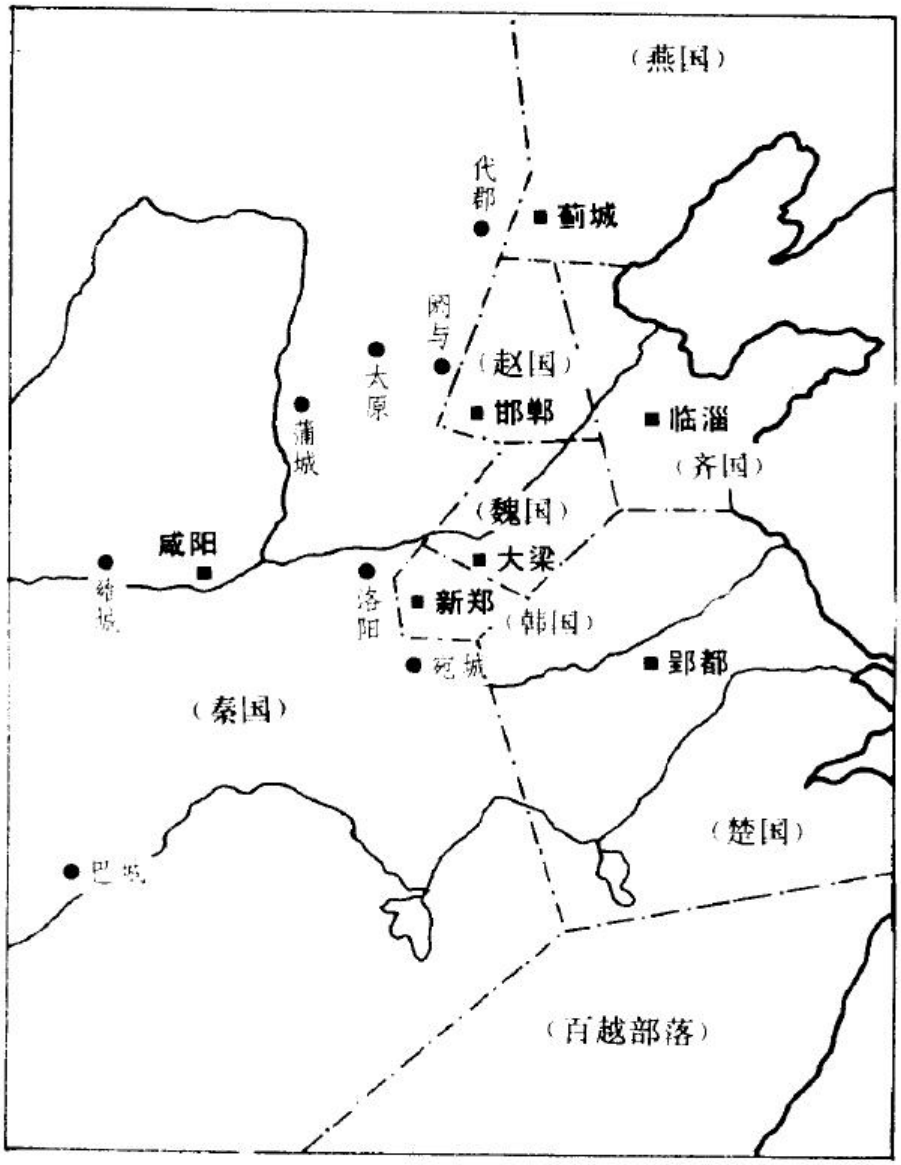
六年（庚申，公元前241年）

[1]楚、赵、魏、韩、卫合从以伐秦，楚王为从长，春申君用事，取寿陵。至函谷，秦师出，五国之师皆败走。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观津人朱英谓春申君曰："人皆以楚为强，君用之而弱。其于英不然。先君时，秦善楚，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逾黾厄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于两周，背韩、魏而攻楚，不可。今则不然。魏旦暮亡，不能爱许、鄢陵，魏割以与秦，秦兵去陈百六十里。臣之所观者，见秦、楚之日斗也。"楚于是去陈，徙寿春，命曰郢。春申君就封于吴，行相事。

[1]楚、赵、魏、韩、卫结成南北合纵联盟，共同讨伐秦国。楚国楚考烈王担任纵约长，春申君执掌军务，夺取寿陵，挥师直逼函谷关。秦军出关迎战，五国的军队都大败而逃。楚王将联军的失利归罪于春申君，春申君因此渐渐被楚王疏远了。观津人朱英对春申君说："人们都认为楚国本是一个强国，只是因为由您执掌事务才衰弱下去了。但我不这么看。先王在世时，秦国与楚国相友善，二十年间从不攻击楚国，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秦国要越过黾要塞来进攻楚国，十分不便；而要借道西周与东周之间，背对着韩国和魏国来征伐楚国，又为有后顾之忧不可行。但是现在不同了。魏国朝不保夕，随时都会被灭亡，根本无力顾及它的属地许、鄢陵，一旦魏国将这两地割让给秦，秦国军队距离楚国的都城陈就不过一百六十里了。我所看到的是，秦楚两国天天陷于相互争斗之中了。"楚国于是将都城由陈迁至寿春，命名为郢。春申君即去到他的封国吴地，仍行使相国的职权。

[2]秦拔魏朝歌及卫濮阳。卫元君率其支属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

[2]秦军攻陷魏国的朝歌和卫国的都城濮阳。卫国卫元君率领他的宗族迁移到河内郡的野王居住，倚仗山势险阻，保有魏国的河内。



公元前二四〇年至二三一年

七年（辛酉、前第240）

七年（辛酉，公元前240年）

[1]伐魏，取汲。

[1]秦军进攻魏国，夺取了汲。

[2]夏太后薨。

[2]秦国夏太后去世。

[3]蒙骜卒。
[3]秦将蒙骜去世。

八年（壬戌、前第239）

八年（壬戌，公元前239年）

[1]魏与赵邺。

[1]魏国将邺割让给赵国。

[2]韩桓惠王薨，子安立。

[2]韩国国君桓惠王去世，子韩安继位。

九年（癸亥、前第238）

九年（癸亥，公元前238年）

[1]伐魏，取垣、蒲。

[1]秦军征伐魏国，攻克垣、蒲两城。

[2]夏，四月，寒，民有冻死者。

[2]夏季，四月，天气骤然酷寒，秦国百姓有被冻死的。

[3]王宿雍。

[3]秦王嬴政住宿在雍城。

[4]己酉，王冠，带剑。

[4]己酉（二十日），秦王嬴政举行成年加冠礼，同时佩带宝剑。

[5]杨端和伐魏，取衍氏。

[5]秦国将领杨端和率军进攻魏国，夺取了衍氏。

[6]初，王即位，年少，太后时时与文信侯私通。王益壮，文信侯恐事觉，祸及己，乃诈以舍人为宦者，进于太后。太后幸之，生二子，封为长信侯，以太原为国，政事皆决于；客求为舍人者甚众。王左右有与争言者，告实非宦者，王下吏治。惧，矫王御玺发兵，欲攻蕲年宫为乱。王使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战咸阳，斩首数百；败走，获之。秋，九月，夷三族；党与皆车裂灭宗；舍人罪轻者徙蜀，凡四千馀家。迁太后于雍阳宫，杀其二子。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断其四支，积于阙下！"死者二十七人。齐客茅焦上谒请谏。王使谓之曰："若不见夫积阙下者邪？"对曰："臣闻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二十七人，臣之来固欲满其数耳。臣非畏死者也！"使者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尽负其衣物而逃。王大怒曰："是人也，故来犯吾，趣召镬烹之，是安得积阙下哉！"王按剑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徐行至前，再拜谒起，称曰："臣闻有生者不讳死，有国者不讳亡；讳死者不可以得生，讳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圣主所欲急闻也，陛下欲闻之乎？"王曰："何谓也？"茅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车裂假父，囊扑二弟，迁母于雍，残戮谏士；桀、纣之行不至于是矣！今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响秦者，臣窃

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质。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愿受事！”乃爵之上卿，王自驾，虚左方，往迎太后，归于咸阳，复为母子如初。

[6]当初，秦王嬴政即位时年龄尚幼，太后赵姬时常与文信侯吕不韦私通。嬴政渐渐长大，吕不韦担心此事败露，给自己招致祸患，便将自己的舍人假充作宦官，进献给太后。太后非常宠幸，与他生了两个儿子，并封为长信侯，把太原作为国，国家政事都由他来决定。宾客中请求作舍人的人非常之多。嬴政身边有人曾与发生过争执，因此告发实际并不是阉割过的宦官。嬴政于是下令将交给司法官吏治罪。惊恐异常，便盗用御玺，假托秦王之命调兵遣将，企图攻击嬴政居住的蕲年宫，进行叛乱。嬴政派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兵讨伐，在咸阳展开大战，斩杀叛军数百人，在兵败逃亡时被秦王的军队抓获。秋季，九月，嬴政下令诛灭父族、母族、崐妻族三族，并将氏党羽都处以车裂刑，杀灭这些党羽的宗族，舍人中因罪过较轻被放逐到蜀地的共四千多家。同时把太后迁移到雍城的阳宫囚禁起来，杀了她与所生的两个儿子。嬴政还下令说：“有敢于为太后事对我进行规劝的，一律斩首，砍断四肢，堆积在宫阙之下！”于是，有二十七人为此而死。自齐国来的客卿茅焦通名求见秦王。嬴政遣人告诉他说：“你难道没有看见那些堆积在宫阙之下的尸体吗？”茅焦回答说：“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个星宿，现在已经死了二十七个人了，我来原本就是为了凑够那二十八位数的。我可不是那种怕死的人！”使者跑回去向嬴政报告了茅焦的话。与茅焦住在一起的同乡因害怕受牵连，都背负衣物四散逃亡了。嬴政闻听使者的回报后怒发冲冠，说：“这个家伙，竟敢故意冒犯我，快取大锅来把他煮杀了，看他还如何为凑满二十八星宿而堆尸在宫阙下！”嬴政手按宝剑坐在那里，口中唾沫星乱飞，随即令使者召茅焦入见。茅焦缓缓走上前来，伏地一拜再拜后起身，声言道：“我听说有生命的人不忌讳谈人死，有国家的人不忌讳谈国亡；忌讳死的人不能维持人的生命，忌讳亡的人也不能保证国家的生存。有关生死存亡的道理，是圣明的君主急于要了解的，陛下想不想听我说一说呢？”嬴政道：“你要谈的是什么啊？”茅焦说：“陛下有狂妄背理的行为，难道自己没有意识到吗？车裂假父，把两个弟弟装进囊袋中用刑具拷打致死，将母亲迁移到雍囚禁起来，并残杀敢于进行规劝的臣子，即使是夏桀、商纣王的行为也不至于暴虐到这个地步了！如今只要天下的人

听说了这些暴行，人心便全都涣散瓦解，再也不会有人向往秦国了。我为此私下里替陛下担忧！我的话都说完了！”于是便解开衣服，伏身在刑具上，等待受刑。嬴政闻言顿悟，匆忙下殿，亲自用手接扶他说：“您请起身穿好衣服，我现在愿意接受您的劝告！”随即授给他上卿的爵位。嬴政还亲自驾车，空出左边的尊位，往雍城迎接太后返回都城咸阳，母子关系和好如初。

[7]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患之，求妇人宜子者甚众，进之，卒无子。赵人李园持其妹欲进诸楚王，闻其不宜子，恐久无宠，乃求为春申君舍人。已而谒归，故失期而还。春申君问之，李园曰：“齐王使人求臣之妹，与其使者饮，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曰：“未也。”春申君遂纳之。既而有娠，李园使其妹说春申君曰：“楚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余年而王无子，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彼亦各贵其故所亲，君又安得常保此宠乎！非徒然也，君贵，用事久，多失礼于王之兄弟，兄弟立，祸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进妾于王，王必幸之。妾赖天而有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祸哉！”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园妹，谨舍而言诸楚王。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为太子。

[7]楚国楚考烈王没有儿子，春申君为此非常忧虑，遍寻许多能生育的妇女进献给楚王，但是她们最终仍没有为楚王生下儿子。赵国人李园带来他的妹妹想要献给楚王，可听说楚王不能养儿子，便担心时间久了，自己的妹妹会失去楚王的宠幸。于是他请求服侍春申君，做春申君的舍人。不久，李园告假回赵国探亲，故意超过期限才返归春申君处。春申君问他超假的原因，他说：“齐国国君派人求娶我的妹妹，我陪那位使者饮酒，所以耽误了归期。”春申君说：“已经下聘礼订婚了吗？”李园答道：“还没有。”于是春申君便将李园的妹妹纳为妾。没过多久，李园的妹妹怀了身孕。李园即让她去劝说春申君道：“楚王非常宠信您，即便是他的亲兄弟也比不上。如 今您任楚国的相国二十多年了，可楚王依旧没有得到儿子。如此，待他去世后将改立他的兄弟为国君，而新国君也必定要使他的旧亲信分别得到显贵，这样的话，您又如何能永久地保持住您的荣宠地位呀！非但如此，而且由于您受楚王宠幸，长期执掌国事，肯定对楚王的兄弟有过

许多失礼的地方，一旦他们登上王位，您就要大祸临头了。现在我身怀有孕，可还无人知晓，何况我获您宠爱时间不长，倘若果真以您的尊贵身分，将我进献给楚王，一定会得到他的宠幸。如果我依赖上天的恩赐生下一个男孩儿，那么就是您的儿子要继位为王了。这样一来，楚国便全都是您的了，这与在新君主统治下身临难以预料的灾祸相比，哪一个结果更好呢？”春申君大为赞同，便将李园的妹妹送出府，安置在馆舍中居中，派人谨慎地守护，然后向楚王推荐她。楚王即把她召纳入宫中，并且很宠爱她。不久，李园的妹妹果然生了个儿子，被立为太子。

李园妹为王后，李园亦贵用事，而恐春申君泄其语，阴养死士，欲杀春申崐君以灭口；国人颇有知之者。楚王病，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无望之福，亦有无望之祸。今君处无望之世，事无望之主，安可以无无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谓无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相国，其实王也。王今病，旦暮薨，薨而君相幼主，因而当国，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此所谓无望之福也。”“何谓无望之祸？”曰：“李园不治国而君之仇也，不为兵而养死士之日久矣。王薨，李园必先入，据权而杀君以灭口，此所谓无望之祸也。”“何谓无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王薨，李园先入，臣为君杀之，此所谓无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园，弱人也，仆又善之。且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惧而亡去。后十七日，楚王薨，李园果先入，伏死士于棘门之内。春申君入，死士侠刺之，投其首于棘门之外；于是使吏尽捕诛春申君之家。太子立，是为幽王。

李园的妹妹成为王后后，李园也随着地位显赫，当权主事。但是他又深恐春申君将他曾指使妹妹说过的话泄漏出去，便暗中收养敢死的武士，准备让他们去杀春申君以灭口。居住在楚国都城中的人有不少知道这件事情的。不久，楚王卧病不起。朱英对春申君说：“世上有未预料到而来的洪福，也有未预料到而来的灾祸。现在您处于生死变化不定的社会之中，为喜怒无常的君王效力，身边怎么能没有您尚未预料却忽然来到的帮手呢？”春申君说：“什么叫作‘未预料到而来的洪福’呢？”朱英答道：“您担任楚国的相国二十多年了，虽然名义上是相国，实际上却已相当于国君了。如今楚王病重，随时都会死去，一旦病故，您即可辅助幼主，从而掌握国家大权，待幼主成年后再还政给

他，或者干脆就面南而坐，自称为王。这便是所谓的‘未预料到而来的洪福’了”。春申君又问：“那么什么是‘未预料到而来的灾祸’呢？”朱英说：“李园不治理国事，却是您的仇敌；不管理军务统率军队，却长期以来豢养一些勇士。如此，楚王一去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廷夺权，杀您灭口。这即是所谓的‘未预料到而来的灾祸。’”春申君再问道：“这样说来，‘尚未预料却忽然来到的帮手’又是怎么回事呢？”朱英回答：“您将我安置在郎中的职位上，待楚王去世，李园抢先入宫时，我替您杀了他除掉后患。这就是所谓的‘尚未预料却忽然来到的帮手’。”春申君说：“您就不必过问这些事了。李园是个软弱无能的人，况且我又对他很好，哪至于发展到这个地步呀！”朱英明白自己的建议不会被春申君采纳了，便因担心发生变故累及自己而逃亡他乡。十七天后，楚王去世，李园果然抢先进宫，把他豢养的勇士坦伏在棘门里面。春申君一进来，勇士们即两面夹击，将他刺杀，并砍下他的头颅扔到宫门外面。接着，李园又派出官吏把春申君的家人全部捕获杀了。随后，太子芈悍继位，是为幽王。

扬子《法言》曰：“或问信陵、平原、孟尝、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奸臣窃国命，何其益乎！”

扬雄《法言》曰：“有人问，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是否有益于国家呢？”回答的是：“国君不理政事，奸臣窃取了国家权力，他们对国家有什么益处啊！”

[8]王以文信侯奉先王功大，不忍诛。

[8]嬴政因吕不韦事奉先王功劳卓著，不忍心将他杀死。

十年（甲子、前第237）

十年（甲子，公元前237年）

[1]冬，十月，文信侯免相，出就国。

[1]冬季，十月，吕不韦被罢免相国之职，离开京城，到他的封国河南洛阳。

宗室大臣议曰："诸侯人来仕者，皆为其主游间耳，请一切逐之。"于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书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诸侯亲服，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散六国之从，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强公室，杜私门。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夫色、乐、珠、玉不产于秦而王服御者众；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臣闻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崛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所谓藉寇兵，赍盗粮者也。"王乃召李斯，复其官，除逐客之令。李斯至骊邑而还。王卒用李斯之谋，阴遣辩士赍金玉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然后使良将随其后，数年之中，卒兼天下。

秦国的王族大臣们建议说："各诸侯国到秦国来作官谋职的人，大都是为自己的君主来游说，以挑拨离间我们君臣上下之间的关系，因此，请大王将他们一律驱逐出境。"于是，秦王下令全国实行大搜索，驱逐外来人。客卿楚国人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他在临离开前还上书秦王说："从前穆公招纳贤才，由西部戎地选得由余，东方宛城物色到百里奚，在宋国迎取了蹇叔，晋国寻求到丕豹和公孙支。如此，秦国得以兼并二十多个封国，而称霸西戎。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使各国都亲和服从，以至今日天下大治，国势强盛。惠王采纳张仪的策略，拆散六国的合纵联盟，使它们为秦国效力。昭王得到范雎的辅佐，加强了王室的权力，遏制了贵族家族的势力。这四位君王都是依靠客卿

的作用而建功立业的。如此看来，客卿有什么地方辜负了秦国啊！美色、音乐、宝珠、美玉都不产在秦国，可大王搜集来使用、享受的却很多。但对人的取舍偏不是这样，不问可不可用，不论是非曲直，凡非秦国人就一概不用，凡是客卿就一律驱逐。似此便是只看重美色、音乐、宝珠、美玉等，而轻视人才了。我听说泰山不辞让细小的泥土，故能成就其巍峨；河海不择除细流，故能成就其深广；圣贤的君王不抛弃民众，故能明示他的恩德。这便是五帝三王所以能无敌于天下的原因。现在您抛弃那些非秦国籍的平民百姓，使他们去帮助敌国，辞退那些外来的宾客，令他们去为各诸侯效力，这就是所谓的把武器借给入侵者，把粮秣送给盗匪了。”嬴政看了李斯上的这封信，即召他入见，要恢复他的官职，并撤销逐客令。此时李斯已走到了骊邑，接秦王召令后即刻回返。嬴政最终采用了李斯的计策，暗中派遣能言善辩的人携带金珠宝玉去游说各国国君。对各国有名望、有势力的人，凡是可以用钱财贿赂的，便出重金收买，结交他们，凡是不肯受贿的，便持利剑刺杀他们。挑拨各国国君与臣民之间的关系，离间他们的感情，然后派良将率兵攻打各国。这样，几年之内，秦国终于兼并了天下。

十一年（乙丑、前第236）

十一年（乙丑，公元前236年）

[1]赵人伐燕，取阳。兵未罢，将军王翦、桓、杨端和伐赵，攻邺，取九城。王翦攻阏与、阳，桓取邺、安阳。

[1]赵国人进攻燕国，夺取阳。战事还未结束，秦国的大将王翦、桓、杨端和已率军征伐赵国，攻击邺地，战领了九个城邑。其中王翦领兵攻打阏与、阳，桓率军夺取了邺、安阳。

[2]赵悼襄王薨，子幽缪王迁立。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悼襄王废嫡子嘉而立之。迁素以无行闻于国。

[2]赵国国君悼襄王去世，子赵迁继位，是为幽缪王。赵迁的母亲原是妓女，深得悼襄王的宠幸。为此，悼襄王废掉了正妻所生的长子赵嘉，将赵迁立为太子。而赵迁向来以品行不端闻名全国。

[3]文信侯就国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之。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于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文信侯自知稍侵，恐诛。

[3]秦国文信侯吕不韦返回封国一年多了，在这期间，各诸侯国的宾客、使者纷纷前往邀请他，车马络绎不绝，在道上前后相望。嬴政为此担心吕不韦会生出什么变故，便写信给他说："您为秦国立下了什么功劳呢？秦国封您在河南，享用十万户封地的收入？您与秦国有什么亲近关系？而要称您为'仲父'？您还是携家属迁往蜀地居住吧！"吕不韦自知在渐渐地受到侵害逼迫，很惧怕被杀掉。

十二年（丙寅、前第235）

十二年（丙寅，公元前235年）

[1]文信侯饮鸩死，窃葬。其舍人临者，皆逐迁之。且曰：“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不韦者，籍其门，视此！”

[1]秦国的吕不韦饮毒酒自杀身亡。他的家人暗地里将他埋葬了。嬴政下令，吕不韦的舍人凡参加了哭吊的，一律驱逐、迁徙出境；并说：“从今以后崐，操持国家政事的人凡像、吕不韦一样淫乱无道的，将其家族的所有财产没收入官，照此办理！”

扬子《法言》曰：或问：“吕不韦其智矣乎？以人易货。”曰：“谁谓不韦智者欤！以国易宗。吕不韦之盗，穿窬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见担石矣，未见雒阳也。”

扬雄《法言》曰：有人问：“吕不韦他聪明吗？拿人做货物，进行交易。”回答说：“谁说吕不韦是聪明人啊！用封国换取了宗族的灭亡。吕不韦这个偷东西的人是穿墙行窃的奸雄啊！穿墙行窃的，我见过担负斗石之量，没见过窃取洛阳的。”

[2]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

[2]秦国自六月到八月，一直不降雨。

[3]发四郡兵助魏伐楚。

[3]秦国调动四个郡的兵力，援助魏国进攻楚国。

十三年（丁卯、前第234）

十三年（丁卯，公元前234年）

[1]桓伐赵，败赵将扈辄于平阳，斩首十万，杀扈辄。赵王以李牧为大将军，复战于宜安、肥下，秦师败绩，桓奔还。赵封李牧为武安君。

[1]秦将桓率军征伐赵国，在平阳击败赵将扈辄的军队，斩杀十万人，并杀了扈辄。赵国国君任命李牧为大将军，领兵在宜安、肥下与秦军再战，秦师大败，桓逃奔回秦国。赵王因此封李牧为武安君。

十四年（戊辰、前第233）

十四年（戊辰，公元前233年）

[1]桓伐赵，取宜安、平阳、武城。

[1]秦将桓进攻赵国，夺取了宜安、平阳、武城。

[2]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使韩非来聘。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善刑名法术之学，见韩之削弱，数以书干韩王，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实之上，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五十六篇，十余万言。

[2]韩国国君韩安向秦国割让土地，并献出国君的大印，请求作为秦国的附庸，派遣韩非为使节往秦国拜谒问安。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之一，精通刑名法术的学说。他看到韩国国力日益削弱，多次写信给韩王求取录用，但总得不到韩王的任用。于是，韩非深恶韩国治国不致力于访求人才，选任贤能，反而推崇虚浮、淫乱无能的蠹虫之辈，把他们安置在与实际功劳不相称的高位上；国势宽松时骄纵宠爱那些徒有虚名的学者，国势紧急时就征用那些披甲戴盔的武士；所培养的人不是所能任用的人，所能任用的人却又不是所培养的人。为廉洁正直的人遭受奸邪不正的权臣的排斥而悲伤。他考察了以往的得失变化，撰写了《孤愤》、《五蠹》、《内储》、《外储》、《说林》、《说难》等五十六篇文章，约十多万字。

王闻其贤，欲见之。非为韩使于秦，因上书说王曰：“今秦地方数千里，师名百万，号令赏罚，天下不如。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从之计，大王诚听臣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以戒为王谋不忠者也。”王悦之，未任用。李斯嫉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法诛之。”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令早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王后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秦王嬴政听说韩非是个德才兼备的人，便想约见他。韩非正好作为韩国的使者来到秦国，就趁机写信呈给嬴政，劝说道："现今秦国的疆域方圆数千里，军队号称百万，号令森严，赏罚公平，天下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而我鲁莽地冒死渴求见您一面，是想说一说破坏各国合纵联盟的计略。您若真能听从我的主张，那么，您如果不能一举拆散天下的合纵联盟，战领赵国，灭亡韩国，使楚国、魏国臣服，齐国、燕国归顺，不能令秦国确立霸主的威名，使四周邻国的国君前来朝拜，就请您把我杀了在全国示众，以此告诫那些为君主出谋划策不忠诚的人。"嬴政读后，心中颇为喜悦，但一时还没有任用他。李斯很崛忌妒韩非，便对嬴政说："韩非是韩国的一个公子，如今您想吞并各国，韩非最终还是要为韩国利益着想，而不会为秦国尽心效力的，这也是人之常情。现在您不用他，而让他在秦国长期逗留后再放他回去，这不啻是自留后患啊。还不如依法将他除掉算了。"秦王政认为李斯说得有理，便把韩非交司法官吏治罪。李斯又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他及早自杀。韩非试图亲自向秦王嬴政陈述冤情，但却无法见到秦王。不久，秦王政有些后悔，就派人去赦免韩非，可是韩非已经死了。

扬子《法言》曰：或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卒死乎说难，敢问何反也？"曰："'说难'盖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礼动，以义止，合则进，否则退，确乎不忧其不合也。夫说人而忧其不合，则亦无所不至矣。"或曰："非忧说之不合，非邪？"曰："说不由道，忧也。由道而不合，非忧也。"

扬雄《法言》曰：有人问："韩非著《说难》篇议论游说之难，而他自己最终竟又死于'说难'，那么我冒昧地请问，是什么原因使他的行动与言论相违背呢？"回答是："游说之难就是他致死的原因啊！"那人问："这是为什么？"答道："君子依照礼制行动，按照道义停止，所鼓吹的学说合乎礼义就前进，不合乎礼义就后退。如此根本不用去担心自己的主张不合乎别人的意志。去劝说别人而又顾虑自己的说词不合别人的心意，那么也就会各种手段无所不用了。"有人问："韩非正是担忧自己的主张与对方的意志不相吻合，不是吗？"答道："游说他人却不遵照礼义准则，这是值得忧虑的。而如果遵循了礼义准则，只是主张与他人的心意不合，便不必担忧了。"

臣光曰：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

臣司马光曰：我听说君子由亲近自己的亲人而至亲近别人的亲人，由热爱自己的国家而至热爱别人的国家，因此才能功勋卓著，名声美好，从而享有百福。如今韩非为秦国出谋献策，首先就是要以灭亡他的祖国来证实他的主张，犯下此类罪过，本来就是死有余辜的，哪里还值得怜悯啊！

十五年（己巳、前第232）

十五年（己巳，公元前232年）

[1]王大兴师伐赵，一军抵邺，一军抵太原，取狼孟、番吾；遇李牧而还。

[1]秦王嬴政出动大军进攻赵国，一路军队抵达邺地，一路军队抵达太原，攻克了狼孟、番吾，因遇到李牧统领的赵军而撤回。

[2]初，燕太子丹尝质于赵，与王善。王即位，丹为质于秦，王不礼焉。丹怒，亡归。

[2]当初，燕国太子姬丹曾在赵国作人质，与生在赵国的秦王嬴政相友善。待到嬴政即位，姬丹又在秦国充当人质。但这时秦王嬴政却不以礼相待，太子丹一怒之下逃回了燕国。

十六年（庚午、前第231）

十六年（庚午，公元前231年）

[1]韩献南阳地。九月，发卒受地于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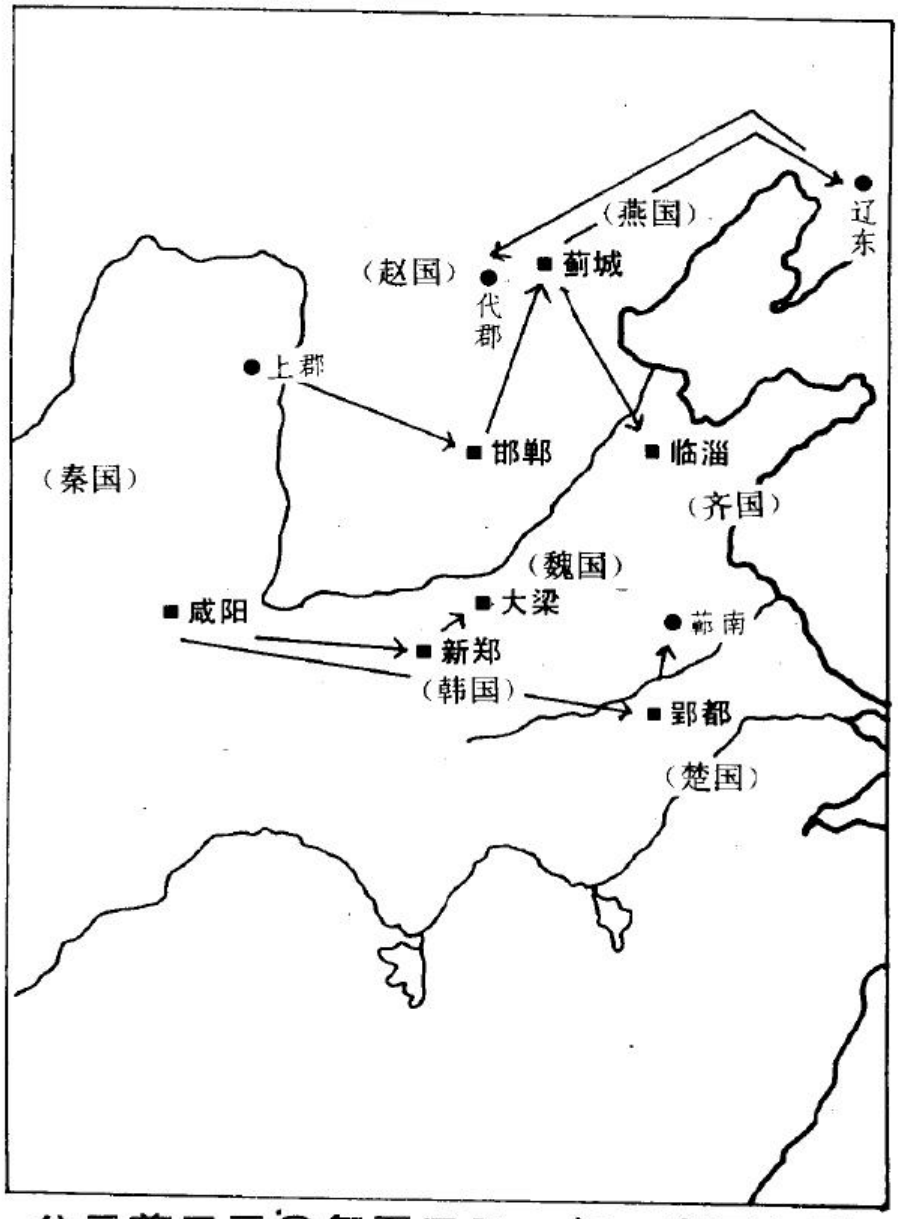
[1]韩国割献南阳地给秦国。九月，秦国派军队前往韩国接收。

[2]魏人献地。

[2]魏国人割献土地给秦国。

[3]代地震，自乐徐以西，北至平阴，台屋墙垣太半坏，地坼东西百三十步。

[3]代地发生地震，自乐徐以西，北到平阴，楼台房屋墙垣大半塌毁，土地开裂一条臣缝，东西宽一百三十步。



公元前二三〇年至二二一年·秦灭六国

十七年（辛未、前第230）

十七年（辛未，公元前230年）

[1]内史胜灭韩，虏韩王安，以其地置颍川郡。

[1]秦国的内史腾率军灭掉了韩国，俘获韩国国君韩安。秦国在韩国的土地上设置了颍川郡。

[2]华阳太后薨。

[2]秦王政的祖母华阳太后去世。
[3]赵大饥。*[3]赵国发生大饥荒。
[4]卫元君薨，子角立。
[4]卫国卫元君去世，子卫角继位。

十八年（壬申、前第229）

十八年（壬申，公元前229年）

[1]王翦将上地兵下井陉，端和将河内兵共伐赵。赵李牧、司马尚御之。秦人多与赵王嬖臣郭开金，使毁牧及尚，言其欲反。赵王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之。李牧不受命，赵人捕而杀之；废司马尚。

[1]秦将王翦统率驻扎在上地的军队攻下井陉，杨端和率领河内驻军一同进攻赵国。赵国的大将李牧、司马尚领兵顽强抵抗秦军。于是，秦国派人用重金收买赵王的宠臣郭开，让他在赵王面前诋毁李牧和司马尚，说他们企图兴兵反叛赵国。赵王因此便派赵葱及齐国的将领颜聚取代他们。李牧不接受命令，赵国人便将他抓住杀了，并撤换了司马尚。

十九年（癸酉、前第228）

十九年（癸酉，公元前228年）

[1]王翦击赵军，大破之，杀赵葱，颜聚亡，遂克邯郸，虏赵王迁。王如邯郸，故与母家有仇怨者皆杀之。还，从太原、上郡归。

[1]秦将王翦率军攻击赵军，大败赵兵，杀赵葱，颜聚逃亡。秦军于是攻陷邯郸，俘虏了赵国国君赵迁。秦王政亲自驾临邯郸，将过去与他母亲家有仇怨的人全部杀了。然后回驾，经太原、上郡返归秦都咸阳。

[2]太后薨。

[2]秦王政的母亲太后赵姬去世。

[3]王翦屯中山以临燕。赵公子嘉帅其宗数百人奔代，自立为代王。赵之亡，大夫稍稍归之，与燕合兵，军上谷。

[3]秦将王翦领兵驻扎在中山，以监视、威慑燕国。赵国的公子赵嘉统率他的宗族数百人逃往代地，自立为代王。赵国灭亡后，在逃的赵国官员们逐渐地投归代王，与燕国合兵一处，共同驻扎在上谷。

[4]楚幽王薨，国人立其弟郝。三月，郝庶兄负刍杀之，自立。

[4]楚国国君幽王去世，国人立他的弟弟芈郝为王。三月，芈郝的庶兄负刍杀死了他，自立为楚王。

[5]魏景王薨，子假立。

[5]魏国国君景王去世，子魏假继位。

[6]燕太子丹怨王，欲报之，以问其傅鞠武。鞠武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媾匈奴以图秦。太子曰："太傅之计，旷日弥久，令人心然，恐不能须也。"顷之，将军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谏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是谓委肉当饿虎之蹊也。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太子曰："樊将军穷困于天下，归身于丹，是固丹命卒之时也，愿更虑之！"鞠武曰："夫行危以求安，造祸以为福，计浅而怨深，连结一人之后交，不顾国家之大害，所谓资怨而助祸矣。"太子不听。

[6]燕国太子姬丹怨恨秦王嬴政，想要实施报复，为此征求太傅鞠武的意见。鞠武建议太子丹西与韩、赵、魏三晋订约，南与齐、楚联合，北与匈奴媾和，赖此共同图谋秦国。太子丹说："太傅的计略虽好，但要实现它却是旷日持久的事情，令人内心烦闷、焦躁，恐怕不能再等待了。"不久，秦国将领樊於期在本国获罪，逃到燕国。太子丹接纳了他，并让他住下。鞠武规劝太子丹说："仅凭秦王的暴虐以及对燕国积存的愤怒、怨恨，就足以令人寒心的了，更何况他还将获悉樊将军被收留在燕国了呢！这就等于把肉弃置在饿虎往来的小道上。希望您尽快将樊将军送到匈奴去！"太子丹说："樊将军走投无路，归附于我，这本来就是我应当舍命保护他的时候了，请您还是考虑一下其他的办法吧！"鞠武说："做危险的事情来求取安全，制造灾祸以祈求幸福，谋略浅薄而致积怨加深，为了结交一个新的朋友，而不顾及国家将遭受大的危害，这即是所谓的积蓄怨仇并助长灾祸了！"太子丹对鞠武的劝说置之不理。

太子闻卫人荆轲之贤，卑辞厚礼而请见之。谓轲曰："今秦已虏韩王，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赵不能支秦，则祸必至于燕。燕小弱，数困于兵，何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从。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劫崐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则因而刺杀之。彼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唯荆卿留意焉！"荆轲许之。于是舍荆卿于上舍，太子日造门下，所以奉养荆轲，无所不至。及王翦灭赵，太子闻之惧，欲遣荆轲行。荆轲曰："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有以报。"太子曰："樊将军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也！"荆轲乃私见樊於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柰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计将安出？"荆卿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其胸，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遂自刎。太子闻之，奔往伏哭，然已无柰何，遂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药粹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乃装为遣荆轲，以燕勇士秦舞阳为之副，使入秦。

太子丹听说卫国人荆轲很贤能，便携带厚礼，以谦卑的言词求见他。太子丹对荆轲说："现在秦国已俘虏了韩王，又乘势举兵向南进攻楚国，向北威逼赵国。赵国无力对付秦国，那么灾难就要降临到燕国头上了。燕国既小又弱，多次为战争所拖累，哪里还能够抵挡住秦国的攻势啊！各诸侯国都屈服秦国，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再合纵抗秦了。目前，我个人的计策颇愚鲁，认为如果真能获得一位天下最大无畏的勇士，让他前往秦国胁迫秦王政，迫使他将兼并来的土地归还给各国，就像曹沫当年逼迫齐桓公归还鲁国丧失的领土一样。如此当然是最好的了。假若不行，便乘机刺杀掉秦王嬴政。秦国的大将拥兵在外，而国内发生动乱，于是君臣之间相互猜疑。趁此时机，各国如能够合纵抗秦，就一定可以击败秦军。希望您留心这件事情。"荆轲答应了充当刺客赴秦。太子丹于是安排荆轲住进上等客舍，并天天亲往舍中探望，凡能够进送、供给荆轲的东西，没有不送到的。及至秦将王翦灭亡了赵国，太子丹闻讯后惊恐不已，便想送荆轲出行。荆轲说："我现在前往秦国，但没有令秦人信任我的理由，这就未必能接近秦王。倘若果真得到樊将军的头颅和燕国督亢的地图奉献给秦王，秦王必定很高兴召见我，那时我才能够刺杀他以回报您。"太子丹说："樊将军在穷途末路时来投奔我，我实在不忍心杀他啊！"荆轲于是私下里会见樊於期说："秦国对待您，可说是残酷之极，您的父母、宗族都被诛杀或没收为官奴了！现在听说秦国悬赏千斤黄金、万户封地购买您的头颅，您打算怎么办呢？"樊於期叹息地流着泪说："那么能想出什么办法呢？"荆轲说："希望能得到您的头颅献给秦王，秦王见此必定欢喜而召见我，那时我左手拉住他的袖子，右手持匕首刺他的胸膛。这样一来，您的大仇得报，燕国遭受欺凌的耻辱也可以消除了！"樊於期说："这正是我日日夜夜切齿烂心地渴求实现的事情啊！"随即拔剑自刎。太子丹闻讯急奔而来，伏尸痛哭，但已经无可奈何了，就用匣子盛装起樊於期的头颅。此前，太子丹已预先求取到天下最锋利的匕首，令工匠把匕首烧红浸入毒药之中，又用这染毒的匕首试刺人，只需渗出一丝血，人就没有不立即倒毙的。于是便准备行装送荆轲出发，又派燕国的勇士秦舞阳当他的助手，二人作为使者前往秦国。

秦纪二 始皇帝下二十年（甲戌、前第227）

秦纪二 秦始皇帝二十年（甲戌，公元前227年）

[1]荆轲至咸阳，因王宠臣蒙嘉卑辞以求见；王大喜，朝服，设九宾而见之。荆轲奉图而进于王，图穷而匕首见，因把王袖而之；未至身，王惊起，袖绝。荆轲逐王，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负剑！"负剑，王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匕首王，中铜柱。自知事不就，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遂体解荆轲以徇。王于是大怒，益发兵诣赵，就王翦以伐燕，与燕师、代师战于易水之西，大破之。

[1]荆轲抵达秦国都城咸阳，通过秦王嬴政的宠臣蒙嘉，以谦卑的言词求见秦王，秦王嬴政大喜过望，穿上君臣朝会时的礼服，安排朝会大典迎见荆轲。荆轲手捧地图进献给秦王，图卷全部展开，匕首出现，荆轲乘势抓住秦王的袍袖，举起匕首刺向他的胸膛。但是未等荆轲近身，秦王嬴政已惊恐地一跃而起，挣断了袍袖。荆轲随即追逐秦王，秦王绕着柱子奔跑。这时，殿上的群臣都吓呆了，事发仓猝，大出意料，群臣全都失去了常态。秦国法律规定，在殿上侍从的群臣不得携带任何武器。因此大家只好徒手上前扑打荆轲，并喊道："大王，把剑推上背！"秦王嬴政将剑推到背上，便剑套倾斜，剑柄向前，即拔出剑来回击荆轲，砍断了他的左大腿。荆轲肢体残废无法再追，便把匕首向秦王投掷过去，但却击中了铜柱。荆轲知道行刺之事已无法完成，就大骂道："此事所以不能成功，只是想活捉你以后强迫你订立契约，归还所兼并的土地，以此回报燕太子啊！"由是，荆轲被分尸示众。秦王为此勃然大怒，增派军队去到赵国，随王翦的大军攻打燕国。秦军在易水以西与燕军和代王的军队会战，大破燕、代之兵。

二十一年（乙亥、前第226）

二十一年（乙亥，公元前226年）

[1]冬，十月，王翦拔蓟，燕王及太子率其精兵东保辽东，李信急追之。代王嘉遗燕王书，令杀太子丹以献。丹匿衍水中，燕王使使斩丹，欲以献王，王复进兵攻之。

[1]冬季，十月，秦将王翦攻克燕都蓟城，燕国国君和太子姬丹率精兵向东图保辽东，秦将李信领兵急追。代王赵嘉送信给燕王，要他杀太子丹献给秦王。太子丹这时躲藏在衍水一带，燕王即派使节往衍水杀了太子丹，准备把他的头颅献给秦王嬴政。但秦王再次发兵攻燕。

[2]王贲伐楚，取十馀城。王问于将军李信曰："吾欲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王以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王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将二十万人伐楚；王翦因谢病归频阳。

[2]秦将王贲进攻楚国，攻陷十多座城。秦王嬴政询问将军李信说："我想要夺取楚国，根据你的推测，需要出动多少人的军队才够？"李信说："不过用二十万人。"秦王嬴政又询问王翦，王翦说："非六十万人的大军不可。"秦王说："王将军已经老了，怎么如此胆怯啊！"便派李信、蒙恬率领二十万人进攻楚国。王翦于是称病辞职，返回故乡频阳。

二十二年（丙子、前第225）

二十二年（丙子，公元前225年）

[1]王贲伐魏，引河沟以灌大梁。三月，城坏。魏王假降，杀之，遂灭魏。

[1]秦将王贲率军征伐魏国，引汴河的水灌淹魏国都城大梁。三月，大梁城垣塌毁，魏王魏假投降，为秦军杀死。魏国灭亡。

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幸。虽然，臣受地于魏之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王义而许之。

秦王嬴政遣人去通知安陵君说："我想要用五百里的土地换你的安陵国。"安陵君说："大王您施加恩惠给我，用大换小，真是太幸运了。但虽然如此，我这小国的土地是受封于魏国上代国君的，我愿意终生守护它，不敢交换！"秦王嬴政赞许他奉守道义，便应允了他的请求。

[2]李信攻平舆，蒙恬攻寝，大破楚军。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崐，与蒙恬会城父。楚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败李信，入两壁，杀七都尉；李信奔还。

[2]秦将李信进攻平舆，蒙恬攻击寝，大败楚军。李信再攻鄢郢，攻克了该城，于是率军西进，到城父与蒙恬的队伍会合。楚军趁机尾随在后，三天三夜不停宿休息，反击中大败李信的军队，攻入秦军的两个营地，斩杀了七个都尉。李信率残部逃奔回秦国。

王闻之，大怒，自至频阳谢王翦曰："寡人不用将军谋，李信果辱秦军。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谢："病不能将。"王曰："已矣，勿复言！"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王曰："为听将军计耳。"于是王翦将六十万人伐楚。王送至霸上，王翦请美田宅甚众。王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响臣，以请田宅为子孙业耳。"王大笑。王翦既行，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王怛中而不信人，今空国中之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王坐而疑我矣。"

秦王嬴政闻讯，暴跳如雷，亲自前往频阳向王翦道歉说："我没有采用将军你的计策，而李信果然使秦军蒙受了耻辱。现在将军你虽然患病，但难道就忍心抛下我不管吗？！"王翦仍推辞道："我实在病得不能领兵打仗了。"秦王嬴政说："好啦，不要再这么说了！"王翦说："如果不得已一定要用我的话，非用六十万人的军队不可！"秦王嬴政答道："就听从将军你的主张行事吧。"于是王翦率领六十万大军征伐楚国，秦王亲自送行到霸上。王翦请求秦王赏赐他相当多的良田美宅。秦王说："你就出发吧，为什么还要担心日后贫穷呀！"王翦说："身为大王您的将领，虽立下战功，但最终仍不能被封侯，所以趁着大王现在正看重我，请求赏赐田宅，好为子孙留下产业啊。"秦王嬴政听后大笑不止。王翦率军开拔，抵达武关，又陆续派遣五位使者向秦王嬴政请求赏赐良田。有人说："将军您向秦王求讨东西也已是太过分了吧！"王剪答道："不是这样。大王心性粗暴而多猜忌，如今将国中的武装士兵调拨一空，专门托付给我指挥，我若不借多求赏赐田宅为子孙谋立产业，表示坚决为大王效力，大王反倒要无缘无故地对我有所怀疑了啊。"

二十三年（丁丑、前第224）

二十三年（丁丑，公元前224年）

[1]王翦取陈以南至平舆。楚人闻王翦益军而来，乃悉国中兵以御之；王翦坚壁不与战。楚人数挑战，终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王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战，乃引而东。王翦追之，令壮士击，大破楚师，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楚师遂败走。王翦因乘胜略定城邑。

[1]秦将王翦率大军取道陈丘以南抵达平舆。楚国人闻讯王翦增兵而来，便出动国中的全部兵力抵抗秦军。王翦下令坚守营寨不与楚军交锋。楚人多次到营前挑战，秦军始终也不出战。王翦每天让士兵休息、洗沐，享用好的饮食，安抚慰问他们，并亲自与他们共同进餐。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王翦派人打听：“军中进行什么嬉戏啊？”回答说：“军士们正在玩投石、跳跃的游戏。”王翦便说：“这样的军队可以用来作战了。”此时楚军既然无法与秦军交锋，就挥师向东而去。王翦即率军尾追，令壮士们发起突击，大败楚军，直至蕲县之南，斩杀楚国将军项燕，楚军于是溃败逃亡。王翦乘胜夺取并平定了楚国的一些城镇。

二十四年（戊寅、前第223）

二十四年（戊寅，公元前223年）

[1]王翦、蒙武虏楚王负刍，以其地置楚郡。

[1]秦将王翦、蒙武俘获了楚国国君芈负刍，在楚地设置楚郡。

二十五年（己卯、前第222）

二十五年（己卯，公元前222年）

[1]大兴兵，使王贲攻辽东，虏燕王喜。

[1]秦国大举兴兵，派王贲率兵进攻辽东，俘获了燕国国君姬喜。

臣光曰：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不祀忽诸，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

臣司马光曰：燕太子丹不能忍受一时的激忿而去冒犯如狼似虎的秦国，虑崐事轻率，谋划浅薄，以致挑起怨恨，加速了灭亡之祸，使供奉燕国始祖召公的宗庙祭祀忽然中断，罪过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而评论的人有的还把太子丹说成是德才兼备的人，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

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虽有强暴之国，尚何足畏哉！丹释此不为，顾以万乘之国，决匹夫之怒，逞盗贼之谋，功隳身戮，社稷为墟，不亦悲哉！

对于治理国家的人来说，任命有才能的人为官，按照礼制确立政策法规，以仁爱之心安抚百姓，凭借信义结交邻邦。如此，官员由有才干的人担任，政事得到礼教的节制，百姓人心归向他的德行，四邻亲近友善他的恪守信义。这样，国家则会安如磐石，炽如火焰，触犯它的一定被撞得粉碎，挨着它的一定被烧得焦头烂额。似此，即便是有强暴的敌国存在，又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呢！太子丹放弃这条路不走，反而用万辆战车的大国去排解个人的私愤、炫耀盗贼式的谋略，结果是功名被毁坏、身命遭杀戮，江山社稷化作废墟，这难道不是很令人悲痛的事吗！

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复言、重诺，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决腹，非勇也。要之，谋不远而动不义，其楚白公胜之流乎！

跪着前进，伏地而行，并不表示恭敬；言必行，重承诺，并不表示守信义；过度耗费金钱，散发玉器，并不表示施恩惠；自割颈部，

自剖肚腹，并不表示勇敢。这种种问题的关键在于，只顾眼前利益不能深谋远虑而行动不合乎礼义，似此不过是楚国的为复仇而丧生的白公胜之流罢了！

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扬子论之，以要离为蛛蝥之靡，聂政为壮士之靡，荆轲为刺客之靡，皆不可谓之义。又曰："荆轲，君子盗诸。"善哉！

荆轲心怀报答太子姬丹豢养的私情，不顾及全家七族之人会受牵连，想要用一把短小的匕首使燕国强大、秦国削弱，这难道不是愚蠢之极吗！所以扬雄对此评论说，要离的死是蜘蛛、蝥虫一类的死，聂政的死是壮士一类的死，荆轲的死是刺客一类的死，这些都不能算作"义"。他又说："荆轲，按君子的道德观念来看，是类如盗贼之辈了。"此话说得好啊！

[2]王贲攻代，虏代王嘉。

[2]秦将王贲率军攻代，俘获代王赵嘉。

[3]王翦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会稽郡。

[3]秦将王翦全部平定楚国长江以南的地区，降服百越的首领，设置了会稽郡。

[4]五月，天下大。

[4]五月，秦国命令特许全国举行大规模的聚会宴饮。

[5]初，齐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以故齐王建立四十馀年不受兵。及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王曰："请书之。"君王后曰："善！"王取笔牍受言，君王后曰："老妇已忘矣。"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宾客入秦，秦又多与金。客皆为反间，劝王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

[5]当初，齐国的君王后贤惠有才干，使齐国能小心周到地侍奉秦国，对其他各诸侯国奉守信义。齐国东靠大海，不与秦国相邻。而那时秦国日夜不停地进攻韩、赵、魏、燕、楚等国，这五国分别忙于调兵自救，无暇他顾，所以齐王田建即位四十多年未遭逢过战乱。君王后即将去世时，告诫田建说："群臣中可以任用的是某某。"田建说："请让我把名字写下来。"君王后说："好吧。"但等到齐王取来笔

和木牍，准备记下她的话时，君王后却说："我已经忘记了。"君王后去世后，后胜出任齐国的相国，他大量接受秦国为挑拨齐国君臣关系而施给他的金银财宝。而齐国的宾客进入秦国时，秦国又给以重金，使这些宾客回国后都反过来为秦国说话，劝说齐王去朝拜秦王，不必整治、修建用作攻战的防备设施，不要去援助那五个国家进攻秦国。秦国也即因此得以灭掉了五国。

齐王将入朝，雍门司马前曰："所为立王者，为社稷耶，为王耶？"王曰："为社稷。"司马曰："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齐王还车而崐反。

齐王将要动身往咸阳朝拜秦王嬴政，齐国的雍门司马迎上前说："齐国所以要设立国君，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国君自己啊？"齐王说："是为国家。"司马道："既然是为了国家才设立君王，那您为什么还要离开自己的国家而到秦国去呢？"齐王于是下令掉转车头返回王宫。

即墨大夫闻之，见齐王曰："齐地方数千里，带甲数百万。夫三晋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间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人之众，使收三晋之故地，即临晋之关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师，使收楚故地，即武关可以入矣。如此，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岂特保其国家而已哉！"齐王不听。

即墨大夫闻讯进见齐王说："齐国国土方圆数千里，军队数百万。现韩、赵、魏三国的官员都不愿接受秦国的统治，逃亡在阿城、甄城之间的有数百人。大王您将这些人收拢起来，交给他们百万之多的兵士，让他们去收复韩、赵、魏三国旧日的疆土，如此，就是秦国的临晋关也可以进入了。楚国鄢郢的官员们不愿受秦国驱使，逃匿在南城之下的有数百人。大王您将这些人聚集起来，交给他们百万人的军队，让他们去收复楚国原来的土地，如此，即便是武关也可以进入了。这样一来，齐国的威望得以树立，秦国则可被灭亡，这又岂只是保全自己的国家而已！"但是齐王不接受这一建议。

秦始皇先后设四十一郡

二十六年（庚辰、前第221）

二十六年（庚辰，公元前221年）

[1]王贲自燕南攻齐，猝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秦使人诱齐王，约封以五百里之地。齐王遂降，秦迁之共，处之松柏之间，饿而死。齐人怨王建不早与诸侯合从，听奸人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详也。

[1]秦将王贲率军从燕国向南进攻齐国，突然攻入都城临淄，齐国国民中没有敢于抵抗的。秦国派人诱降齐王，约定封给他五百里的土地，齐王于是便投降了。但是秦国却将他迁移到共地，安置在松柏之间，最终被饿死。齐国人埋怨君王田建不早参与诸侯国的合纵联盟，而却听信奸佞、宾客的意见，以致使国家遭到灭亡，故为此编歌谣说："松树啊，柏树啊！使田建迁住共地饿死的，是宾客啊！"恨田建任用宾客不审慎考察。

臣光曰：从衡之说虽反覆百端，然大要合从者，六国之利也。昔先王建万国，亲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飨宴以相乐，会盟以相结者，无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国也。向使六国能以信义相亲，则秦虽强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晋者，齐、楚之藩蔽；齐、楚者，三晋之根柢；形势相资，表里相依。故以三晋而攻齐、楚，自绝其根柢也；以齐、楚而攻三晋，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盗，曰"盗将爱我而不攻"，岂不悖哉！

臣司马光曰：合纵、连横的学说虽然反复无常，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合纵符合六国的利益。从前，先王封立大量封国，亲近爱抚各国诸侯，使他们通过拜会、探访来增进相互交往，用酒宴招待他们以增进欢乐友好，实行会盟而增进团结联合，不为别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同心协力共保国家。假使当初六国能以信义相互亲善，那么秦国虽然强暴，六国又怎么能被它所灭亡掉呢！韩、赵、魏三国是齐、楚两国的屏障，而齐、楚两国则是韩、赵、魏三国的基础，它们形势上相依托，表里间相依赖。所以韩、赵、魏三国进攻齐、楚，是自断根基；而齐、楚两国征伐韩、赵、魏三国，则是自撤屏障。可哪里有自己拆毁屏障以讨好盗贼，还说"盗贼将会爱惜我而不攻击我"的，这难道不是荒谬得很吗?

[2]王初并天下，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乃更号曰"皇帝"，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为谥，则是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2]秦王嬴政刚刚兼并六国，统一天下，自认为兼备了三皇的德行，功业超过了五帝，于是便改称号为"皇帝"，皇帝出命称"制书"，下令称"诏书"，皇帝的自称为"朕"。追尊父亲庄襄王为太上皇。并颁布制书说："君王死后依据他生前的行为加定谥号，这是儿子议论父亲，臣子议论君王，实在没意思。从今以后，废除为帝王上谥号的制度。朕为始皇帝，后继者以序数计算崐，称为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万世，无穷尽地传下去。"

[3]初，齐威、宣之时，邹衍论著终始五德之运；乃始皇并天下，齐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说，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从所不胜，为水德。始改年，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节旗皆尚黑；数以六为纪。

[3]当初，齐威王、齐宣王的时候，邹衍研究创立了金、木、水、火、土终而复始的"五德相运"学说。到了始皇帝合并天下时，齐国人将此说奏报给他。始皇采纳了这套学说，认为周朝是火德，秦取代周，从火不能胜水来推算，秦应是水

德。于是开始下令更改岁历，新年朝见皇帝与庄贺典礼都从十月初一开始，以十月初一为元旦；衣服、旗帜、符节等都崇尚用黑色；计数以六为一个单位。

[4]丞相绾言："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镇之。请立诸子。"始皇下其议。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4]丞相王绾说："燕、齐、楚三国的故地距都城咸阳过于遥远，不在那里设置侯王，便不能镇抚。因此请分封诸位皇子为侯王。"始皇帝将这一建议交给大臣评议。廷尉李斯说："周文王、周武王分封子弟族人非常多，他们的后代彼此疏远，相互攻击如同仇敌，周天子也无法加以制止。现在四海之内，仰仗陛下的神灵而获得统一，全国都划分为郡和县，对各位皇子及有功之臣，用国家征收的赋税重重给予赏赐，这样即可以非常容易地进行控制，使天下人对秦朝廷不怀二心，才是安定国家的方略。分封诸侯则不适宜。"始皇说："天下人都吃尽了无休止的战争之苦，全是因为有诸侯王存在的缘故。今日依赖祖先的在天之灵，使天下初步平定，假若又重新封侯建国，便是自己招引兵事、培植战乱，似此而想求得宁静、养息，岂不是极困难的事情吗？！廷尉的主张是对的。"

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始皇帝于是下令把全国划分为三十六个郡，每个郡设置郡守、郡尉、监御史。

收天下兵聚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庭中。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杰于咸阳十二万户。

又下令收缴全国民间所藏的兵器，运送汇集到咸阳，熔毁后铸成大钟和钟架，以及十二个铜人，各重千石，放置在宫庭中。并统一法制和度量衡，将各地富豪十二万户迁徙到咸阳置于朝廷的监控下。

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

秦王朝祭祀祖先、神佛的宗庙等处所和章台宫、上林苑都设在渭水南岸。而秦国每征服一个国家，就摹画、仿照该国的宫室，在咸阳城北的山坡上同样建造一座。如此南临渭水，自雍门向东至泾水、渭水相交处，宫殿屋宇、天桥、楼阁相连接，所获得的各国美女、钟鼓等乐器都安置在里边。

二十七年（辛巳、前第220）

二十七年（辛巳，公元前220年）

[1]始皇巡陇西、北地，至鸡头山，过回中焉。

[1]始皇帝出巡陇西、北地，到鸡头山而还，经过回中宫。

[2]作信宫渭南，已，更命曰极庙。自极庙道通骊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治驰道于天下。

[2]在渭水南岸兴建长信宫，竣工后改名为极庙宫。从极庙筑路通到骊山，兴造甘泉宫前殿，修筑甬道连接咸阳，又以咸阳为中心筑驰道通往全国各地。

二十八年（壬午、前第219）

二十八年（壬午，公元前219年）

[1]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颂功业。于是召集鲁儒生七十人，至泰山下，议封禅。诸儒或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扫地而祭，席用秸。"议各乖异。始皇以其难施用，由此绌儒生。而遂除车道崼，上自太山阳至颠，立石颂德；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

[1]始皇帝出巡东部各郡、县，登上邹地的峄山，树立石碑赞颂秦朝的功勋业绩。召集过去鲁地崇信儒学的文人七十名，到泰山下商议祭祀天地的封禅之事。诸儒生中有的说："古时候的君王封禅，用蒲草裹住车轮，不愿伤害山上的土石草木；扫地祭祀时所使用的席都是用草编成的。"各人的议论很不相同。始皇帝认为众人所说的很难实际采用，便因此而贬退儒生；并且下令开通车道，从泰山南麓上到顶峰，竖立石碑歌颂自己的功德，又从泰山北面顺道而下，到梁父山祭地。祭祀仪式颇采用秦国古时在雍城由太祝令主持的祭祀上帝的形式。而怎样封土埋藏却全都保密，世人无法获悉并记录下来。

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始皇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作琅邪台，立石颂德，明得意。

始皇帝随即又向东出游沿海各地，祭礼名山大川及天、地、兵、阴、阳、月、日、四时八神。然后南登琅邪山，兴致勃勃，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月，还建造琅邪台，立石碑颂德，表明自己得天下之意。

初，燕人宋毋忌、羡门子高之徒称有仙道、形解销化之术，燕、齐迂怪之士皆争传习之。自齐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信其言，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风引船去。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乃始皇至海上，诸方士齐人徐等争上书言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

当初，燕国人宋毋忌、羡门子高一类人声称世上有一种成仙之道、人老死后尸解骨化升天的法术，燕国、齐国的迂腐、怪异之士都争相传授和学习。从齐威王、宣王到燕昭王都相信他们的话，派人到海上寻求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据说这三仙山在渤海之中，距离人间并不遥远。只是凡人将要到达，凡就把船吹走了。不过也曾有人到过这三山，看见各位神仙和长生不死的药均在那里。待到始皇帝出游海滨时，通晓神仙方术的人如故齐国人徐等纷纷争着上书谈这些事，请求准许斋戒清心洁身素食后率领童男童女往海上寻求神山。始皇于是派遣徐征发数千名童男女入海求仙。但是，船行海上后却均因风势不顺而返航。不过他们仍然说："虽没能到达仙山，可是已经望见了。"

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能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遂自南郡由武关归。

始皇帝还归咸阳途中经过彭城，举行斋戒，祈祷祭祀，想要打捞沉没在泗水中的周鼎。故而遣一千人潜入泗水寻找，结果毫无所得。于是，始皇又向西南渡过淮水，到达衡山、南郡；再泛舟长江，抵湘山，祭祀湘君。适逢大风，几乎不能渡过湘水。始皇问博士道："湘君是什么神仙啊？"博士回答："听说她是尧帝的女儿，舜帝的妻子，死后就葬在这里。"始皇大怒，令三千名被判刑服劳役的罪犯将湘山的树木砍伐殆尽，裸露出赤红的土壤和石块。然后从南郡经武关返回咸阳。

[2]初，韩人张良，其父、祖以上五世相韩。及韩亡，良散千金之产，欲为韩报仇。

[2]早先，韩国人张良的父亲、祖父曾经做过五代韩相。乃至韩国灭亡，张良尽散千金家产，想要为韩国报仇。

二十九年（癸未、前第218）

二十九年（癸未，公元前218年）

[1]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张良令力士操铁椎狙击始皇，误中副车。始皇惊，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

[1]始皇帝出巡东方，抵达阳武县的博浪沙时，张良让大力士手持铁锤袭击始皇，但却误中随天子车驾而行的副车。始皇大惊失色，想抓刺客却未能擒到，于是下令全国进行十天的大搜捕。

始皇遂登之罘，刻石；旋，之琅邪，道上党入。

始皇帝随后登上之罘山，刻石颂德。归途中前往琅邪，取道上党回到咸阳。

三十一年（乙酉、前第216）

三十一年（乙酉，公元前216年）

[1]使黔首自实田。

[1]始皇帝下令全国百姓向朝廷自报所占土地的数额。

三十二年（丙戌、前第215）

三十二年（丙戌，公元前215年）

[1]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坊。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卢生使入海还，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伐匈奴。

[1]始皇帝出巡抵达碣石，派故燕国人卢生求访仙人羡门。又在碣石山门刻碑文歌功颂德。拆毁城郭，决通堤防。此后始皇帝巡视北部边境，从上郡返回都城。卢生受派遣入海寻仙后归来，随即抄录《录图书》上的谶语，上写：“使秦朝灭亡的是‘胡’。”奏报给始皇。始皇便派将军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向北征伐匈奴。

三十三年（丁亥、前第214）

三十三年（丁亥，公元前214年）

[1]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略取南越陆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

[1]秦朝廷征召那些曾经逃亡的人、因贫穷而入赘女家的男子、商贩等入伍当兵，攻掠夺取南越的陆梁地，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等郡；并将受贬谪的人五十万流放到五岭守边，与南越的本地人杂居一处。

[2]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为四十四县。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迤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蒙恬常居上郡统治之；威振匈奴。

[2]秦将蒙恬率军驱逐斥退匈奴人，收复了黄河以南地区，设置四十四个县。接着就修筑长城，凭借地形而建，用以控制险关要塞，起自临洮，直至辽东，绵延一万多里。蒙恬于是又领兵渡过黄河，占据阳山，向北曲折前进。军队在野外扎营风餐露宿十余年，蒙恬则常驻上郡指挥军队，威震匈奴。

三十四年（戊子、前第213）

三十四年（戊子，公元前213年）

[1]谪治狱吏不直及覆狱故、失者，筑长城及处南越地。

[1]秦朝廷将徇私枉法、知人有罪却释放出狱、无罪却下狱的司法官吏处罚流放去修筑长城，或到南越地区守边。

丞相李斯上书曰："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制曰："可。"

丞相李斯上书说："过去诸侯国纷争，以高官厚禄招徕游说之士。现在天下已定，法令统一出自朝廷，百姓理家就要致力于耕田做工，读书人就要学习法令规章。但今日的儒生却不学习现代事务，只知一味地效法古代，并借此非议现实，蛊惑、扰乱民众，相互非难指责现行制度，并以此教导百姓；闻听命令颁下，就纷纷根据自己的学说、主张妄加评议，入朝时口是心非，出朝后便街谈巷议，夸饰君主以提高自己的声望，标新立异以显示自己的高明，煽动、引导一些人攻击诽谤国家法令。这种情况如不禁止，就势必造成君主的权势下降，臣下结党纳派活动蔓延民间。唯有禁止这些才有利于国家！因此我建议史官将除秦国史记之外的所有史书全部烧毁；除博士官按职责收藏书外，天下凡有私藏《诗》、《书》、诸子百家著作的人，一律按期将所藏交到郡守、郡尉处，一并焚毁；有敢于相对私语谈论《诗》、《书》的处死；借古非今的诛杀九族；官吏发现这种事情而不举报的与以上人同罪；此令颁布三十天后仍不将私藏书籍烧毁的，判处黥刑，并罚处修筑长城劳役的城旦刑。不予焚烧的，是医药、占卜、种

植的书。如果想要学习法令，应以官吏为师。”始皇下制令说：“可以。”

魏人陈馀谓孔鮒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哉！”子鱼曰：“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将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

故魏国人陈馀对孔子的八世孙孔鮒说：“秦朝廷将要毁灭掉前代君王的书籍，而你正是书籍的拥有人，这实在是太危险了！”孔鮒说：“我所治的是一些看来无用的学问，真正了解我的只有朋友。秦朝廷并不是我的朋友，我会遇到什么危险呀！我将把书籍收藏好，等待着有人征求，一旦来征求，我也就不会有什么灾难了。”

三十五年（己丑、前第212）

三十五年（己丑，公元前212年）

[1]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千八百里；数年不就。

[1]始皇帝派蒙恬负责开通大道，从九原直到云阳，挖掘大山，填塞峡谷，长达一千八百里，几年没有完工。

[2]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庭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度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隐宫、徒刑者七十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发北山石椁，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馀。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因徙三万家骊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

[2]始皇认为都城咸阳的人口过多，而先代君王营造的宫廷又嫌小，便命人在渭南上林苑中建筑宫殿，先修前殿阿房宫，长宽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面可坐一万人，下面则能竖立五丈高的旗帜，周围是车马驰行的天桥，从前殿下直达南山，在南山的顶峰建牌楼作为标志。又筑造天桥，从阿房渡过渭水，与咸阳城相接，由此象征天上的北极星、阁道星横越银河抵达营室宿。征发遭受宫刑和判处其他徒刑的囚犯七十万人，分别修筑阿房宫或建造骊山始皇帝陵墓。并凿掘用作套棺的北山的石料，采伐蜀、荆两地的木材，都先后运到。在关中兴建宫殿计有三百座，关外营造宫殿四百多座。于是在东海郡的朐县界内刻立巨石，作为秦王朝东部的大门。又将三万家迁移到骊邑，五万家迁移至云阳，均免除十年的赋税徭役。

[3]卢生说始皇曰：“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锺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

问，莫服，捕时在旁者，尽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群臣受决事者，悉于咸阳宫。

[3]卢生劝说始皇帝道："有一种方法，这就是皇帝不时地暗中秘密出行，借此躲避恶鬼。而避开了恶鬼，神仙真人便会来到。故此希望您所居住的宫室不要让别人知道，然后不死之药大概才可以得到！"始皇说："我敬慕真人！"于是就自称"真人"，不再称"朕"。并下令咸阳城周围二百里内的二百七十处宫殿楼台，都用天桥、甬道相连接，帷帐、钟鼓及美女充斥其间，各自按布署登记，不作迁移。始皇巡行到某处居住下来，有敢于透露出他的驻地的，即获罪处死。始皇帝曾前往梁山宫，从山上望见丞相李斯的随行车马非常多，很不赞许。宦官近臣中有人将这事告诉了李斯，李斯随即减少了他的车马。始皇愤怒地说："这一定是宫中人泄露了我的话！"于是审问随从人员，但是没有人承认。始皇就下令捉拿当时在场的人，全部杀掉。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知道始皇到了什么地方。群臣中凡有事情要奏报并接受皇帝裁决的，便全都到咸阳宫等候。

侯生、卢生相与讥议始皇，因亡去。始皇闻之，大怒曰："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军于上郡。

侯生、卢生相互讥讽、评议始皇帝的暴戾，并因此逃亡而去。始皇闻讯勃然大怒，说："卢生等人，我尊敬他们，并重重地赏赐他们，现在竟然敢诽谤我！这些人在咸阳的，我曾派人去查访过，其中有的人竟妖言惑众！"于是令御史逮捕并审问所有的儒生。儒生们彼此告发，始皇帝就亲自判处违法犯禁的人四百六十余名，把他们全部在咸阳活埋了。还向全国宣扬，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以惩戒后世。同时谪罚更多的人流放到边地戍守。始皇的长子扶苏为此规劝道："那些儒生们全诵读并效法孔子的言论。而今您全部用重法惩处他们，我担心天下会因此不安定。"始皇大为恼火，派扶苏赴上郡去监督蒙恬的军队。

三十六年（庚寅、前第211）

三十六年（庚寅，公元前211年）

[1]有陨石于东郡。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使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燔其石。

[1]有陨石坠落在东郡。有人于石上刻字说：“始皇帝死而土地分。”始皇于是派御史逐个查问当地的人，但是没人承认此事是自己干的。始皇便下令将居住在陨石附近的人全部捉拿处死，并焚化了那块石头。

[2]迁河北榆中三万家；赐爵一级。

[2]秦朝廷迁移三万户到北河以北、榆中一带垦殖，每户授爵位一级。